

包皮

和

斗烟

著人巴

光明文藝叢書



基本定價

\$ 5.00

書叢藝文明光

斗烟和包皮

著人巴

行印局書明光海上

光明文藝叢書  
皮包和烟斗  
(全一册)

版權  
所有

著者 巴 人

印刷者 光明書局

發行者 光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民國卅八年一月戰後第二版



## 前記

編定了五六年來所作的短篇，題名曰：「皮包和烟斗」，取古詩以首句名題例，非敢以此爲代表作，特表而出之也。所作類多寄一時感慨，時過境遷，本可將此種作品，永遠埋沒不聞，而猶輯集以付印者，承好友之督促，聊以湊熱鬧而已。故這一集子裏根本沒有代表作。

抗戰以還，這世上要求我的筆向別一方面努力，這是我的悲喜劇！許多青年朋友，或有以爲我是研究社會科學的，或有以我爲研究哲學的，但很少人知我愛的却是文學。然而，我之對於文學沒有成就，於此可見。這就叫我擱筆了。雖有不少題材，却終於不敢執筆。兩年半中間，偶有所作者，僅「大砲主義者」、「爲人在世」、「白鷺」與「驚夢」等，然皆在各雜誌編者催逼之下寫出；所費時間，每篇僅半天或一個夜晚，粗率可知。

「皮包和烟斗」一篇，寫於南京時，正唱「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而決計「退隱」於「筆硯」。擬發表於「文學」上，却被那時的檢查老爺抽去，積壓於書箱底者計三年，而又幸免於戰

禁，又復積壓於書箱底者二年有半，今重新取出，如釋獄囚，檢點其全身上下，似少犯罪證據；然而我們的檢查老爺却過河去了。我以是愛它，然而憐它太過孱弱！

除上述各篇外，大都寫定於不抗戰的時候。不抗戰而要求抗戰更急。這要求也成爲我的「有色眼鏡」，我是如是看，而且如是說了。如以爲此中所發感慨，至今尙能觸痛誰某，那該不是我的過錯。過去的瘡毒是應該治好了，若猶讓它潰爛下去，那是不能造福於抗戰建國的。

醜惡的靈魂的揚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文藝家所努力的事，有時不免爲「理論家」所纏眉。但過後也許會得原諒，而且欣然贊美了。因爲文藝家須看得更遠，也更深。歉仄的是我不能做到這點。我彷彿在這裏建立我淺薄的理論。

「監房手記」有暇我還想續作。在那裏是太多可愛的人物了。在那裏的生活，也叫我太可感動了。附在這裏，恐殘稿失落耳。人事倉卒，不可究詰，我是否有暇續寫呢，還是徒留心願？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八日，巴人記

目次

皮包和烟斗	一
老石工	二四
革新者	四五
天才	七三
故居	八九
『大砲主義者』	一〇三
『爲人在世』	一一四
白鷺	一二八
驚夢	一三八
龍種 (Content)	一五六

許太太的打算 (ConPe之二)	.....	一六五
一個謀殺親夫的婦人 (監房手記之一)	.....	一七七
三個偷火柴的人 (監房手記之二)	.....	一八四
靈魂受傷者 (監房手記之三)	.....	一九二

## 皮包和烟斗

吃過了早餐，黃劍影先生就把皮包挾在脇下，一邊慢慢兒裝着烟斗，點着，啣上；於是斜欹身子在籐椅上，細着眼睛看報。

這習慣，黃劍影先生是十餘年來如一日。

黃劍影先生和皮包、烟斗，這已成了三位一體。天地之間，有了黃劍影先生，就少不了皮包和烟斗；有烟斗和皮包出現之處，錯不了總是我們黃劍影先生。十多年前，這小小的商埠裏各條泥濘而又灰暗的街道上，就算黃劍影先生底皮包頂發亮，就算黃劍影先生底烟斗最別緻。你要是個黃魚小販，站在江橋上，震天價對着螞蟻一般爬過江橋的人們叫賣，你祇要聽到『叮噹』地兩聲包車鈴聲，就立刻會停下叫喊來。順眼看去，你準會瞧到一枝烟斗，橫在一張清瘦淨白的臉上，耀着火，噴着烟，像一支小火輪烟斗。接着你還可瞧到一隻又黑又大的皮包，橫擱在膝頭上；它那上鎖地方一塊銅，白銀似的擦得雪亮雪亮，準叫你連眼也開不開來。可是正當你眼睛給這

白銅鑲得張不開來的時候，那包車就打人之叢中，殺開一條血路，飛快的掠過你面前而去了。那你就知道這一個瘦長身子白削臉兒的先生，你不知道他名字，就叫他『皮包和烟斗』吧。然而我們黃劍影先生在這小小的中古式商埠裏，却是頂頂聞名的。你像這樣會見過他三次，準會有人跟你輕輕咬着耳朵說：『這是本地一個大紳士，黃劍影先生。』你記着，記着；可是你第四次會見他時，依然會不敢提起他的真姓名，你還是在心裏暗暗自訟：『唔，皮包和烟斗又來了。』到現在，這皮包和烟斗雖然破舊了些，然而我們黃劍影先生在社會上的地位，却反而增高了。皮包和烟斗的價值。人們將會說：『你別看黃先生那皮包和烟斗有點兒破舊，那是美國韋爾遜總統用過來的。黃先生的表叔，是韋爾遜總統的學生，出席華盛頓會議時，議論風生，韋爾遜總統就賞他自己用過的這付烟斗和皮包，也算是中國人傳衣鉢的意思。而黃先生呢，不特詩詞歌賦一手都來得，還寫得一手純白的白話小說，講得滿口全新的西洋新名詞，真所謂學貫古今中外，名聞南北東西。自然給自家表叔看中了，才送他這付衣鉢的咯。』這麼着，黃劍影先生的社會地位，却又因皮包和烟斗增高了。所以我說，黃劍影先生和皮包烟斗，已成了三位一體了。

跟皮包和烟斗結成三位一體的黃劍影先生，看完了報，眉頭便如春陽初霽似的展開。今天



的做事程序，又暗暗地在肚裏打算定了。於是站了起來，丟開報，對着穿衣鏡照一照臉，掠了幾下頭髮，整一整衣，覺得已很體面啦！於是，掀開簾子，挾着皮包，翹着烟斗，踱到大門口。

大門口等了老半晌的包車夫，挺恭順地拉着車子迎上來。放下車，用紅綠條子的布擲子，往車座上擲了擲，站過一邊裝做「請」的姿勢，灣了灣腰，於是黃劍影先生昂然地，兩腳像跳低欄那麼地，踏上車，一屁股坐了下去。

拉起車，包車夫回過頭來，意思之間，在問黃劍影先生上哪兒去？

「大新旅館！」

黃劍影先生發氣似地說。畢竟包車夫是蠢笨不過的傢伙，連黃先生要上大新旅館去可還不知道。但包車夫恐怕自家聽左，還是回過頭來，招呼道：

「江北岸大新旅館！」

「大新旅館就是大新旅館！」

這回黃劍影先生真的發氣了。左脚就在車踏上蹬了一下。包車夫連忙：「唔唔！」的應了聲，拉着車，飛跑着去。

包車夫雖然也是十個月養的，可沒黃劍影先生那樣一份聰明。包車夫祇知道黃先生老上縣政府，縣黨部，大江日報館，裘公館，海關衙門……這幾個去處，可沒想到會要上旅館。上旅館去要見什麼人？接親戚？看朋友？還是瞧粉頭子去？包車夫可料不準，包車夫料不準，黃劍影先生却自有他的打算。今天報紙上是用大號字這樣登着：『社會學博士孟一柯先生來甬講學，題爲中國民衆運動發展史。現住江北岸大新旅館，將於今日下午二時，在甬江中學開講云云。』黃劍影先生現在就想去會孟博士，一者是瞻仰風采，表示歡迎；因爲凡是要人過境，黃先生總得自己委派自己爲民衆代表的。二者是想向孟博士貢獻些中國民衆運動史料，尤其是關於甯波這一部份。

一說起民衆運動，黃劍影先生昨天還是民衆運動過來的。昨天是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紀念節。縣黨部少不得給開個紀念會，黃劍影先生少不得也去演講了一番。黃劍影先生在這小商埠裏，本來是無會不到，無到不講；更何況這堂堂國際婦女紀念節。但昨天黃劍影先生底演講，毫無疑義地是成功的。黃先生緊記得，自家頂扼要的話，是以下這幾句：

『婦女節，是我們女同胞要求經濟平等，要求地位平等，從幾萬年來男子底強權主義底壓迫下，解放出來的一個可紀念的日子。從經濟平等這一意義上講，我們女同胞必須從家庭的狹

籠裏打出來……使自己經濟獨立起來……從地位平等這一意義上講，我們女同胞不特要禁止男子納妾宿娼，而且要實行自由戀愛，戀愛自由……總之，所謂婦女解放運動，首先要將女子和男子對等起來。比如男子可以抽煙，女子也未嘗不可以抽煙。男子可以剪去辮子，女子也未嘗不可以剪去辮子和髮髻。現在我們女同胞總稱初步成功了，煙也抽了，髮也剪了，而戀愛也有些自由了……凡關於這些，我們在今天必須提起，互相慶賀的，不過鄙人是講究舊學的，對於說文一道，頗有心得。鄙人以爲婦女節底婦字，實在有些不妥。因爲婦字，是一個女人持帚掃地的意思，也就是禮記註則編「男以治外女以治內」的意思。那麼以一個解放的紀念日，猶名之曰婦女節，這豈不是我們女同胞早已承認自己僅能做一個家庭婦女了嗎？鄙意以爲我們今天要通電全國，把婦女節改爲女人節，藉以附合 man 與 Woman 對稱之義，敬請公決……」

黃先生這麼一說，果然掌聲雷動，大喊：「通電通電。」婦女協會會長莊素吾女士還過來和他握手，險些兒錯把她那金戒指，套在他的食指上哩。

黃劍影先生一想起這，心頭有點兒油油然，因之擺一擺屁股，踏幾下車鈴，叮哈噹噹地催行人讓路，車子飛快地馳往江橋去了。

轉了一個灣，是半邊街。半邊街是一條魚行駢列的街道。街道循江砌着，街屋迎着江風，腥臭泥濘，混亂，雜踏；太陽晒不乾的埠頭，海風吹爛了的魚船，『啊——三十元算啦！黃魚——六十斤——啊！四十元算啦——海鯽——三十斤——啊——……』永遠嚼不斷的行裏秤主人底叫喚聲；以及黃包車夫底手鈴打着車槓聲……表現出一種特殊的風格：齷齪，算盤，叫賣聲，三位一體的風格。然而，我們黃劍影先生却不然。黃劍影先生是個名士，是個才子，雖然車夫抄近路，拉過半邊街，車子不免沾些泥污，但車座上底黃劍影先生，却是一朵渾而不緇的白蓮。

車子又拉過了一條江橋，那是新江橋；到了江北岸，再轉了個把灣，大新旅館三個顏體大字就映入黃劍影先生眼中了。黃劍影先生下了車，挾住皮包，向大門直衝而入。看一看旅客名牌在第二十三號上，找到孟一柯博士的名字。從皮包裏拿出一張名片，交把茶房拿去。

『會孟一柯博士。』

黃劍影先生漫然地說着，烟斗更翹得高些。

『是。』

一個方臉濃眉的茶房，機警地應了聽，接過名片，就去敲第二十三號的門。

孟一柯博士接過了名片來看，吃了一個驚，便順口噙道：

曾任十人團團長、大江日報副刊主任、甬江中學代理校長、革命先遣隊政治部主任、長豐米廠老板兼經理、清心女子中學訓育主任、先鋒報社長、國術館館主、現任江海關參事

黃劍影祖亞

浙江甯波

念罷，回頭跟身邊一位女士說：

「蘭芬！你可認得他，這是個什麼傢伙？」

「啊！是他嗎？」那女士吃驚地叫出，「是我爸的……」接着她咬着孟一柯博士的耳朵，說了些聽不清的話，悄悄地回到衣架旁，取下春大衣來。

「好的，叫黃先生等一等。」一面孟一柯博士把茶房回了，回身拉着那女士底手，說：

「那麼，親愛的蘭芬！你回去，向你爸爸直截了當提出了咱們的要求吧。——來，讓我祝你此一番的成功哪。」

這麼着，孟一柯博士和那女士合抱在一起了。

送走了女士，孟一柯博士請進了黃劍影先生。黃劍影先生打從左手而來，那女士打從右手出去。黃劍影先生沒瞧準那位女士是誰，但覺得這後影好而善。黃劍影先生總以為自家眼界廣，相與的女士們多，自然記不起誰是誰了。

黃劍影先生一進了門，便把烟斗拿下，兩手合在一起，烟斗裏在正中，像機關槍掃射似的，拚命向孟一柯博士作揖，打恭；一邊還口口聲聲：『久仰！久仰！久聞大名，如雷灌耳！』可是黃劍影先生這麼地做了不多會兒，挾在左脇下的皮包，索落落掉在地上。這一掉，可給黃劍影先生掉醒啦！立刻想起了面前站着的人，是個穿洋裝的博士。自家底作揖，不大合式。就在拾起皮包那時，把烟斗仍啣上嘴，霍然地伸過右手，跟孟博士握了握。

孟一柯博士別有想頭在想，不曾看準黃先生這一付慌張情形。握手後，便笑涎着臉兒請黃先生坐。

『請坐！請坐！』孟一柯博士照例遞了一枝烟過來，黃劍影先生翹一翹烟斗，表示自家已經有烟吸了。孟博士笑了一笑，又給黃劍影先生倒上一杯茶。

大家坐定後，黃劍影先生拿了烟斗敲着膝頭說了：



「孟博士此來，有失迎候，抱歉抱歉——府上是哪裏？」

「敝舍是北京——北京——哦現在叫北平了。咱祖基是北平，但現住在上海。因為咱們到過法國的人，非東方巴黎的上海是住不慣的——霍霍霍！」

孟一柯博士每說到句末，就有一串霍霍霍的笑聲。怪像一串蛋殼碰在鐵罐上，老練而且高傲。

「哦原來孟博士還是法國留學生！久仰久仰！可是孟博士是那個學校——」這回黃劍影先生是側着頭，裝出一付洗耳恭聽的神氣了。

「是——是巴黎——唔——是巴黎里昂大學。社會學系。霍霍霍！」

「哦巴黎——巴黎里昂大學。那麼博士論文的題目，可得而聞乎？」

「那篇論文，黃先生還沒有瞧到過嗎？去年，去年不是有人給我翻了過來，登在上海各大報上嗎？——霍霍霍！」

「——愧我見短，恕罪，恕罪——」

「就是——就是——中國盤古時代社會制度考呀！霍霍霍！」

「哦！那麼孟博士一定研究過甲骨文了。鄙人雖然現在也弄弄新文學，但於小學也略有研究。孟博士的甲骨文，是跟誰學的，羅振玉，還是王國維……」

「這二位——這二位先生，我都函授過，不過我大部分工夫——霍霍霍——還是費在巴黎國家圖書館裏。那裏有許多敦煌石室的材料，真是——真是難得的材料。霍霍霍！」

這時，黃劍影先生突然發起呆來了。黃劍影先生怎的忘記了自己底來，意然而立刻抓住機會說：

「唔！材料，難得的材料。可是這回孟博士到我們敝地來講民衆運動史，找到些什麼材料？」

「這個嗎？——我找是找到了一點，不過不很充實。正要——正要請教黃參事呢。霍霍霍！」

「那可太——太客氣了。孟博士在上海是那裏發財的……唔唔是在那裏盡義——盡義務。」

黃劍影先生突然又把話宕了開去。深感到自家正面的意思不便提出來。

「咱是在民國大學教書教的，也正是中國民衆運動發展史。這回來貴地演講，又收集些新鮮材料。真是難得難得。霍霍霍！」

『可是在孟博士演講稿裏，有講到我們甯波底民衆運動底情形嗎？』黃劍影先生終於將要說出來了。

孟一柯博士閉着眼想了一想，黃劍影先生底名片浮上腦子來了。孟博士要借助黃先生處正多哇！孟博士立刻接着說：

『有一點兒，有一點兒，可是不多哇！正要請教黃參事咧。我倒聽一個貴同鄉，一個女生說，黃參事還是甯波民衆運動的先鋒咧！霍霍霍！』

『這可太抬舉我了，我實在不敢當。』黃劍影先生說着，重新站起來，深深地鞠個躬。『我實在沒幹過什麼民衆運動呀，不知道那位跟你說的女士是誰？且跟孟博士說些什麼——比如說我是幹那一類民衆運動的？』

『您老別客氣啦！霍霍霍！您不是在五四時代，組織過十人團嗎？』孟一柯博士也站起來，微微地彎了彎腰，回禮。『要知道中國民衆運動史，首先是要從十人團運動開始的。所以您老又是中國民衆運動的始祖哇！霍霍霍！』

『啊啊！那真不敢當了！那真不敢當了。』黃劍影先生又坐了下去。『可是那位女士是誰呢？』

她真知道我的歷史，這真要我把她引爲知己了。夫「女爲知己者容，士爲知己者死」……」

黃劍影先生忽然吟詠起來，抖着膝頭，陶醉在一種微妙的境界裏。

「哈哈！」——孟一柯博士輕輕地洩出一聲笑，心裏却感到有一點異樣的酸楚的感覺，彷彿黃參事這話對自己是一種侮辱。然而博士是吃過麵包的，吃麵包的人，應該有紳士風度，會受氣。一會兒也就置之泰然了。

「不過，孟博士恐怕對於我們這一運動詳細情形未必知道吧。要知道咱們這一運動，是辛苦艱難而又英勇地鬪爭過來的。」

「正要請教呀——霍霍霍！」孟一柯博士一臉的笑。

「那個我倒可以跟您說一說——」

於是黃劍影先生侃侃地述說下去：他說到五四運動後甯波社會底一般情形；他又說到在五四運動中間甯波學生運動底無力；他說到甯波小市民性之卑鄙齷齪，全不知道團結爲何物；他於是說到他抱着個如何野心，把那些小市民組織起來，一面領導軟弱無力的學生運動，一面積極向甯波買辦階級，富商，作無情的鬪爭，勇敢的進攻，燒日貨，打奸商，犧牲了不少生命，流了不

少的血，終於革命勝利，在中國民衆運動上奠定了穩固的磐石。

「雖然那時候，有人說我們十人團有受奸商賄賂，包運日貨的，但這些話，毫無疑義是布爾喬亞買辦階級放出來的空氣，是中傷之計，是解散民衆運動與學生運動底聯合戰線，但這一點，孟博士在中國民衆運動發展史的演講裏，大可無須提及的，未知孟博士意見以爲如何？」

最後，黃劍影先生終於這麼地作了個結論。

孟一柯博士閉着眼聽着，心却牽記着另一樁事，磨似地轉着：不知道現在她已經合她父母提出了要求沒有？而且她那父母是否順利地允許了她底要求？要是這事成功了，那麼由訂婚而結婚，無論如何是不能久待了，因爲她是如何年輕，如何芬芳，如何香甜呀！雖然她已經……

然而——

「那意見是對的！你一定得到成功！你已經勝利了！」孟一柯博士一聽黃參事高聲的追問，立刻答非所問的說，直待自己驚悟到措詞不大妥當，便又改口說：「你在中國民衆運動史上是個成功者，是個勝利者啊……」

但的確，黃劍影先生這一番拜訪是成功了，而且，又不免是個勝利者了。於是，爲使這一見如

故的孟博士留一點好印象起見，黃劍影先生便起身告辭了。

黃劍影先生走出了旅館，包車夫又挺恭順地拉上車來。

『這一會到那兒去呢？』黃劍影先生想。『唔，記起來。黃劍影先生還得到縣黨部去。』

『縣黨部』黃劍影先生吩咐着。

『是！』包車夫飛起兩腿，拉着車子快跑。

坐在包車上的黃劍影先生，真是滿面春風，陽光和煦地照着，他變成個天之驕子了。

『勝利和成功總歸是我的。』黃劍影先生得意地這麼想。『瞧，過會兒到了縣黨部婦女協會，那個會長莊素吾，怕又不向自家親自來握手，而且，這回，真的會把金戒子套到自家手指上來呢。那麼——那麼，自家那個太太——太太——嚶……』黃劍影先生想不下去了。

『想不下去，那麼換一個想頭吧！那麼就預想想昨日的通電吧。現在各地響應的電報，總該回到婦女協會來了；那麼，今天自家應該再向莊會長提出一個議案，叫婦女協會改作爲女子協會吧。而且，再來個通電。這一來莊會長準會……唉！到那時候——啊！到那時候啊！我黃劍影不應該再來個「結婚通電」嗎？……』



於是車上的黃劍影先生益發着魔似的飄飄然了。

到了下午三點鐘，黃劍影先生總算照例跑遍了縣政府，大江日報館，海關衙門……現在，則放下了皮包，藏過烟斗，鄭而重之地來拜訪裘公館了。

小心地躡着腳，進了裘公館，裘關監督正在書房裏發氣：

『這還了得！這還了得！這麼一來，她可把我面子拋到那裏去？』

裘關監督大聲的吆喝着。

『老爺！你也是有年紀的人了，你又何必生那麼大的氣。』裘老太太在一邊平心靜氣地勸說着。『女兒呢，就交給我來勸勸她好了。也許她能回心轉意，聽我老太婆一句半句話……』

裘老太太還沒有把話談完，黃劍影先生已經進了書房門。

『爸爸媽媽！』黃劍影先生開口就那麼叫。

自從裘珠如先生來此做了江海關監督以來，黃劍影先生就早早晚晚向裘老太太獻殷勤，裘老太太看看黃劍影先生長得一表人才，且據他自己說又是曾任華盛頓和平會議中國代表

前王部長的表姪，裘老太太又益發看得起他了。常常在裘老先生面前稱道黃先生：『這個孩子可不錯，挺恭敬，又挺聰明。可惜咱們沒養個那麼好的孩子。』因之裘老先生也另眼看待他。有一天，且把裘老太太底話跟他說了。黃劍影先生一聽這話，便撲落地跪下，叫：『那麼，爸爸在上，受兒子一拜！』裘老先生着了慌，立刻請出裘老太太來，黃先生又迎上去，跪下，磕了幾個響頭。這麼着，黃劍影先生就做了裘珠如先生底乾兒子。

這時，黃劍影先生看這兩位老人家在咕咕；可不知咕咕些什麼，所以很小心，而又很溫和地叫了聲：『爸爸』和『媽媽』。

媽媽看到乾兒子來了，喜的眉開眼笑，是個幫手來了，便說：

『老爺，你也別嘔氣了。劍影不是外人，你不妨把這事跟劍影說說看，也許能商量個主意出來呢。』

裘監督哼了老一向，不想說話。最後，還是黃劍影先生涎着笑臉走上去，再叫一聲爸爸，然後他才慢條斯裏地轉過身來，緩緩地說：

『唔——唔——氣死人，氣死人！竟出了這麼個敗門楣的女兒！你跟他說去吧！』

說着，裘監督撇了撇他那磨磬那麼大的屁股，擺動着石鼓那麼圓胖的身子，走到了桌旁，拿過水烟袋來，預備抽烟。黃劍影先生瞧在眼裏，立刻從柱子上掛着的燃紙筒裏，給拿下三條燃紙，擦着洋火，燃着一條，遞了上去。說：

「爸爸，請吸一吸烟，散散閒氣吧！」

一邊，又回過臉來。

「媽媽，那麼你說呀！」

於是，裘老太太念阿彌陀佛似的一句又一句的說了。她說她底大女兒蘭芬，本來是在上海春申大學唸書的，因為有一個中學時同學，在民國大學念書，常常往來，認識了民國大學一位什麼博士先生，現在博士先生要娶她，她也要嫁他。說是要實行什麼自由戀愛了。但是她還爲咱們二老面子着想，今天特從上海跑來，向咱們提一提起，徵求咱們同意。

「但是——」裘老太太於是放重語氣說：「什麼自由戀愛，戀愛自由，這些花頭，古老時代是沒有的，咱們給女兒揀人家，總得門當戶對。雖說那個小夥子，也到過什麼髮國毛，剛得了個什麼賭博士，麻將士，咱們可不知道他家世究竟怎麼個呀，而且蘭芬少時，他老爹早已心許了一個

人，那就是——那就是——你們關衙門裏吳少霞祕書，是老爺的老朋友的兒子。不過——不過還沒有文定過吧了。但吳祕書也早已心領了的。要是現在——現在真個自由戀愛起來了呢！……」

『那就殺了我頭也不許的，殺了我頭——』裘關監督聲如洪鐘似地叫着。同時，把水烟袋裏烟灰『呼的』吹的老遠老遠，像高射礮的開花彈，在半空中劃了個拋物線。『你想，這事做得嗎？這事情——』裘關監督於是停下抽煙，左手捧住水煙袋，放在左膝上，右手執着燃紙，擱在右膝上。紙燃冒着白煙，線似地上升。

『做不得，做不得！』黃劍影先生立刻下了個斷語。『這無論如何是做不得的。現在時勢真不得了。男女禮嫻之防全無，動不動就自由戀愛啦！戀愛自由啦！這一套，爸爸是不大看報的，所以還不怎麼知道外面男女青年學生，鬧得怎麼個烏煙瘴氣。兒子每天看報，這種事，一天總至少可看到四五起。我們甯波民風，本來一向淳厚，可是現在也不行了。竟也有人講起自由戀愛起來了。講起男女平等起來了。要知道男女生理完全不同，「男以治外，女以治內，」古聖人早已給分定了。女子終究在種種方面，不便在社會上拋頭露面的。媽媽你想是不是——』

「是喲！」裘老太太說，「我活到這麼大年紀，五六十歲了，連往城隍廟燒香去，都有點不敢呢。本來，女子無才便爲德，也是老爺自己拿不定主意。蘭芬去年中學畢了業，本可不用讓她讀大學去了。到現在，竟鬧出那麼個不體面的事來。」

「唔——唔——」裘監督聽到這裏，又喘起氣來，胸脯一起一伏的。接着，搖了搖頭，吹着了燃紙，又抽起水煙來。

「但是還來得及呀！——就把妹妹關起來，不用再讓她去上海就行了。她又沒着翅膀，看她飛到那裏去？要知道，上海真是個萬惡的地方！妹妹又是年輕，意志不定，確然去不得。至於妹妹要學些詩詞歌賦呢，那不是兒子誇口，兒子還將就得了，教一教便了。」

「哦！這倒是一着好棋子……！」裘監督這時方把他那胖得像圓筒似的頭頸往上一伸，想過來似地吐了一口惡氣。「那就這麼辦吧！太太，就這麼辦吧！你得軟禁了她，別讓她溜了呀！」  
「可是此刻她去會她表妹去了。我趕緊着人去叫她回來。」裘老太太說着，便叫來個老媽子，吩咐着去了。

問題得了個解決，於是裘監督放下水煙袋跟黃劍影先生雜談起來。據裘監督意思，現

在是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時代。總得想個辦法，挽救挽救才行。這辦法，自然還是提倡讀經爲是。而女子呢，更須多讀烈女傳——

『可惜，我自己年紀老了，提不起筆，不能做文章宣傳宣傳！你是個可畏的後生，應該幫我做些有益世道人心的文章。就署我的名，到報上去發表也可以的。』裘關監督於是又歎息地這麼說。

『是的。是的。噢——』黃劍影先生還恭順地伺候着，然而久矣夫不親煙斗了，不免打了一個呵欠。『這篇文章必須分正面反面，兩面來做。反面的，便是批評現在所謂新文化運動，首先我要做篇「戀愛十不可論」。正面的，便是提倡讀經救國……我想，我想，回去下番工夫，將來再送給爸爸過目。』說着，黃劍影先生似乎要告辭了。

裘老太太聽了黃先生這一番話，連聲唸：『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那真是功德無量了。』

第二天一早，裘公館差了個人來送信。黃劍影先生正挾住皮包，啣着煙斗在看報，預備就出門。



黃劍影先生左足交在右足上，腿子下上地不住地搖着。

『老爺！』包車夫掀進簾子來。『一封信——裘公館來的。』

『裘公館來的。』黃劍影先生連忙放下皮包和報紙，像接聖旨似的從包車夫手中接過信來。『你去。』一邊又揮着包車夫走。

『是！』包車夫鞠了一個躬，掀開簾子出去了。

黃劍影先生拆開信來看：

『劍影寄兒知之：芬女已於昨夜失蹤。愚中心如焚。海關事務無力署理。擬請吾兒以參事名義，代理署務。愚已另下手諭，着吳祕書起稿，想不日即可發表。惟關於芬蘭不名譽事，恐報館方面捕風捉影，多所張揚，還望吾兒前去接洽，不使發表爲盼！』

寄父珠如字

黃劍影先生讀了，不覺哈哈大笑。原來在別人的災難上，却發現了自家底幸福。於是漫不經意地把那信往信插上一插，又來看報。高翹的煙斗，一陣陣冒着白煙，像在慶賀我們黃先生底成功，也像在對全室的一切物事驕傲。

黃劍影先生把登載國事的第一張報紙看完，丟在一邊，開始來看第二起地方新聞。可是『孟一柯博士中國民衆運動發展史演講突告停止。』這幾個大字，赫然映到黃先生眼裏。黃劍影先生不免懊喪了，這麼一來，黃先生昨天的拜訪，不是白費了？黃先生急急看那正文：

『孟一柯博士昨日在甬江中學演講中國民衆運動發展史聽者萬餘人。孟博士講風甚健，滔滔萬餘言，毫不吃力。歷二小時，已將中國反清復明之洪門會運動闡發無遺。不料昨晚七時，甬江中學校長江聲濤擬歡宴孟博士於東昇樓，邀請數四，而孟博士竟杳如黃鶴，不知去向矣。詢之大新旅館茶役，則謂孟博士已偕一妙齡女郎，購輪回滬。此中原因如何，莫得而知。想亦吾甬人士，招待不周之過歟。』

『怎麼？』黃劍影先生拋了煙斗，叫了起來，黃劍影先生眼前顯現了一個非常而熟的女郎底背影。『哦！原來是這一套。』黃劍影先生突然領悟過來，『什麼博士，原來是個騙子。』

『但是，也好。他們終於也作成了我。』黃劍影先生於是再把煙斗拾起，腳上挾住皮包，又從信插上抽出剛才那封信來看，這回却祇看到：『以參事名義代理署務。』九個大字。

黃劍影先生掀開了簾子，走出到大門口，跳低欄似地跳上了包車，叫：

『海關衙門』

黃劍影先生兩手覆在黑皮包上，挺直腰骨，端端地坐正。這回黃先生把煙斗翹得更高了。

## 老石工

地面在發抖。一條毒龍似的火車，在灰色的荒老的田野中，沿着沉靜而嚴肅的鐵軌，以急越的律動，向前開去。

我坐在三等車裏，心繫在要歸去的甯波。

田野在飛舞，迴旋——一輪輪的轉到車尾去，青蒼的天空像一把拿在玩把戲者手中的青傘，不住的轉動，不住的發抖。

四明山脈成爲一條激湍的黑流，在天雲的深處，向『無垠』狂奔。

車廂裏坐滿了諸色人等：沒有一張神情相同的臉，沒有一隻闊狹相等的肩膀，沒有一句高低相合的音調——老的，壯的，男的，女的，村的，俏的，說着，笑着，歎着，愁着；——沒有一個相同的心。顯出這造化製造人類的神妙。

然而，一車子裏的人，却同拴在一個運命的鎖鍊裏：爲了活，誰都不能老守在一塊土地裏。

我獨自個兒沉思着。笑了。

誰有這樣一把鑰匙，能把這一車廂裏人們底心的秘密全都啓示了呢？人類能相安於這微妙的關係裏，多半在於能相互守着各自的秘密吧！

這樣的一個每每會在公眾場所起來的想頭，又使我糊塗起來了。

我合下眼，抱着頭，靠在車窗下一塊黑板上。茶杯裏底熱氣，像條毛蟲似地打我耳邊爬過。我聽出火車放緩了它底速度，輪下被碾的石子，緊張而斷續地在發着不可抑止的悲鳴。

仰頭向窗外看去。一堵城堞在一座山頭旋轉。黑沉沉的瓦屋，也一幅幅地展了開來；在那山脚下，在那城牆裏，終於擴展成一個黑色的大海。青蒼的繚繞着的炊烟，可彷彿之於海鯨底噴水。

餘姚到了。

我索性伏下頭裝作睡去。

自然，還得歸罪於我那怯懦的慣性：我怕看每一個車站上那種紛亂雜沓的情形。在這中間，我全體驗不出自傲爲萬物之靈的人類底可愛；我祇看到一大羣趕赴屠場去的奔牛。

我就這樣伏着，直等到車開。

但這回却偏有人將我推醒了。

『先生對不起——讓我搭半個屁股吧！』

回頭瞧是個臉色蒼黃有些病態的老年男子。帶着自卑的苦笑，乞憐似的眼光，哭音地這麼說。

我沒有讓我底手提篋也佔上一個位子的理由，對他點了點頭，也就把手提篋抱在懷裏。同時，我把背脊靠着車廂底壁，側面看着這新來的旅伴。

『對不起！』

他說着，真的像對我非常抱歉似的把自己底半個屁股顛巍巍的搭在椅子的一端，而後發抖着兩手，惟恐撞壞了我似地，從他瘦骨稜聳的肩頭上，卸下一個用白色的土布縫成的兩端塞滿了一切物事可駕在肩上走路的担囊，放在我們中間相隔的空位上。

這担囊就是我們中間分界的一座土山。白色的土布，由於汗污與風沙底磨練，已變作焦岩似的灰黑。他那雖然枯瘦得成麻瘡似的，但還顯出鋼鐵一般的堅硬的手臂，就抱住它似的攔在那土山上。

對座是一對青年夫婦，由於這新來的旅伴底陪襯，他們可顯得益發嬌嫩與澤潤，他們瞧了他，相互地失聲笑出，女的趕快用紫色的絹帕，掩住塗抹着蔻丹的紅唇，男的却回過爲司丹康所勦平的黑髮，臉子向外地看着窗外的天地。

火車在一陣紛亂聲與哄鬧中，又以規律的爆響，轟隆轟隆地爬上它的去路。

我們底新來的旅伴這才左右顧盼一下，顯着欲哭無淚的苦臉，吐了口長長的氣。

於是爲心跳而激成焦黃的臉，馬上褪成一張白紙似的蒼白，我疑心置身於冰天雪地之中，對坐在爲太陽所融瘦了的雪僧面前。我驚恐着：他是否是個活人。

對面的青年男女繃起了眉，不知在咕囔些什麼。他稍爲動了動屁股，拍一拍打滿補釘的，油的發黴的夾短衫褲。然後再歎了口氣，迂緩地打開那担囊的盤結，伸手到袋子的一頭。

一隻長頸子的酒瓶拿在發抖的他的手裏了。削白的臉上顯現出一痕像鞭子抽在牛背上發紅的苦笑。

『對不起——這回我真的得回家了！』

他低低地說着，他像先求我寬宥他似地看我一眼，把瓶嘴對向自己的嘴子。瘦長的頸子上，

有蒜頭大的喉結，像一個殘缺的水車輪子似的在上下着。——我聽到他咕嚕嚕的快樂的響聲。『有什麼法想呢！霍咯！』他咳嗽了一下，吐出一口濃黃的黏痰，在地板上。『廿年了！總回不得家去。這回可真的回去啦！——這可不是夢啊！』

顫動着蒼白的嘴唇；音調像從沒絞緊的弦索上發出來的，緩怠而淒切。一車子底轟響壓沒了它，要不是我是他底隣座，我也無法聽清他底控訴。

對面的那一對又在嫌惡地發笑了。諷刺似的向他投着尖利的眼光。接着，就忽視這人底存在，談着他們所要談的。

『唔！』我彷彿安慰他底孤獨似的輕輕地應了一聲。

『我是一個石匠啊！』他突然像靈魂回到人間似的熱情地說，但還繼續喝着酒，『但我竟生了那麼一付硬命，不准回家——噯！不准回家先生，做人難道還有比這最奇酷的運命嗎？』我搖了搖頭，同情他表示人是不能不回家鄉的。

『可是我竟……唔！』他又對着瓶嘴喝了一大口『咕嚕咕嚕唔！』也砸了砸舌『真的廿年了，但也爲的這個呀！』他揚起瓶來給我瞧了瞧，『爲的我太愛這個了……』



他繃起眉來，把瓶子擺在膝上，用着深沉的眼，瞧着這黑色的瓶，呆頓了老一會兒。

『愛酒也不算壞事呢。』

我提醒他似的說。自然，爲的我也愛酒。要是對面的人是個斯文中人，我這時將要背幾句李白的詩激勵他一番：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

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

這可不是我們這古老的土地上底最好的寶貝哲學嗎？

『可是我就壞在這個呀！先生！』他這回竟有點不可捉摸的感傷了。『但是叫我有什麼法想呢。』

『論理，我做石匠的手藝，可也不壞！但現在的世界，可不要我的手藝呢。以前，據我們師父說：那些有發跡的人家，門第外總要雕幾對像樣的石器。自然，這是很遠的年代的事了，雕石獅子，雕石鼓，——還雕墓碑什麼的。其實，這些我都會一點點；不過不很高明罷了！可是，我也雕過一條好龍呢……』

他突然在臉上發煥出一種聖潔的榮光。像有什麼記憶，抓住了他。但我聽着，好像聽到遠古年代的逸事。石鼓，石獅這些鎮壓我們這古老的土地的藝術品，在我童年時的想象裏總以為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是人造的呢。

『呵！那你可不錯呀！你是個藝術家呵！』

我於是用驚惶而讚揚的口氣說。他彷彿動了感情，臉上露出感激而又懷疑的神情：

『先生——什麼叫藝術家呵？』

那可真叫我窮於解答了。對面那個女的，却向他腳邊吐了口唾沫。彷彿要跟他剛纔吐出的黃痰比賽潔淨似的。

我想了一想，於是對他解釋道：藝術家就是鑄成一種東西，像活的一般，且能叫看的人感到快樂、歡喜、憂愁。甚至於哭泣、滅亡、死絕……

『那麼，老實說，先生！我雕過了一條石柱上的龍，可是真的叫我自己走上了死路……』  
用沉重的嘆息結束他底話語。我像一條小蝦似的給壓在大石下。我透不過氣來。

『可是——呢！』他看我靜住了。彷彿記起什麼似地用手掌抹一抹酒瓶嘴，遞了過來。『您

先生也愛喝這個嗎？——能不能賞個臉？」

我在隆隆的火車的軋礫聲中，吐着極幽微的謝詞，搖了搖頭，拒絕他底頗不恭敬的愚蠢的好意。

『霍霍……』自然是趁便把酒瓶放到自己嘴子邊去了。他狠狠的喝了一大口酒。

這故事還是由他自動地來加以說明：大約是廿年前的事。說起來可真不算怎麼遙遠。在他的故鄉裏，有一個大族，爲了年年衰敗下去的緣故，要從新蓋造過廟宇，保存風水。這就要他雕一條石龍柱。

『自然石龍柱該有兩條。』他抹一抹沒有鬚子的尖下巴。『不過我祇承包一條。價錢不算少。還有一份賞金，這就是叫兩家來一下比賽，看誰雕得比誰活現……』

一切工作都很順利地進行着。他每天揮着精壯的手臂，雕着，想象着，想象着，用石錐子細細的修改着……彷彿要把所有的生命精力，全放在那條石龍上！果然三個月的時光，在他錐聲中飛逝，一條從來誰也沒瞧見過的龍，在旁觀者眼裏活鮮鮮地出現了！誰都誇着他手藝精巧。誰都算定他會得一份賞金。

廟宇正要上樑的時候。爲他親手用黃紙封着的向前突出的龍眼。突然在豎正柱子時掉下了一隻。他瞧到這。一臉灰白。倒在地上。昏過去了！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彷彿他在這時還保有着那年昏暈的感覺。慘白地苦笑一下。『我並沒就昏死過去，我馬上硬朗起來！我跑出廟去……先生，事情還有比這個再明白的嗎？那不是同行嫉妒。是什麼呢？……好。算我輸了你吧，我那時拍拍胸頭想。回來用石膠把那眼睛膠住。我一句也沒說到賞金的話。第二天我去找那另一個承包雕石龍柱的趙大。』

他臉色飛起紅來。不喝，也不嘆息。酒瓶擱在他膝上。彷彿看住他那親手雕成的石龍似地瞪着眼，遐想着。

『哦！是那入故意敲壞你那條石龍的眼睛嗎？』我不禁憾慨地追問了他一句。

『先生。』他轉過臉來。問非所答的說：『可是我也壞了他……』

決斷的語調，叫我吃了一驚。接着，我又看到他在抖顫。

『你殺了他？』我低低地問。

『唔！』他停頓了一下。『光祇腦門上給他一錐子。』他用酒瓶向我面前一閃，臉上彷彿又

露出當年的兇狠。

我冷了半身，說不出一種抑鬱。

『難道還有別的方法對付！』於是他那陰鬱的眼，尖銳而平靜地發出光的芒刺。『我就這麼逃到外鄉……』

火車又在一個站頭前停下。我生怕雷波會立刻就到。同樣的叫喊，紛亂，哄鬧……

『這就是叫你二十年不能回家鄉去的理由嗎？』

我低低地問着。他彷彿不想回答，呆住。對面那一對年青夫婦在伸懶腰了。他們伸呀伸的，女的伸頭到窗外去，男的就伏在那女的肩背的一邊。我還聽到男的在呵女的脅肢的笑聲。

『不。不。先生，我說，我不能回家，是爲了這個！』他終於又提起酒瓶自卑自怯地說：『但終於又被酒瓶吸引似地，大喝了一口。』就是爲了太貪這個啦！總不讓我在那家石塘的老板那裏脫身出來。』

『喂！喂！請你把這個拿下！』突然一個大聲音，向我們中間襲來。一個灰色長褂的旅客，用他那橫肉累墜的臉上的惡狠的眼光射着那個石匠。

『唔！唔！我拿下！我拿下！』他馬上變成條像被野孩子的亂石打怕了的狗似地，手足無措地轉動着身子。瞧着這灰色長褂。終於他兩手發抖，提起灰白色的担囊，給架在自己的腿上。左手裏那隻酒瓶，却還牢牢地拿住不放。

坐椅那一頭，這就擠進了一個大屁股。把他擠得像一根竹竿似地挺直起來。可是他還不敢過分的擠着我。

『你這豬羶！你不會把你這討飯袋放到椅肚裏去嗎？』不一會兒那擠進來的大屁股，用膝蓋叩了一下他底担囊。担囊的另一頭就叩在我底膝頭上。

『唔！唔！我放！我放！』他又討饒似地看了看那個新來的旅客。回頭對我苦笑一下，站起身來。一個大屁股刷的送了過來，佔去了半個椅子面。留給他的祇有馬鞭關的一個空位。

對面那一對彷彿望膩了，又打了一個懶腰抽回身來。

『喂！你站在那裏幹嗎？有着空位不坐媽的！』

男的大聲吆喝，女的又用紫醬色的手帕掩住了紅嘴唇。要不是椅子給她擋住，看來準會退避到三舍遠的。

他剛把担囊塞進椅肚裏，還從那裏面探出了兩個麥餅。一聽到後面的叫聲，他又畏縮地退到原來的坐位上。然而他插不下屁股來；他底屁股就空架在椅邊上，險些兒倒下地去。我就靠裏退了三寸。

「我坐！我坐！——哦！先生，您爲人和氣……」

他並沒有感到侮辱的氣憤，反而顯得安耽起來，含笑地轉向我說着話。

「您……您知道，我現在老啦！做了五十多年的人了！別人待我好一點，我可受不了。我是聽慣了罵聲與白眼，我有了這些，反覺得有點舒適呢……」

說着，他那付尖銳的眼光，就從那女的起，繞了一個圈子，落在右手邊的灰色大褂上。

灰色大褂兩手擋住又開着的膝頭，像匹雄馬似的在吐着白氣。胖得發油的頸子在索索發抖。

火車又要開動了。尖利的汽笛聲驚動了我。他可也漠然的。照舊喝着酒，有時還撥一角麥餅，湊進嘴去。

我的注意，又在火車底單調而激烈的響聲裏，集中在他身上。我又提問起他爲什麼愛喝些

酒就不能回家鄉的理由。

『啾啾……』他眯着眼笑了一笑。『先生，這說來可有點別扭……可不是嗎？酒得用錢買來喝，我可每年喝完工錢還不夠，我就這麼給絆住了一絆住就是廿個年頭！』

『您想，我這以後，還願給別人去雕什麼龍呀獅的嗎？這叫我一想起來就心痛。不瞞您說，要不是我今天逃出了那地獄，高過了興，也不會跟您先生說起這些。』

『但我總得活！我活，還得靠我的手。我又不能搶劫，偷盜！我還得靠我的本行吃飯！我就在那大雷山一家石塘裏做了個粗石匠。給老闆轟岩頭，打粗石板……』

『那也不錯呀！雕石龍柱，供在廟裏給別人家看着玩，倒不如打粗石板，鋪大路供一切人走來的有用。』

我說着，突然又驚奇自己這一套庸俗的哲學理論：現在不是大倡而特倡的倡導着接受藝術遺產的主張嗎？古典的藝術爲什麼一定要跟大衆藝術劃分界限出來……

『可是走路的人，沒有一個想到咱們做石匠的危險哪！』他把自己瘦臉上那積有塵垢像兩條黑蠶似的眉毛向上一揚，深陷而圓形的眼眶，就拉成橢圓形的了。接着，他說起開石塘的大



致情形。

……在冷山深巖裏，在削壁千仞的大岩前，他們或者搭起一個高木架，人蹲在那裏，彷彿吊空似的，却還要使用大錐鐵鑿着，跟岩石拚個你死我活。或者石塘已經開了一半，岩石上有塊兜形的嘴子，他們就站在那嘴子上鑿石塊……

『望望下面呢，是深得沒有底的一塊黑，望望上面，天是沒邊沒際的闊，鳥兒拍着翼子打咱們脚下飛過，風從地底捲起，直吹着咱們的屁股……要是個陰雲不雨的天氣，雲在咱們脚下浮起，太陽却又貼近的照着咱們頭頂，曬的人要死。頭上冒汗，屁股可還沾着濕……這時候，咱們就得什麼都不給想起，光揮着大錐子，打在鐵鑿子屁股上，一鑿又一鑿的鑿下去……錐聲，鑿聲，石塊的飛濺，那是一切。人也算作跟錐子一樣的一付傢伙，那還挨得下去……可是，先生，您知道，咱們畢竟還是個人。有腦子終得想。除非把腦子麻醉得半醒不醒的，再沒有工夫想到那下面是橫七豎八的亂石堆，一跌下去，就是十成有九成半要了結……要是—想起這，那麼準叫你身子一輕，屁股上汗毛根根豎起，冷颼颼的彷彿一陣風，化做一條蚯蚓。向卵筋爬過去，爬到丹田……唔！這可不對啦，丹田往下一墜，小鷄巴就得烏出水來……兩脚——嚶，兩脚會再也蹲不住啦！

……」

「蹲不住，可不是要掉下來了嗎？」

大概我這吃驚的神氣，使他發笑了。他勝利地喝了一口酒，喉頭咕嚕了兩下，半角麥餅又塞在嘴裏，然後用手掌一抹，打風箱似地有點不透氣的悶聲的說：

「跌下的，自然有。那可不再像個人樣子。一塊肉漿和血餅，連骨頭也都碎成齏粉。哼，先生，你怕一定會說：人怎麼那樣不結實，經不起這麼一跌。那可沒辦法。一個跌下來是那樣的，第二個跌下來也還是照舊……但這在老闆眼裏，可不算什麼一回事。那是「該死。」越胆小，越會跌自己胆小，自己跌下。跌得該死……」

這叫我喚回了在青油燈下聽祖母演說老虎故事時那種恐怖的感覺。我不住地雲着眼，迴看着一車廂裏的人，但我什麼也沒有看到，祇有一千隻一萬隻奇異地發光的眼睛包圍着我。

「你可……」

「我嗎？」他不待我說完整句話，就接上說道。「當然沒，一跌下，那可還讓我留得那麼一點點老骨頭，叫火車搬回家鄉去？先生，你想我現在是不是回到家鄉去了呢！」

他突然懷疑到自己的存在似的，來了這一問。我在吃驚中點了點頭。

『是的是的！我是回家去啦！可是我那邊也沒有家，但總是我的血地，有爸爸媽媽的墳墓在那裏……我好久好久沒瞧見那墳上的黃草啦！』

他那眼睛跟着說話的感傷調子變得濕潤起來。尖瘦的嘴巴，有點兒乾枯的笑痕。他又喝起酒來了。

對面那一對可真活得有意思，時時相互抓握着手掌，奪着手帕，還咬着耳根說話。我祇聽到：『明天……上海……那家旅館……維也納……』幾個斷續的字眼。而他那隔座的大屁股，還仍舊擡開兩腳，兩才擋住膝蓋，有我無人地發着恨。

『我可不會定心……有點昏暈，我也會抱住木樁子靜一靜……可是大半的定力，却全憑這老哥……哈哈這老哥可不錯呵！』他揚了一揚酒瓶，得意起來。彷彿表示自己有戰勝一切危懼的勇氣。

『但咱們一夥兒，誰又不靠賴酒老哥的扶持。人一喝得夠的時候，胆就潑天的大。彷彿兩股下長着兩個翅膀，上去下來，全都很鬆動。工作也就做的更起勁。媽的，什麼跌不跌，這種糊塗想頭

全給趕跑了！老閻呢，不用說，在那附近村莊上，開了大酒店，任你喝足再算賬。你一天捨不得喝，老閻就會拍拍你的肩頭，說：『老狗，別痛惜銅錢，壯壯胆哇！自然喝的慣，不喝也就全身沒股勁，手和腳軟打打的，像抽出了氣，誰還上得石塘去。再說，咱們是粗人，誰會回頭往後想：大魚，大肉是現成的，不要你付一個子兒，寫上賬就完事……讓那混賬去在工錢上扣除……眼前總得活個夠味，吃喝個飽來。便是跌死，也是個飽肚鬼呀！要是一喝得飽，那就天大危險也不怕，大夥兒唱着笑着，叫着罵，打着，扭着……不一會兒就各上各自的石窠去，叮哈噹哪一陣子響，再也不愁跌下去……』

『那麼，這時候，你可也有點兒工作的快樂？』

『快樂——屁！』他這時，彷彿跟我懷恨似地衝了一口：『還不是一具傢伙？您先生，可能問咱那鐵錐有快樂嗎？……哈哈……那真別說起，我足足給絆住了二十年，一點不假，二十年……年年還不了酒賬什麼的！婊子養的，有時還得在女人身上也……唔……』

他馬上把酒瓶對住了嘴。這回酒瓶却竟咕嚕嚕的發起響來，像在怨懟着誰。又像他們兩口兒在私下密語。

『老實說，』他放下瓶子，又對我說：『這生活，我真活的夠了，我倒想尋死。故意跌下來，跌個

稀爛，叫老闆沒法再在我明年工作上扣回賬錢，也算報了個仇！但再想想，我光幹子一個兒，誰收我這血醬肉餅。爸媽養着我，活着，沒孝敬過一杯羹飯，死了，總得躺在他們身邊去。這……有點不合算呀……」

『那麼，現在你可怎麼脫身出來呢？』

這一問，叫他爲酒所染成的青色的臉發了一陣子的紅。

『我，我……先生！』他格格地說不出話來。『我一生祇有做過這一回錯，我趁老闆出門去，偷了他一筆錢……我……唔！說來可叫我……唉！我死了的爸媽也不會饒我的，我……犯了兩樁罪過——殺了一個人，又……』

他說着說着，終於抱着酒瓶哭了起來。我看他發狂似地把酒瓶一圈緊一圈的抱着，兩邊太陽穴露出了竹鞭子似的青筋。牙關在一掀一動的絞緊。對面一對，在切切地笑出：『發酒瘋啦！發酒瘋啦！』隣座的灰色大褂，却用手肘撞了他一下：『幹麼——』

這叫他霍地裏醒了過來，他極其清明地露着笑臉對我說：『但我……又害了一……個自家兄弟呢……』他頓了一頓。『老闆總以爲我老實，做了二十年工，沒出過岔子，一直沒疑到我。』

我們同石塘裏一個青年夥子，却給他吊着打了一頓，送到警察所裏去了……這……這就叫我再住不下去……我撒了一個謊，說是自家姘頭給我一些錢……還清他的賬……就一溜烟逃犯似的跑出來……唔……』

他照舊喝起酒來。終於臉上漸漸顯得平靜。青蒼中，我看到有死的陰影在浮動。

我們相互沉默着。我也還沒找到適當的安慰的詞句。車窗外灰色的天地旋轉得發起瘋來了，我看到作爲這大地的血脈的河流在抽搐發抖。放牧的孩子與耕牛一齊滾成了兩個黑點子，像在孩子用麥桿撥成的喇叭的斗裏吹滾着上下的兩顆羅漢豆。我又在火車極度的軋礫聲中，聽到那旅伴的顫抖的低語聲：

『……我現在想到我害的……都是自家人……趙大，那個小夥子……也許趙大沒弄損我那條石龍的眼睛，却是我一開頭就懷着妒忌，猜度錯了……我的錐子，摸錯了人……那小夥子呢……唔！咱們根本是拴在同一條繩子上，誰犯了罪，受罰却還是自己的一夥……』

於是，他又停止了！他那手上的瓶子，刷的從他的膝頭滾了下去，剛打在那個灰色大褂底腳上。

『媽的！你惹老子幹嗎？』灰色大褂彷彿這回找到出氣的對象，向他兜肩膀的敬了一拳。他顫抖着，俯下身去，拾起酒瓶。灰色大褂提起了穿着平緞鞋的右脚，要他把鞋上沾着的灰塵拍個乾淨。他像一匹被老貓所懾服的鼠子似地用呆滯的眼光向灰色大褂瞧了一瞧，重復俯下身去。灰色大褂這回却將他的一馬鞭子闊的坐位也佔了去。仍舊揸開着腳，兩手擋住膝頭，連他怎樣在吹淨自己鞋上的灰塵也沒給注意似的，高傲中帶着憤怒。

對面那一對一瞧到那石匠侷促顫抖的樣子，都勝利地大笑了。

過後，他站直起來，看一看自己失却了的坐位，從椅肚裏拖出担囊，給駕在瘦肩上，對我笑了笑說：『先生，這裏沒有我的空位，我到毛廁門邊去站一會吧，大概火車也快到了吧！』

於是他提着空酒瓶走出了我們這一『小集團』。由於灰色大褂的憤怒，和那一對青年夫婦（？）的譏諷的笑聲，連我也不敢跟他說句臨別的安慰話。

『這裏沒有我的空位……』是的，我可也沒有勇氣把自己的位子讓給這疲於人生的路途的旅伴。

火車的軋礫聲和一車廂旅客底哄鬧聲，在我耳管上增大起來。我把我底靈魂，掩沒在這些

紛擾中。茫然無所感覺。

『什麼時候到我們的目的地呢？』但我却這麼焦急着了。



## 革新者

一清早燕子就呢喃地在屋角長鳴。張主任也已在他公館的前院，打着太極拳。

張主任歷來就非常講究衛生之道。從中學畢業做了小學教師，到考進交易所，從北伐從軍到省政府辦事員，十餘年來如一日，張主任總不敢稍自怠忽，做着早操。

然而現在張主任却打太極拳。據說是實行了新生活。

『曾國藩也是打過太極拳來的，所以他能打敗太平天國……而且他飯後百步……』

張主任近來常對屬下這樣說，曾國藩是否打過太極拳，他有點渺茫；飯後百步，他却確確實實在他日記裏看到過。總之，這不管它，既然以身許國，就得打太極拳。再說曾國藩已經成爲我們立身處世的先驅者。

『……宜乎其爲百世的師典……』

張主任擺平了馬步，兩手像捉空氣似地向空盤旋，緊閉着嘴巴，讓鼻孔一股股吐出白氣，腦

子裏閃過了這一句，就覺得通體舒泰，丹田裏有股暖氣直冒上腦門。

「主任報告！」

一個穿灰色中山裝的勤務，敲響着牛皮鞋，在張主任跟前來了個立正姿勢。張主任許國心長，還打他的太極拳，沒給理睬。

「大前天，我叫我那個朋友，向他們種貝母的，煽動了一下，今天——今天他們要準備起運啦！」

「什麼——起運！」

張主任霍然收住了氣，漲繃繃的手腳立時軟和站直了。

「自然，他們也等不及啦；老等銀行也是等不了的要換飯吃呀！再說，十元一担也還收回不了本，祇好自尋出路。可是又給我那朋友火上加了油，今天是——今天是一準要……」

「咕咕那麼一大套幹嗎？還不快停嘴！」張主任立時沉下臉。「快去叫曹書記來！」

「是！」

又是一聲牛皮鞋響，一個堅實的影子轉出前門去了。

這回，張主任該得在自家軒子間裏唸一遍建國方略或合作社發達史，但有時也唸曾國藩經史百家雜抄，等自己太太端上一杯紅茶來。

太太還沒端來紅茶，曹書記已經踏着石階響。『嚇！』張主任趕緊咯了一口痰，打斷了『如何充公，再如何私賣』這些糊塗想頭，趕快把經史百家雜抄的線裝本，遮住了臉孔，裝個泰然的姿勢，仰坐在藤椅上。

軒子間的門輕輕響了一聲，彷彿一個蒼蠅飛過耳邊：

『主任，唸唸噲——』

慢慢把書本從眼前移開。『唔！』張主任沈吟一下，『坐呀！』

『是是！』曹書記回着，却不坐。

太太端來了一杯紅茶，一盤餅乾。張主任怒恨地眄着這葶藶臉的女人一眼：

『不應該再來一杯嗎？』

張主任把『來』字的聲音提得特別高，彷彿怪太太『來非其時！』

『這是汪裕泰的祁門紅茶，非常之有名的。曾國藩也喝這個，但不抽紙烟。』張主任做個笑

臉，把自己一杯就推讓給曹書記。

『別客氣！別客氣！』曹書記恭敬地上前一步，也推讓一下。『主任叫我……』

『唔唔！』張主任馬上阻了他說，『那公文弄好了嗎？——就是叫警察所協助緝私的。

果然，不出我所料，據報告，他們今夜預備大批偷運了！本來，到警察所我自己去說一聲，也可以；但那是手續，所謂師出有名，知道嗎？』

『是是！是今天上午可以辦好，叫專足送去，今天上午……』

『那就好！——那麼請喝茶呀……』

『不，不少陪了！』曹書記深深地鞠了個躬，又放輕脚步出去了。

『這一着主意可不錯。』張主任隔着軒子間打開着的紙窗，看曹書記黃色的中山裝，在綠的前院，英挺地移動過去。『用人是得用年青人的，有精神。沒有壞的生活習慣：吃烟，喝酒，還調戲鄉下婦女。年青人才能實行新生活。』

太太真的又端來了一杯紅茶。但一進軒子間却又怔住了，客人已經不在。

『見鬼的東西！』張主任向她白了一眼，罵着。她抖縮着退了回去。張主任的眼又落在她那

闊大的屁股上。

『真是非離婚不可。不離婚是無從繼續革命的！』

張主任的眼前，忽然顯出了一座煊赫的教堂；終於自己和一個什麼女士之類的異性並立在牧師面前，聽牧師的嘴裏，唸唸有詞。

文昌閣離開張公館不上百步路。張主任穿着一身黃色嘩噤呢的中山裝，挾着個黑亮的皮包，向文昌閣走去。

可恨鄉長太不講『鄉政』，一路上全是泥沙小石子；張主任的皮鞋吱吱地在腳下發叫。十六塊錢從上海大馬路花旗皮鞋店買來的這細紋皮鞋，不到一個月，鞋底已經麻皮得頗有可觀了。可惜！然而張主任又不能小偷偷似地蹣着腳走，要有『新精神』總得把皮鞋敲得地面響；何況又是主任。

文昌閣的照牆，粉得雪白。中間有斗大的八個大字，彷彿一列衛兵似地站着崗。

『人人爲我，我爲人人。』

於是張主任就覺得高了起來，昂頭挺胸地向大門邁進。大門右邊有塊藍底白字的直矗招

牌：『鄧江貝母合作社』

張主任向那招牌瞟了一眼，就覺得老婆確實早應該離婚的，不必說這裏南方人不作興喊太太的，便是喊師母吧，這荸薺臉也沒有高人一等的長相。不配，大大的不配！

穿過雜艸叢生的庭院，牆角一株千年不大的細葉黃楊樹上，跳躍着從屋瓦縫裏新出窠的小麻雀，咕嚕地叫着。另一牆角，高聳着一株落了花的山茶樹，飛倦了的燕子，在枝葉間休息。祇聽到它的聲音從葉縫間漏出。

張主任穿過正屋，向閣上走去。

還沒坐到靠窗放着的那張寫字桌旁去，張主任再來一下衛生之道！

『這裏的空氣多新鮮呵！』

想着，足足呼吸了三滿腔的空氣。突然回憶似地嗅出空氣裏夾雜着的藥腥氣，在白石壘壘的溪灘上，晒着的那些元寶象牙似的珠貝，一天星斗似地展開在他腦子裏。

「唔唔！」張主任真覺得生財有大道，笑了。兩手指撮起褲子，拉起褲腳管，坐在桌子一邊。

「打打打……」

裏壁那時鳴鐘正打了九下。張主任掏出錶一看，慢了一刻鐘，左手那兩張方桌旁，曹書記和王錄事正在起勁趕辦公事。王錄事終究太年老一點，戴着一付老花眼鏡，抄一個字要轉一轉臉子，而且抽烟。曹書記彷彿唸吊古戰場文似地，搖頭擺腦地唸着他自己的手稿。

『一點也不新生活。』

聽到樓下那種熟習而不規則的皮鞋聲，知道金會計主任到來了。但也感到一份喜歡，自從有了這省立農工銀行派來的金會計作伴，辦公可不像廟祝似的寂寞了。

沒看到金會計那付白嫩的臉子，先聽到哼着唱桃花江似的口哨，一縷淡青色的烟霧，也就從門口送了進來。

『哈囉！Good Morning！張主任！』

白手套在空中一揚，一枝烟頭合着火星幾乎要高飄到天花板上。

『唔，您好！』張主任沉沉地回答着。

金會計沒三步就邁到張主任對面那張桌子邊，放下皮包，脫去手套，往公事籠上一丟。嘴裏哼着無名的曲子，香烟的火星在上下移動。

「怎麼老張又有什麼不高興？」金會計把香烟蒂往窗外一丟，一邊理着皮包內的文件，一邊說：「我看，你又在怪我抽烟啦！」

金會計沒把話說完，左手桌上那個老錄事馬上忘形似地把那半支仙女牌滅熄來。

「可是你別討厭這。」金會計一坐下椅上，照例展開昨晚到來的爲勤務摺疊在案頭一角的上海申報，「你雖然從前也吸過烟，可是你不懂得吸烟三昧。那可別怪我。比如中國現在流行的紙烟，就有兩大系統：大英牌、老刀牌，還有哈德門，那是應歸於一個系統的，其味潤澤而香冽。至於美麗牌、金鼠牌，還有仙女牌，其味焦燥而略澀，那又是另一個系統……」

「嗯，別說這一大套啦！」張主任終於插了句嘴，順便在衣袋裏探出一粒冰糖含在嘴裏。二年前張主任自實行戒烟以來就那麼主張：「烟可戒而冰糖却不可不吃。」而今也成了習慣了。

「你想，這個國家，還有什麼希望！民心竟那麼不鑿足！」張主任無端地發起感慨來。「我們總想在舊地基上，建造些新的房屋，而那些鄉下佬，却總以爲我們在搗什麼鬼。這真叫我現在感到非常灰心。我常常想想：改革，改革，這怕終於是字典上的名詞。」



左手邊那張桌子旁的曹書記在張主任這一陣感歎下，搖起頭來了，而且挺直腰背。王錄事可把頭縮得更進，背也拱得更高，彷彿一隻要向雌貓偷襲的老雄貓。

「這話可也不錯，近來民心越弄越壞！也越來越貪！這真所謂人心節節高，天高勿算高了！」金會計隨便地附和着。他還不明白張主任到底爲了什麼事，發那樣的感慨。但彷彿也知道有點風聲。

「比如先說你們銀行家。」張主任把家字音提得特別高，也像就抬高了這每月支付他合作社辦公費薪水等等的金會計的身分。「近年來因爲政府要復興農村，叫你們都到農村裏來放款，這實在是福國利民的頂好辦法。可是鄉下佬墨守舊法，惟恐別人陷害他們，不願向銀行借款，情願磕上九個響頭，向鄉下財主挪借，這真不知道打的什麼主意！」

「打的鬼主意！」

「哈哈！鬼主意！好個鬼主意。鄉下佬難於教導，我以爲比舊式女子還難。我對她們是都沒有希望的。」

「貴主任說那裏話！張師母可給教導得不壞呀！」金會計伸過頭來，放低聲音取笑着說。

「唔唔！」張主任把頭子轉向窗外去，屋簷上一片青色的天，陽光投射空中，像碎金似的閃爍着。空氣有點暈眩。「這別說起！這別說起！我不過打個比喻……」

接着，張主任嚼碎了融成一小粒的冰糖，咽下喉去，嘴裏已經滋潤了。

「呃！老實，你聽到過些什麼消息沒有？」突然用一種警戒似地嚴重的口氣，張主任問會計主任。

金會計放下報，做了個詢問的眼光。

「呃！你說銀行近來沒匯錢來嗎？」金會計說：「其實銀行爲了這合作社，也已放下了不少的款。比如說，你老先生就得每月那個數。」金會計屈下右手一枚大姆指，翻了兩下，「還有別的人員的工薪，辦公費，以及零星開銷等等，合計也在三百以上；三年來，少算些也有一萬，可是祇這麼一個小村落呀！照全中國地面做個比例，那真是滄海之一粟；再說銀行還有別的事業要做，雖然照上海市面看，地皮生意已經塌了台，但向農村放款，可也沒十分把握。現在銀行除不得已維持這合作社經費外，要再借款給農民，或者立付現款，收買鮮貝，可真有點難乎其難了……」

「不不！」張主任焦躁地等待這對面的人把話說完。因爲說話要有秩序，那正和不抽紙烟，

知道禮義廉恥有同等重要。『我說，我說那些種貝母的社員，有什麼不安分的動作沒有——你——你聽到？』

『哦！有這等事！那還了得！』金會計霍然站起，拍了一下桌子。後面那個老錄事，『相應理合』縮短一寸頸項，表示小心翼翼，而且恭敬。

『所以咯，在中國要講革新是困難的。』張主任以憂世者口吻，情韻悠遠地說。『在光緒時候，因為要講講洋務，就弄出了義和團之亂，這是前車。革命以來，政府未嘗不想努力革新，比如辦公共體育場，建設中山花園，造公路，還有——還有——刷新市容，前個月我到上海去，就去市中心瞻仰過，雖然沒有市民，建築可真巍峨之至。至於我們這合作社，深入農村，尤見政府苦心……』

張主任正想一瀉千里的說下去，可是突然地給金會計攔腰插上一句：

『自然！自然！』

張主任呆了一下，於是又說：

『卽就這裏貝母合作社說，也並不是合而不作。』張主任繃了一下眉。『你是今年新派來

的，不知道過去情形。去年我們爲了農民利益——社員利益，也會跟上海藥業聯合會打了一大陣筆墨官司。這些市儈，你想有理可喻嗎？他們通同國醫，一致不用貝母，以防風替代。這是什麼把戲呀？不說那兩種藥藥性不同，卽功效也完全互異，但這是醫道，不必說了。他們總之是怪合作社壟斷生意，把貝母價錢抬得太高了，他們全不想想我們是爲農民增加富力——是復興農村呀！沒有合作社以前，農民各自向藥行去賣，每擔總祇能賣到三四十元，除乾晒，減輕了分量，再加運費等等，淨收也祇十元光景。前年我們把貝母積壓些日子，市上因之供不應求，價錢抬高到每百元一擔；去年一律叫社員不起土，想把價錢抬高到一百四十元，藥業聯合會竟弄出這花頭來了。後來還是勞了黨政各界出來調停，才把這事弄清，但農民還是沒有什麼損失。十元一擔的淨收總歸有。今年社裏這個決議：「鮮貝每百斤以現金十元收買」——這個議案，他們可不願意執行了——聽說有大批社員要偷運到甯波藥行裏去私賣呢！」

張主任把末後一句話，說得特別輕，但也特別鄭重。

『哦！又玩這把老戲！我從前也彷彿聽到過。』金會計主任把眼睛一稜。『愚民無智，一至於此，可勝浩歎！』金會計真的浩歎起來了。但還笑對着張主任做個鬼臉。

『所以，我對這個民族是沒有希望的了。』這回，張主任裝做沒看見這鬼臉，閉了一眼，用做結論的口氣說。『一切革新事業，全被愚蒙無智者出賣了！國家之亡，一定亡在他們手裏。但也難怪，舊地基上造不起新屋子！有時，我倒主張根本改革的。像黃巢、張獻忠這些人，在某一意義上講，是有他們歷史的功績的；因為從此庶政得以澈底刷新了！』

『畢竟貴爲主任！高論！高論！』金會計半諷刺半揶揄似地說，『所以銀行家現在對於復興農村這一偉業，也有點冷淡了。你看，這筆收買費也老不寄了呢。』

『主任！』一個聲音打橫送來，一看，曹書記已經將公函奉上。

張主任把它挪過來隨便地一瞧，簽了個字，回頭說：

『順便叫專差說上一聲，叫所長下午到舍邊來玩玩！這裏也不另附信函了。』

『是！是！』曹書記答應着下去。

『我以爲，中國現在人人要有理髮匠精神。』張主任稍稍呆了會兒，突然彷彿文思來潮似地轉向金會計說。『你看革命以來，理髮店可真刷新了不少。其實黃巢、張獻忠也不過懂得剃頭藝術……』

「哈哈！高論！高論！」金會計主任感到些淡漠，一邊回說，一邊燃起了一枝紙烟。咕嚕嚕的向張主任吹了過去。「所以你把張師母的頭髮也剪了去，看來倒像「黃」蜂「窠」似的。——是亦黃巢乎哈哈……」

「笑話！笑話！」張主任把眼睛向左邊老錄事一撇；跟金會計示了個意。心裏想：「再不離婚，那是無從繼續革命了！」

下午，張主任沒上合作社去辦公。

等警察所長總老等不來。心裏有點着急。推算的結果：這責任却落在老婆身上。因為她招待客人，毫無禮貌。

那麼祇好自己雇了一輛人力車碰上所長的門去。事關緊要。何況所長那個女兒，尼吉姑娘着實活潑伶俐。

於是坐下在所長的會客室裏嘻嘻哈哈的談起來了。

從天氣談到起居，從起居談到消閒，所長突然起了個打牌的念頭。

『這個——這個嗎？有點不新……新生活……的』張主任喘囁着。

『那沒有什麼，逢場作戲。那沒有什麼。』警察所長規勸他。

『本來是——本來是也沒有什麼，不過，我已厲行了這個——這個有好幾年啦！不過，不過所長既然高興，——那就偶一爲之。』張主任傷促地看了看所長一眼，彷彿記得去年這時候，這胖大塊頭所長也是這麼一付貪饒的臉。——先來一竹槓，好辦法，有你的！張主任想。

『你是實行周年紀念，我知道。』所長說穿了他心事。『你那公函我也過了目，我已派了弟兄去協助你們的緝私隊啦！咱們大家吃公事飯，何妨打開紙窗說亮話，你要勞兄弟時，兄弟也得要勞你……』

『那自然，那自然，有事小弟是無不幫忙的。比如寫些衛生標語之類，那小弟一手字倒還要得。』

『哈哈！張主任，這回你可不聰明了，勞你的就是打十二圈麻將。你別以爲咱們會抬轎，訛你一大筆錢！』

『哦哦說那裏話！說那裏話！』然而訛字的聲音，搖着他的心，但也沒辦法。『那麼好，來呀！』

張主任拍了拍胸，彷彿安定一下顫抖的心，要喚回他戰士的靈魂來。

「這老鳥，可真沒了毛。倒要講條件，先得孝敬他一筆。借打麻將做名義，但去年那些押扣下來的東西，倒也變賣得不錯……」

張主任這麼一想，頓時心廣體泰，覺得自己早就應該答應下來：真是太不聰明了。

「可是，說實話，別找外邊人。江太太，江小姐，那就可湊成一局啦！要是找了外邊人，說開去，我自己是個小主任，也沒有什麼，怕會塌了會，會——比如曾國藩面子……」

「哈哈！」江所長笑得肚子一凸一凸的。「真是個好主任，也真是個好委員，——新運要不是你支持，唔！這鎮上決沒有那麼整潔！咱們是老粗出身，說實話……噫！噫！——喂！有人嗎？拿牌來……還有，還有請太太小姐出來……」

屋子裏突然靜下來，靜得可以聽得緊張的心跳。但張主任不懂得自己為什麼這麼心跳，彷彿覺得這和自己老婆的醜惡有點關係。因為老婆的醜惡，也就顯出別人的漂亮，顯出江所長的幸福。

牌是由江太太親自拿了來的。自然也不是面生的了。江太太雖然是中年以上的人，兩頰上



那兩顆『胡蝶』式的笑渦，是出名的。江小姐呢，更出落得水蓮似的，嫩得要融去！臉上抹着胭脂，站着，却還嫵娜得像條蛇。

『呃嚇！』張主任咯了一聲痰，想穩定一下自己的心跳，可是不行，一種從江小姐身上電流似的傳來的壓力，反而叫他有點昏暈了。

『呵！原來張先生到此，我道是誰呢？難得好意思跟你打牌呀！』

江太太大方地說，回頭瞧了自己女兒一眼。

『尼吉，向張伯伯行個禮！』

『嗯！』尼吉小姐笑了笑，却不行禮，呆在一邊，用煙蒙蒙的，水盈盈的眼，瞥了張主任一下。表示自己已經不是個孩子。『張伯伯怎麼不叫張師母一道來玩呀！』接着她又說上這一句。

『笑話笑話！』張主任回着，連頭也不敢抬。想：『簡直送了我一根刺，真的非離婚不可了。』

『別哆嚨了，快些各自坐下來。』所長高聲大叫着：『尼吉，你就坐在爸下手。跟張主任對個面。你瞧，（所長轉向了張主任）你是反對女人抹胭脂的，尼吉還祇十六歲，我就叫她抹胭脂。這回，我叫她對着你，示個威。』

在一張四方的假紅木桌四邊，坐齊了人。開始打起牌來。哩啞哩啞的聲音，立時充滿了一屋子。

「但有時，我也不反對抹胭脂。」張主任隨和着，向尼吉小姐偷襲了一眼，「正和打牌一樣。」

「這可見張主任的寬大啦！」江太太整着牌，搭說道。

「老實說，女人不抹胭脂怎麼行。我是個老粗，但也到過俄國，俄國女人也抹胭脂。這是——」

這是——所長看了女兒一下，吞下了半句話。

江太太哼不出似的哼了一聲，她知道所長要說的話：「你不抹胭脂你就挑動不起我的性慾來了。」

「哼！」江太太終於大聲哼出，且尖了所長一眼。隨手抹牌發牌。「呢！」接着她又說道：「張主任，聽說你們合作社又多了事。怎麼攪的呀！」

「嗯！革新是困難的，總之是，革新可不容易。」張主任這末一句，倒在責怪自己連家庭革新的勇氣也沒有。這回叫他不得不承認「女人不抹胭脂怎麼行。」這話真是句至理名言。他把

一隻中風直打到尼吉小姐面前去。

『噯！尼吉小姐驚了一下。又發着冒煙的眼向這邊看過來。

『等着瞧吧！一到晚上，就會有事件發生。』江所長坦然地說。『去年還不是一樣。天一黑下，就有偷運貝母的那些傢伙，到這鎮的南渡口下船去。這回還會例外？趁飛機偷運，想來沒那麼本錢吧！』

『哈哈！』張主任出聲大笑。但這笑聲一聽進自己耳裏，就又自責自怪地想：笑什麼，有什麼可笑的！

『可不知道他們這回偷運得多不多。』張主任說，『銀行家也不好，老不寄現款來，十元錢一百斤鮮貝，是最便宜不過的了，偏挨着不收買，我也不知道他們打的什麼主意，那個會計一天到晚哼曲子是他好，總說沒電影看，乾死了他。』

『是那個姓金的嗎？』尼吉小姐接着說。『我好像在學堂裏看到他過。說是咱們先生的朋友。』說着，兩頰上漾出了兩個酒渦。

這叫張主任頓感世途茫茫荆棘獨多了。江小姐在鄉村師範讀書，居然也認得小白臉金會

計主任。這可大不應該，不合女子新生活之道。

『說實話，這種地方我也就不慣。第一就少有女人抹脂粉，要不是咱們校長有那個主張……唔……這回是發財一隻已落河，成了死暗克……就是不爲了暗克工作，誰要在這裏當鳥所長媽的，老子是什麼出身的呀！到過俄國……』

『爸爸你也是——嗯……』

祇有江太太這回沉靜了。她在做萬子清一色。全像平時管理所長不許『聽嵌張』似的管理着每一隻牌。

『我也是——可不是嗎？現在鄉村常出亂子，料得中不是有人從中搗亂……可是，噯噯張主任，這回說實話，扣押的貝母，不能再提到合作社去報賬啦！去年弟兄們沒些好處，就口出怨言，叫兄弟不好處置。其實，我也是爲的合作社是新興事業總得擁護。可不是——再說，報紙上天天登着那麼偌大的廣告，跟藥業聯合會辨難，也着實喪了元氣所以……唔唔……這牌怎麼攪的呀……』

這胖大塊頭就彌着眼，看着自己的牌，老一會打不出。

「辦公事的，也有辦公事的困難。」太太已經聽了張，也聽進了丈夫的話，覺得太露鋒芒，就給他遮蓋一下。「這叫做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張先生，是不？」

「嗯！是的是的！我知道，我知道！」張主任說着，早就感到自己的失算了。

.....

他們這麼地邊談邊打。張主任心煩意亂，越打風頭越不行。看看所有的籌碼快輸光了，全身一熱，彷彿要急出小便來。這益發叫他怪起老婆來，祇知道多泡一杯紅茶，一點也出不得客應酬。要不然，同來所長家裏，還怕他們父女三人輪着抬轎。

「真非先打發它不可，這白虎星！」

一隻白板也就落在河裏。張主任頓覺身心暢快不少，像打過太極拳後唸起建國方略時似的。

「主任！主任！報告！」

突然撲來一個聲音。

早上那個親身勤務，竟像鬼似地出現在他身後，這回沒聽到皮鞋敲着脚跟響，祇聽他說話。

聲有點發啞，而且氣吁吁的。

『這麼急跑來幹嗎？』張主任馬上還我本色，又是儼然一付主任架子。

『果然起運了而且一大隊而且天還沒黑，公然的起運！』

『什麼緝私的沒阻擋嗎？』

『緝私的人不夠……不敢胆……唔唔！我有一句話要回明，請主任到外間……』

『那可正好呀！』所長撐起了兩條黑眉。『他們總不能趁飛機偷運呀！我早就派了大隊，在離村三里的要口上截堵着了。那怕什麼！那怕什麼！』

張主任終於暫時離開桌子，走到外間。勤務湊上嘴去，他給便領撐住，低不下頭頸來。但已經聽清了勤務的話：

『我那個朋友已經向我來要過報酬了呢，說這回貝母充了公，主任有一大筆進賬，總得賞他這個數目。』

勤務舉起一隻手。

『五元？』

「五十咧！」

「混賬！混賬！我就辦他一個煽動罪！有你做真憑實據！叫他小心！你快回去！跟他說：主任要辦他！」

那勤務呆了一下，簡單的腦子，想不出一個解答。但接着却從張主任眼裏看出了意思：減少一寸血。

張主任索性放大聲音，大喊大罵着進來。「混賬！混賬……」

「怎麼一回事？」所長和所長太太全都那麼問。

「有了一點眉目，查出了一個搗亂份子！」

「好好！那麼還請你趕快入局！」所長說：「不有他們搗亂，那有我們生意！感謝上帝，賜我以搗亂份子！哈哈……」

張主任也「啞」了一下，但總覺心頭沈甸甸的，不暢快！本來上司笑後，理合同聲「陪笑。」但張主任笑不出，實有虧於新精神：掉了個「禮」字。

「拍！」張主任狠命的發了一張牌。然而再一看拆錯了一搭，一生精明，漏輸這盤，可惜！可惜！

江所長瞧瞧太太面前滿堆籌碼，忽然心血來潮，派出去的警士未必可靠，要是中途得賄釋放，那麼區區籌碼，又何足道。得趕快加派一個親信的警長前去監視……

『有人嗎——！』

江所長叫着，回答的是一片室外奔來的靜。『媽的人死光到那去了！』所長罵着，摸來隻好牌，心又沈下去。終於來了一陣急速而歷亂的腳步聲。

『報告所長！』跟着撲的一陣皮鞋跟響。江所長一臉陰沉，轉過臉去：一個滿頭大白汗的警士，警服撕得像女人袒胸的『奇裝』——唔！奇裝異服！張主任想。

『開了亂子啦！……開了槍……』警士透不過氣。

『跟誰們？……』江所長却還坦然，聲音大而有力。

『那……偷……運貝母的……』報告的人，就像一枝旗桿，沒移動一下。

『什麼——有這一回事？』張主任回過頭來，隨身跳起，一手把自己的牌跟籌碼，推向江太太那邊。裝作無意似地給它攪混了。但一邊却在心理想：好難得有這樣賴賬的機會。

『怎麼的啦！我的籌碼……』江太太叫。



『別慌張，報告下去……』江所長也霍然站起。

『開了槍啦……當初是一給咱們和緝私的堵住，他們就哀求哭訴。咱們不理，預備把截堵來的全給挑到這裏來，由所長發付……可是這一來，他們也狠起了心，一窩蜂似地擁上來搶，竟給搶回了。咱們跟緝私的又趕上去奪……可是，有誰向空放了一槍，一個流彈，打中了一個農民……』

「啊唷」叫了一聲，那人倒在地上死了……於是……唔唔……他們全多拋了貝母……不要……奔了過來，奪去了咱們的槍枝……混打起來。他們用「扁担」做大刀……向咱們劈來……也有被他們劈傷了，槍有給他們奪去的……咱們敗……退下來。他們槓着他們自己弟兄的屍體，一股回去，說要去燒掉合作社，一股說要搶到這裏……來……』

『什麼什麼！』江所長直吼得拍起桌來。『搶到這裏來？』

『呀！』尼吉小姐尖叫了一聲，躺到江太太懷裏去。

張主任臉子白得像一張紙。瞧着屋子，一屋子的東西都跳動起來。眼睛發着綠光。他覺得自己這回手法有點那個：叫人去煽動煽動，竟煽動出真刀真槍來了。但這……這怕和老婆的葷齷臉也有點關係。面前老幌着那一付長相，叫人的思路怎麼能用全呢？或者，或者竟是——張主任

的思路這回忽然靈活了——我那勤務搗的鬼，真的在煽動『革命』上敲下詐，想打破我的飯碗搶走我的老婆……這小子，一定跟我的老婆有那個——那個……『我要辦他！我要辦他們……』張主任直叫起來。同時江所長一把推倒了坐椅，像一個跳出戰壕向前衝鋒的戰士。

『那還了得！哼！真是王法全無了……我的手槍呢……』奔到屋角，摘下駁壳，叫『你們倆……快給我走開，到——到民家去避一避……你你……打個長途電話到甯波去，張主任！你別老呆在這裏了！去打電話！你說有大批土匪搶掠村莊……叫總局趕派大兵來圍剿……而……你（他指着那直立的警士）快在警所外架起機關槍來……啊啊！沒有機關槍，那麼去你的……滾！滾！滾！滾！滾……』

張主任呆着，但還喘喘着：

『唔唔！所長！所長！搗亂份子，我知道，我知道，是我那勤務——勤務……有證據，有確實證據！從前聖人說過，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後國治。我一定要……我一定要……』

『媽的！滾你的蛋！你什麼老古書！你以為——你以為自己腦袋硬，打不穿！』

『啊！』張主任瞪着兩眼，接受這上司的斥責，但總覺得江所長太暴躁了一點，不夠鎮靜。

『怎麼的啦？』到此，江太太才哭了出來。『我那一大堆籌碼呢？』

『是是！』張主任於是轉過臉容陪着笑答應着。彷彿在認輸賬，也彷彿在領所長的教。

『媽媽！』

尼吉小姐急得什麼似的發抖，催促着江太太。『快走！到我同學梅英姐家裏去！』

『唔！梅英，好個梅英這名字！』但張主任這時，心就像野馬的跑。然而對於警士和農民格鬥事件，他倒反而很鎮靜，自從講究新生活以來，張主任學得了三個鎮靜。他看江太太江小姐慌慌張張跑出去，自己也就一步兩步的跟在後面走。

『然而，革新真可不容易！』張主任於是來了第二個鎮靜。浩歎着。眼落在江小姐嬌動的後影上。身段大小適分，行動靈活，不像自己老婆粗大而笨拙。『笨拙媽的，真非用澈底手段不可離婚！離婚！』

然而，眼睛一陣黑。腦子裏展開一幅奇景——一片紅炎炎的火燒場。從合作社直燒到自己公館。真燒得蓬蓬勃勃。這時有個齊孛臉……那女人正在跳着，叫着……終於倒在火堆裏，完了！

……

「那麼，真的是食黃巢張獻忠之賜了！」張主任忽而得到了第三個鎮靜，寬慰地沉吟起來：「寒翁失馬，安知非福，連離婚也不必了……」

眼睛再向江小姐嫵動的後影追去，張主任頓覺得前途大有希望！

## 天才

搬了家以後不久，我就把我底家命名爲『飲煤軒。』

房子不能算很壞。獨自一個門禁，也還清靜舒適。每天伏着案頭寫些東西，也無車馬之喧。可是煤灰多得要命。還祇打掃過不到一個鐘頭，桌子上的布罩，馬上就黑得像有千萬隻螞蟻在爬。而自己底臉子，也就像傳說中的包公。

這叫我倒抽了口冷氣，有點悔不過來。

『怎麼看房子的時候，連貼近有個機器翻砂廠都沒顧到呢？』

不但是妻，連我自己也老是這麼地問着。

兩支漆黑的長煙肉，一天大在我眼前『偉大』起來。終於做了我日常生活的『威權』，我向它們低下頭來。

我底心像做錯了自己不願做的事的罪犯似地，負疚着：整天沉甸甸的。

但我正是悲劇裏的人物，在一切狂風暴雨似的行動面前發抖，而又不甘沒落，想以文字來報効祖國，就此警解了自己，拿着已被一般士人階級認為唯一的武器的筆桿，做夢一般的掃蕩自己所能掃蕩的，算作個社會上的不很重要的存在，活下來，也已有些年頭了。

這生活底主要的動力，是『自騙』，我也明白——以憧憬為滿足，以高談為天才，在別人看來，未始不是個所謂『英雄』那樣的東西。然而按實際，則祇有三個字『不可說』。

於是，我又實行自慰起來：

『好呀！這回，我也得算是一個勞工階級了。我每天得跟那隔壁翻砂廠裏的工人，分嘗着煤煙了。——我吸足了煤煙，我也許有他們一樣的硬朗，能創造這世界，擎住半個天地。』

我又在自慰中自傲起來。我以飲煤為光榮，就把自己家屋命名為『飲煤軒』。

憧憬於勞工階級底魄力，而贊美勞工階級，這心理是無可非議的。但依附於飲煤而自高，却又不免下作。——我也看出了我自己底『變態』。

一天晚上，我坐在狹小的天井裏，喝着飯後一杯濃茶，抽着煙，手捏着足趾，像一條瘦牛伏在

牛欄裏在咀嚼反芻似地。正在這時候，一個十多年不見面的朋友竟找上門來了。

『我從××書店打聽到你底住址，我恐怕你白天要寫文章，所以沒找上門來。——啊！你現在居然也成了個作家了！我差不多常常讀到你底文章……』

這朋友一來就是那麼一大套。我苦笑了一下，握了握他底手，就請他在天井裏坐。

雖然我們已經有了十多年沒見面，但他一進來我就認得他。不是從他底面貌，而是從他底聲音。這聲音響亮得如同打鐘；一邊聽着他從嘴裏送出來的每個字音，一邊耳邊就盪漾着嗡嗡的餘音。他姓童，我們全叫他『銅鐘』。

認識這位銅鐘先生，還是在五卅那一年十二月裏。我在雷波四明報館裏當編輯，編一個副刊，叫做燻火。這位銅鐘先生帶着四五位那上海大學的同學來看我，要我在副刊上給他們出一期反基專號。這我沒有不答應的理由。我同情地聽了他們申述後，就跟主筆接洽一下，事情也居然實現了。但銅鐘先生給我的深刻下的印象，却是在那縣議會議事堂裏開催着的民衆大會席上一套響亮而透澈的演說，却是民衆大會完了後在各教會學校以及教堂門外高呼『打倒』之類的口號底姿態。我真是個那麼脆弱的『靈魂』。我在他們聲音與姿態中，爲這古老的國家，

感激得淌下了淚來。

『無疑的，像這樣的青年，正是中國底革命的前夜的一枝生力軍啊！』

我那時虔敬地下了這樣一個結論。

我是隻病了的駱駝，面對着前進的路程，拖着蹙了的脚，緩緩地走；而我又不堪於負重，停息下來了。十來年的世事，真比蜂薨要毒，刺得我底心臟一天天臃腫起來。我變做了一個多說多話的人。

『啊！還是條完好的銅鐘呢！沒些兒破碎嗎？歡迎之至，我們得作個長夜談哪！』

我拍了拍他底肩頭，放誕地這麼說。

從屋子裏照出來的淡白的電燈光，喘息似地在幽暗的天井裏浮動。我看出這位老朋友底厚實的臉，厚實的肩膀，厚實的身段——『簡直是一隻肥豬！』我心裏想：『也許是個革命官吏了吧！像這麼有了光彩的一付長相，要不是在革命官吏羣中，是揀不出來的。』

『好呀！我們得長談一下。』他接受了我遞給他的一枝煙。他看一看煙的牌子：「pirate」，皺了皺眉，彷彿經過了考慮似地緩緩地點上，抽了起來。『我近來可真看了你不少的文章，怎麼



你底文章寫得那麼出色啦！哈哈！你現在真成了個作家了……」

『作家！』我沉吟起來。這是個侮衊的名字，在我以為：妓女似地在顧客身上發揮她底神聖的獸的本能，在麻痺了的快樂的神經裏，爆發着憎恨的厭惡的火燄，這是我成爲個作家的悲劇。

『作家……唔！』

『還不是嗎！老馬，你是有希望的！你底前途多麼遠大呵！你把你底靈魂獻給了大眾，你將成爲萬世景仰的師表……你……』

我彷彿吃了一帖發汗藥。身上有點麻，也有點冷。我不知道這位朋友，到底讀過我什麼作品。我很想考問他一下，但我有點像女孩子給別人剝破她戀奸熱情的祕密似的害羞，我想把這無聊的談話岔開去，問了些他這幾年來的生活。在五卅那一時代興起來的許多同輩青年，有不少早已像冬眠的蝌蚪，拖着條尾巴，攢入在池底污泥中，不想再等春天底到來，變形爲一匹青蛙高叫了。而這位銅鐘先生顯示在動作與音調上的勇敢，活潑與堅實，却仍和五卅那時一樣。我想他一定是一直『行動』下來的英雄。

『那有什麼可說呢？』他馬上把我底話撇開一邊。『一個人老局限於回憶着日常的瑣屑

的生活裏，那還有什麼希望？我們應該有更闊大的打算，有更高遠的抱負，自己和生活又有什麼談頭……可惜的，却是我沒有像你那樣一支筆，寫得出東西來。我這回找上你來，正想提供一點材料給你，叫你寫一部偉大的作品。可不是正有人在憂慮：中國到現在還沒有偉大的作品出現嗎？——但展開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如何偉大的時代呵！我們底文學運動，正應該跟着這時代，向前推進，擴大才行呵……」

他對於文學有那樣的興味，那在我還是今天才知道。事實上成爲個職業文人的我，却厭惡把文學作職業的談論。但不能辜負他這樣的好意，我含笑地說：

「好的有什麼偉大的材料呢？怕我這支顏筆，一個被一切偉大的作家，被罵做算什麼東西的東西，寫不出什麼來吧！但是，你不妨對我說一說看……寫成了，賣得錢，我一準請你上館子去……」

「上館子倒不在乎，我們要緊的是得負起時代的使命來。」他一揮手，把香煙丟在天井一角，那常常借做小便用的水溝孔裏。殘剩的烟蒂，在濕潤的尿痕中絲絲發響，幽微的尿臭，一陣陣向我鼻子撲來。我靜着心聽他談論的開始。『可是你要那一項材料呢？自然爲了要顯示作品的

偉大，並且扣住目前的文學運動底主潮，那總當用有關國防的反日材料吧！

『那麼，我就給你談一談一二八公祭那一天「廟行鎮大打漢奸」那一節壯舉吧！』

『廟行鎮大打漢奸——唔！』我沉吟着，覺得這倒是出色的題目。要是寫章回小說時，那作為分章的回目，是頂順口不過的。『那麼你說呀！』我催促着。

天井裏的燈光，彷彿因他臉色變得壯嚴了，增加了強度。最好的說書人，便能以自己底容色，來配合所說的事件底情境：一切離合，悲歡，憤怒，興奮，即使你是個聾子，也能從他臉上聽出它底演變。這銅鐘先生可真有那套本領。

他從寶山路集合隊伍一直說起，說到救國會底領袖們率領羣衆，步行到廟行鎮去這一段時，他底聲音，固然是忽而高昂，有如羣衆高呼口號，震響入雲，忽而低沉，有如羣衆整齊的沉着步伐，殺呀殺的踏過砂礫與草地……就是他底臉子，也忽而雙眉劍張，兩眼突出如銅鈴，像徵着羣衆底憤怒與激昂，忽而額紋深縐，頰肉抖顫，象徵着羣衆對於烈士的哀痛與悲悼。我底眼前真個展開了一幅壯大的畫面：黑壓壓的怒濤似的羣衆底隊伍，有兩個我所認識的領袖引導着，向荒落而粗疏的野徑走去。一個矮小而堅實，光禿的圓腦頂，長長的絡總鬚子——是個上了年紀

而偏要挺直腰背走路的堅決面沉着的老頭子，一個是有圓闊的肩背，方大而肥豐的面部，全身的輪廓頗有丹敦底風度的中年男子。他們沉默着，忍耐着，心中有猛烈的火燄在竄，把一大隊火竹把似的時時在爆烈着，哄叫着，喊着，火燄似的口號的羣衆，直帶到廟行鎮烈士的墓地。

恕我不敬：我底心頭從來沒有像在年關看到屠夫把豬頭當作請接財神的祭品時那樣惡劣過。壓殺抗日士兵底生命的烈燄與抗戰情緒者，不是帝國主義者底砲火，而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英雄們底利慾。爲英雄們所紀念而建築起來的陣亡將士底墓碑，我是一向把它像敝屣似地拋撇在眼外的。我固不難把靈谷寺所看到的那壯嚴的建築，來想象廟行鎮烈士墓碑的情景。然而歪曲歷史事實以抗日的光榮歸在自己的隊伍而自己却一向坐而不抗的英雄們底存心，我以為也不難想見的。連十九路軍底光榮的奮鬥的史實，正也有人想予以歪曲與湮沒……唔！我這麼一想，展開在我眼前的，不是聳着崇高的紀念碑的光耀的墓地，却是一片荒蕪的草萊之場。

……

銅鐘先生又把他壯烈的言詞，轉到公祭的場面底描摹上。我於是看到成千成萬的黑壓壓的羣衆底頭，像風平浪靜的海一般，成爲一條線似的低下來了。——他們在作三分鐘的虔敬的

沉默，誰能想象清麗的月夜，那海波匍匐在海岸線上靜靜地不動的哀悼的情緒呢？偉大的沉默的海呵！將有個遏不住憤怒的激越的狂吼吧！

『這時候，突然有個人說了句可笑的話——』銅鐘先生挺直腰背來說，『在他以為抗日應到前線去，而這裏是烈士墓前。何況今日的中国，國力尙未充足，根本談不到抗日……這馬上引起羣衆的憤怒，就有人高喊出「打殺漢奸」一萬條臂膀，一萬條腳腿，全向那人襲來。可是那人也示弱，竟從脅下拿出手槍來……』他談虎色變似的高昂着聲調。

『「打殺漢奸！打殺漢奸！」羣衆絕對不會給手槍嚇退，倒是那拿那手槍的人，全身發起抖來了。黑色的長褂上配着個蒼白而發抖的噴着白沫與赤血的臉。手槍被繳了去，漢奸也就給捉住了。羣衆馬上來了個動議：要立刻槍斃這漢奸。可是領袖們恐怕引起無爲的糾紛，蔽護着他，把他從羣衆手裏搶下，裝上汽車，由警士護衛着去。但已經成爲半死的人了……』

『那麼，已經祇剩半條漢奸了！』我插上一句，我彷彿也感到些痛快。

『那裏，他還活着呢——他正跟他們底同志一樣，還要活下去呢！』銅鐘先生用一種惋惜的口氣說。他霎了霎眼，看來一定有粗煤灰落入他眼裏了。『可惜的是多活一個漢奸，多加了阻

礙我們一份抗日力量。現在真的是非外抗強敵內除漢奸不可了……」

接着他又敘述着回歸路上的情景：薄暮的雲靄低沉下來，成千成萬的羣衆，在和開始一樣的激昂的情緒中，趕上了淞滬火車。震盪着，爆烈着，也咆哮着；壓着發抖的地面，緊張地伸展着黑色的鐵軌，直到了北火車站。

河南路口早有了武裝的巡捕，機關槍，和水龍頭等的配備。藍灰色的鐵門緊緊的闔上，阻止羣衆向租界示威遊行。羣衆以鐵的紀律，維護着自己隊伍的秩序。要求領袖們向他們交涉，允許羣衆有個合法的示威行動。却不料冷的機關槍口，和陰暗的臉子，作了交涉的最後的答復。羣衆的隊伍，馬上拖到東方圖書館的面前。

『啊！那是多麼叫我憤怒的一座紀念碑呵！』銅鐘先生高揚着兩手，站在天井中。這狹小的天井，彷彿容納不下他似的。我在他面前顫慄起來。『一座高大的屋子，自從一二八以來，就到處是窟窿，像一座倒壞的墓道似地，在每天照告着昏昏夢夢走過地面前的每一個人。』夫差，爾忘勾踐之恥乎？』然而我們底夫差，到那裏去了呢？沒有個人答應：「不忘！」——沒有一個人不淡然地忘却它底傷痕了。而這天晚上，壯烈的火燄似的集會，就在那裏開始了。這也是另一種形式

的公祭呀！對中國底土地對中國底土地上的一切建築……」

他還申述着那集會時的情形，差不多羣衆與領袖中每一個人底心理與情緒，都給他描摹出來了。然而他突然收了梢，像一條神龍，見首不見尾似的，說了句：

「這麼着，也就散會了！」

頽然坐下在椅子上。

「啊！」我也感歎了一聲。

我底心却像沒過足癮的大烟鬼似的，反而增大了空虛。站着別人底壯烈的行動前面，旁聽着前進者英勇的鬥爭的故事，藉此而求得滿足，已經成爲我卑劣的嗜好！這叫我此刻對銅鐘先生起了極大的敬意！雖然我不像一切恐怖主義者，以行動爲絕對數。我也承認我們以文字報効祖國的力量，但以文字作爲職業而販賣，沒有行動的基礎，那是可恥而且卑劣的。

照牆上送下一陣涼風，永遠像通風口響着的一種噙然遠播的聲音，漸漸增加了強度。樓上，妻嚶啾着初生三個月的正在啼叫的孩子；門外，我那六歲了的大孩子，在跟隣居孩子奔跑叫笑，彷彿他們全都在向我要求着生存下去的權利。這也是叫我生活空虛下去的原動力，但爲人類

的面上，我也沒有拋捨他們的理由。

『可還有和那同樣壯烈的見聞嗎？』我要求『滿足』，哀懇似地問着。

這眼前的人，一定是經歷過不少的染血的鬥爭的場面，而且正在以他底生命，貢獻給地下  
的神聖的事業。——一個真實的歷史的車輪底推進力！我這麼想。

『自然有哇！——說不完的就是那些壯烈的鬥爭！那麼好！我再給你說一幕「市商會羣叱走狗」吧！』

他響了響喉嚨，潤了潤聲音，他準備說下去。

『「市商會羣叱走狗」！』我一邊懷疑地問着，一邊覺得這眼前的人，真的給我起好了  
章回小說的第一回目。我暗地裏笑了起來。

『一點也不會錯：市商會羣叱走狗。因為五卅那天，在市商會裏有個小走狗，來分發反動的  
傳單，又給羣衆捉住，大聲喊打……』

他這麼地冒了個總頭。接着，又毫髮無遺的細細描摹起來。他描摹着那走狗底對熱烈的羣  
衆的慚愧的情形，他描摹着主席勸阻羣衆毆打的激越的演說的姿態。通過了他底聲音與語言，



我真的看到了像一匹被迫的小老鼠似的所謂那個走狗也者底慌張奔逃的情形，沿着天后宮橋逃去，沒入在紛往雜來的電車汽車以及行人之中，而猶驚恐於自己追隨的影子。同時，那主席爲了要繼續來個壯大的游行，不願在集會中即發生變故，反而喊弱了紀念的意義的帶着說明與勸導意味的演說，我也彷彿清晰地每一句都聽到了……

『唉！我真羨慕你！』當那朋友說完後，我感歎着。『你過着多麼有意義的生活呵！我並不是個等待主義者，尾巴主義者，要是我沒有家庭的拖累，我也一定跟你上路！』

『跟我上路？』那銅鐘先生吃起驚來了。兩隻眼睛像一對真珠似的泛濺在淡白的燈光之下。『跟我到那裏去？——跟我上洋行去做小職員去嗎？媽的！我早已說過，關於個人的私生活，真沒有談頭。便是我那職業吧，一天到晚纏住人，不許你離開一步。我聽着而且看着人家那樣地幹着救國運動，而自己却像一匹乾死的魚，守在枯井裏，不能參加。媽的！這簡直不是人過的生活……』

『那你太客氣了。』我說。固然對這一番判若兩人前後矛盾的談話，有點叫我吃驚。但爲了環境的險惡，應該允許青蛙有變色的權利。我懷疑他在故意躲避我。『我可不是漢奸和走狗呀，

我決不會去告密。把你這救國份子捉去的呀。」

「笑話！笑話！那麼說，我也不找上你的門來了！」厚實的銅鐘先生，被我這一逼，發起急來了。

「我眞的在洋行裏做事呀！」

「在洋行裏做事，也一樣可以參加救國運動呀！」

「可是我什麼也沒有參加過呀？」

「那麼，你怎麼知道得那樣詳盡呢？」

我們之間，就這樣舌戰似地相互問答着。終於，他歎了口氣，說道：

「跟一個作家談話，可真沒有辦法！」他拍了拍椅子的靠手，「我眞的沒有參加過救國運動，這些一切，我全都是從朋友那裏聽來的。而今晚，我又特地來向你報告的。」

「那麼你那朋友，一定是個……」

「我那朋友！」他跳了起來。「我那朋友也沒有參加過什麼，他生肺病在療養院裏，足足住上了六七個月。他是他底太太告訴他的。」

「那麼他底太太一定是個婦女救國會裏的幹事。」

『笑話，笑話！六七年前，她也許會來這一套，現在三四個孩子早已腳紗布似的把她纏住得嬌小玲瓏貼貼伏伏的了……』

『呵呵呵！』我從他那聲調底認真處，相信他這話也是可靠的，我笑了出來。『那也很好，我們雖然都是個失敗主義者，但我們也得知道一些，有一種運動是在長生，在推進……』

『而且叫你作家知道了，還可以寫一篇偉大的小說呢。』他搶過去說。

『唔！』我應了聲，沉默下來。

我想：作為我小說的題材的，不是他那供給的材料，而是他自己和我自己。這偉大的時代，已經為這走着彎曲的——從五四、五卅、一九二七的大革命，三月十二，以至今日的道路的古老的國家，製造了另一類型的人物：憧憬着未來，向往着正義，而困頓於積習，陷沒於求安定生活的泥沼裏，作為一匹雄辯的青蛙，而顯示身手。

過後，我們又談了些瑣屑的事情，他彷彿對於這，引不起刺激，感到厭倦了。就跟我握了握手，告辭回去。

我喝了一口擺在手邊檯上的苦茶。

是現實把我們作爲諷刺的材料而出現一匹雄辯的青蛙。不是腳踏實地幹去的平凡人，而是凌空高飛的天才！

『唔！天才！』

什麼時候，在我眼前消逝了那樣的影子呢？遠地裏的鐵廠的鐵錐聲，響亮而宏澈地在暗空中搖曳！我不知道脆弱的靈魂，能在鐵錐下爆裂出火花來否？我又覺得這飲煤軒的可愛了。

## 故居

每回跟老朱一淘兒走過江灣路，他總指着路裏一座倒沒了的屋基，沉着而低微地說：

『這地方我以前住過。』

說『以前』，那自然該用『一二八』來做個分界線。時間雖然像條血河，極其快速地在我們面前流過，帶去一切的恥辱，痛苦與污穢；但這古老的疲乏了的土地，却無法彌補它底殘缺，照舊讓一大堆一大堆的斷瓦殘垣，宣示着歷史的創痕傷跡。

我懂得老朱底意思。

『那該是炮火把你趕跑了的！』

有一回，我那麼說。

『不，事情發生前兩天我就有事到杭州去。可沒碰到炮火。但什麼東西都毀在炮火裏了。祇

帶出一冊長篇小說一月。』

想象不出老朱底心境怎樣，我可有點喜歡，也有點失悔。在上海蟄伏了三年，最後說是觸犯了『國家』的尊嚴，被硬拉進一個古怪的世界裏，住上大半年。出來後，地圖缺了一角，我憤恨得什麼似的，摔掉了上海一脚溜到武漢。那是一二八前一禮拜的事。

手拿着登載第一個戰訊的報紙，我在朋友中間誇示：

『怎麼樣，我早就知道上海這火山口會爆裂的！我比誰都溜得早啊！畢竟我有先見之明……』

自然，那時候，拿羽扇的軍師們，還沒發現到堪察加去這個真理。我還得安住在武漢。

可是青年的血，沒有完全從我心中乾盡。我竟有點失悔沒參加共同製作這一首偉大的民族的染血的詩史。

『一二八於我，可什麼也不能想象。』我對老朱說。

移住到江灣路以後，這一切反而顯示得平常。有時，看到狗子似的漂浮在那些都市底邊圍的靈魂，出入在這廢墟之間，反而覺得十分痛快。媽的！他們怕連做夢也想不到，一二八惠賜給他們的，却在也是自家的國土上，分得了一席躲風避雨的地方。一向匍匐在洋大人面前的資本家，

那損失也是活該！

開春以來，老朱住下在我隔壁。整天胡扯着文章什麼的。彷彿這世界，儘有我們底一大堆優閒。有時，我們也到外面去散散步。

一天下午，我跟老朱陪着孩子上學去。學校就在老朱故居底隣近，中間祇隔了個草地。不知老朱有什麼打算，提議去訪問他底故居。

轉了一個灣，我們岔進一條短弄裏。迎在我們面前的，先是一堵破落的牆門。

推開堵住穴洞門的一扇竹籬笆，我們走進那屋子底前院。一角上堆積着一些瓦礫和破缸；凌亂，却又像被誰整理過似的。它們全都以懷恨的臉，沉默而嚴整地接待我們新客。

落葉隨着涼風在鋪石上打旋。心情也破敗下了。我們踏上階石，向裏進去。

走廊上還有幾堵牆垣。這像是地面底連生的骨肉，堅實地聳立着，以起稜的肩背，擋住一切橫逆的風雨。

屋頂全都塌掉了。肉紅色的花磨磚地面，因日晒雨淋，反而平滑得發光。

太陽和煦地照在我們頭上。馬路上的公共汽車，以不關痛癢的漠然的響聲，掠過屋前。老朱

指說着當時跟一個現在已經死了的朋友夾住的情形。語氣中在我聽來有點追懷的傷感：這死了的土地！這死了的友人！

『啊！那是一座多麼精美的住宅呵！』

我從這肉紅的花磨磚地面騁着想象。

『可也不算壞啦！房東是個商務印書館的工人。他們一家住一個樓下；樓上分租給我們！』

『房東是商務印書館工人！』

有點吃驚。我是那麼稚氣：把一切工人都配上兩個成分，『革命的』與『困窮的』

『是啊！是個商務印書館的工人啊！』

一個應和的聲音從後照牆下送過來。我看到一個並不十分高大的棕色臉的人，從牆洞裏爬也似地走着出來。

一身灰色的上油的愛國布袍子，道地的猴子臉，兩手袖在袖筒裏。先跟我們來了一套：『先生，貴姓大名住在那裏？』然後彷彿監視我們似地站在一塊階石上，靜着。

後照牆那裏，可沒全都傾倒。左右兩邊還有兩間照現在看來像兩個廢墟似的屋子。以前也



許是灶披間。但都沒了屋頂，却以水門汀結成的樓面當作屋頂了。躲風避雨，却頗安全。我們往裏望，雖然黑了一點，但那人倒也把屋子裏什麼，整得一乾二淨的。

『我們以前在這裏住過！』

老朱辯解似地說。這一來，可叫那人對這一對巡迴故居的人去除了懷疑。

『啊！那麼，您先生也受過不少的驚嚇哪。好像沒有見過面呢！』

老朱輕描淡寫的照那時實在情形給解釋了一番，接着，問他那時住在那裏。

這自然引起了他的回憶。他從袖籠裏抽出左手向後一指，說他住在那邊，他種着菜過日。

他有他那一番平凡而堅實的慨感：中國是個沒法想的國家。人心不齊，可又個個人貪生怕死。人多有鳥用場，土地大倒反而多了累贅。——『一盤散砂！』這一句黨國要人的名言，也被這草野小民引用了不少次。

『可是，俺也不能籠統說話格！』接着，他彷彿要努力叫我們聽懂似的，用着山東腔說着上海話。『人總有好有壞格，東洋人有壞的，也有好的；中國人有好的，也有壞的！』

這意見可不很平常啦！我孩子在那隔壁小學裏讀不到半年書，就會唱：『可恨××人——』

打殺××人』的歌我聽了每每感到傷心。叫一個無邪的孩子起了一種籠統的仇恨心理，那可是應該的？

『對啦！壞的是東洋的有錢人軍閥和官僚……是他們要支出一筆大眾的血肉，來換取中國的土……』

我照常用一種智識階級的口吻，說出整套的含有『正確意識』的理論。

這袖着手籠，歪着半個腦袋的棕色猴子臉的傢伙，並不需要聽我這一套，我也就截住了話頭，沉默下來。

老朱在問他在整個一、二、三戰爭中，他是否仍就在這條路上，還是逃到那裏去過。

顯然，老朱是在找材料。看他用着右手在聳呀聳的剝去緊閉着的嘴唇皮上的薄皮，就可斷定他沉浸在深深的思索裏。一張方闊的菜色的臉上，淘起了上眼皮，瞠着對眼珠，像要把眼前這個人全個吞下去。

他用手掀起頭上的氈帽，抓了抓頭；袖回手時，却又垂下胡桃似的腫漲的眼皮，作了一分鐘的沉默。

「在事情沒有發生的那個晚上」他還是沒理會老朱的問話遲緩地照着自己意思說下去。『俺就看鐵路那邊散滿了××兵，提槍帶袋的。之後，他們就向這邊一帶房屋裏搜索起來。

『之後，就是在這進屋裏，他們捉去了像你一樣的人。』他用嘴子指了指我。『是一身西裝，個子不高的……他們以為是讀書的，那總一定反對他們。可憐見的。這也祇有天知道。之後他們一定要把他拉到司令部去拷問。可是那個人不肯去……之後，這就兩個拉着他臂膀，一個用槍托打着他屁股，腳腿……之後，全像老鷹刼小鷄似的，刼出了里口。

『……之後，過了馬路，那人可抵死也不肯再越過鐵路走去；這自然給打得更兇，給踢得更厲害……之後，子彈雖然沒跳出槍膛，刺刀却已經送入那人腳腿裏……

『之後，那人還是掙扎着，抗拒着……之後，剛剛挾過鐵路，還沒走到公園門口，那人就給打死，倒在馬路上了。之後……』

他突然收住了這一席無感覺的斷續而零碎的話。我倒抽了一口冷氣。自然不關那個人由他派定像我，我會遭遇同樣的運命。因為在中國的土地上，我看到過不少英雄們鞭打革命者的事實。那個抗拒橫逆不肯屈辱以死的青年的堅強態度，我是可以想象得出的：灰茫茫的土地，灰

茫茫的天，十來隻綠色的裹腿，拽着兩條西裝褲腳；以深簇的眉峯，咬着牙，惡狠狠地發出叫聲，罵聲，氣憤得發抖的說話聲，混雜在一片異國的叱咤叫囂聲裏，屹然而不動。等到白閃閃的刺刀，熱天的電光似的發亮時，一個堅硬的黑影倒下去了……

我正還沒有把想象塗抹出一幅更貼真的畫面時，那人却和老朱在談起十九路軍的勇敢：『……一個晚上，十九路軍就把他們從橫濱路直趕到吳淞路……要不是租界擋了風，哼！那就一天工夫可把他們解決啦！』

這一回，我聽他把話說得挺順。

『之後，第二天……』

他們全躲到這地窖裏來。想逃也不很便當，還以為戰事一來就可以了結的。

『反正窮人命一條，有什麼大稀罕……之後』

傍晚的時候，他看到那籬笆後面，來了兩個中國兵，賊頭賊腦的在往馬路外邊窺看。

『俺一見就知道他們是從水利路來的。俺悄悄說：「兄弟別就在這裏給××兵看見，可不是玩兒的。」』

「之後，他們沒聽俺的話。手裏兩個手溜彈，也就渾身是胆啦！偏要東張西望的，把臉子露出籬笆外去。」

「之後，一陣鎗枝響，一個來不及拋個手溜彈，一磕頭倒落在籬笆邊，鮮血哩的射上籬笆頂，染成了一朵小火燄。」

「另一個礮着個手溜彈之後，回頭就跑，却不料子彈刷的追過去，把他兜心胸打出。之後，一個倒栽葱，跌在泥塘裏，掙扎起來跑不上十來脚，之後就向前撲倒地，一命嗚呼了。」

「怎麼，他們——他們怎麼不擲手溜彈呀？」我發急似地問。  
老朱這回把嘴唇皮剝得更有勁。索性把左手抱過胸前，撐住了右手肘。

「你可說的挺乾脆。師在這地面上的全是自家同胞。一個手溜彈，沒打中敵人，可一準轟炸了咱們老百姓，自己——家屋和性命。這也就叫他們難以落手啦！」

「敵人呢，可沒那麼多閒心事，閉着眼轟就算，管你爸死娘活的。」

「總之，在自家土地上跟敵人作戰，那已是棋輸一着，拳輸一手啦！」

這眼前的人，忽然裝作懂得一套兵法似的，砸了砸嘴，又從袖籠裏抽出右手，摸了一把猴子

臉。

從這兩個兵士，他又跟我們談到十九路軍的作戰情形，三十八師的紀律，他的結論也還是這一句：

『人也有好有壞的。軍隊也有好有壞的。』

這時候，他竟把我們上上下下打量個仔細，然後偏着半個腦袋，說：

『不是俺說，救了命，要望個好報答。這倒不在乎。』他突然換了一個說家常事似的世俗的口調說。『之後，有一位先生，也像你們一樣的——喏，喏，——』他又抽出手往後一指。『今年，我還瞧見他住在那邊……』

『……之後，仗是真的打起來了。砲彈轟隆轟隆在半天裏發響，土地嘩啦嘩啦爆炸着，誰管得自己這時以後活得活不得……』

『之後，那位先生逃過來，一起跟我們住在地窖裏。』

『前面是××兵陣線，後面可有竹籬笆阻了路，往東體育會路那邊跑是不行的；要逃也祇有越過竹籬笆往水利路逃到中國兵的陣地去。』

『可是之後，又不讓你爬過籬笆去。××兵的子彈有眼睛，不打得你一個撲地飛，那真不算一回事！』

『之後，一夥兒八九個人全都抖縮得厲害。但這麼死守住一塊，總不是一回事，法子總得想。』之後，俺費了好大的氣力，把那籬笆開了個洞，我先把那位先生帶出。之後，咱們從水利路跑到江灣跑馬場繞到楊樹浦總算逃出了火線。

『可是今年之後——他碰到我，我認得他；他連招呼也不跟我打一個。我救活了他一條命，他又沒報酬我半個子兒，他理應不該那麼沒良心！』

這猴子臉的人馬上尖出嘴巴，彷彿非常生氣似的。

『也許他不認得了你啦！』我隨口胡扯着。

老朱仍舊像搜索殘敵似地剝着他風乾了的嘴唇皮。深入的思索，一定在搜索蘊藏在這個人心裏的人類底祕密。

『不認得我哼！』他那紅蘿蔔似的鼻子，竄出了一陣氣。『世界上是有那樣一種人，用得着你的時，他就眉開眼笑的，大叔老哥一陣子亂喊，把你骨頭叫得發鬆，之後，好爲他拚命出力。用不着

你時，也就一脚踢開你之後，讓你躺在污穢地裏，抹着眼淚過日子。」

「這就叫你站在任何事情面前，要用利害來作個天秤。」我幾乎想這麼說出。可是我，又覺得沒有爲「那一位」辯護的義務，終於縮住，我看到他那懷疑的眼光，在我頭上飄來飄去。

「嘻！」老朱洩出了一聲苦笑。

「呵呵！」我也裝個倦怠的樣子，打了個呵欠。

「可不是嗎？」他倒奮興起來了。「沒了我之後，他要不，像那個穿西裝的一樣地了結，也一準從籬笆頂跟子彈一齊跌落籬笆腳，像那個擲手溜彈的。」

「可是他現在活下來了。看來活得很舒服，不像俺侷侷促促的，還幹着老賣買，像一匹地鼠，在黑暗裏爬！」

「哦！原來他在像我們一樣的「那位」身上，看出了兩條必然的運命，不是給敵人用刺刀刺死，便是在敵人的子彈下喪命——我們可真是無可救藥的一羣！」我心裏這麼想着，但嘴裏却說：「那麼，你和他之間，還不能齊心哇！這也難怪洋鬼子要打到咱們土地上了——還是一盤散沙呀！」



說着，我可帶了笑，尖了他一句。

「齊心，齊心也得有個限度呀！」他馬上換了個地位站住。彷彿要跟我來一手對打。「他們在跳舞場抱女人，叫咱們在火線上流血拚命，那可不行。他們向外國銀行匯錢去存款，叫咱們餓着肚子開炮，那可也不行。今朝用得着你時，叫你紮緊肚子，來幾手拳頭，掙得一個好地盤。明天用不着你時，打落你到黑暗地獄，那也還不行啊……」

這回，他底聲音急速而且宏大，忘却在不必要的句上，帶上「之後」兩字了，

「唔，那是不行的！那是不行的！」

老朱彷彿已經窺見那個人的心底祕密，隨和着他。放下了剝着嘴唇皮的手，在地基上踱了起來。

我也沒說什麼。那一塊像給老鼠啃得有缺角的餅似的後照牆，黝黑而且生冷，風從缺角上吹過，瞿呀瞿的，像誰在吹警笛。

「在今日，在這古老的土地上，卑賤者們已經不是一團泥，得隨塑匠們意匠地捏成個什麼是什麼的。他們有骨，有肉，也有對發光的眼。他們在窮困的生活中崛起，他們在權威者們面前崛起。」

強，他們如果真臨到敵人的時候，也一定崛強到底。

『眼前就是這樣一個人。』我想，『問題倒在我們自己，和我們一幫的——那想以腦子統治世界的野心者們。』

我懷着『歉仄』看了他一眼。——他堅定地站着。

『改日再談呵！』老朱跟他作了個最後的告別，又依戀地看了看屋基的四邊。

我們整出弄頭，公共汽車不關痛癢地碾着柏油的地面，駛過我們面前。

不久以後，我們也搬了家。

## 『大砲主義者』

屋子裏顯得非常緊張，人們要是突然闖了進來，就會覺得透不過氣來似的。空氣如同一座磨石，沉重地凝住。

屋子左角，芬卿正在專心構想一幅故事畫。預備畫在臘紙上，油印出來，發散給難民去看。畫題寫在白報紙上：『漢奸的下場。』故事的結構，在她腦子裏儘轉。她想捉住這故事裏漢奸的典型性格，給反映在他面部上。有時覺得應該給他腦壳上添些縐紋，表示陰險，有時覺得應該畫得像個大腹賈，葫蘆臉，泰然的神色，一個十足的沒腦子的白癡。臘紙也已經撕去幾張，她還不能管住自己的筆，跟想象一致。她陷在死一般的沉默裏。

在她面前，有兩排桌子，同志們正在用棉花翻入灰色背心裏去。每人都鋪上一層棉花，再鋪上一層，但還覺得不夠厚，最好能厚到幾尺，方纔甘心似的。她們的心裏，都漾溢着無限的愛情，如同慈母手製兒子棉衣時似的。即使是年輕得沒有可能發生那種母愛的小方，總也覺得每一片

棉花纖維裏，藏着她一生未曾經驗過的喜悅之情。她們全都在心裏默禱着，她們的工作，靜靜地進行着：『可敬愛的戰士呵！你們用每一滴血來保護我們祖國的土地，我們也將用所有的溫暖，來衛護你們的每一滴的血！』

人們感激得不住在酸心，在喘鼻。喜氣漾溢的臉上，閃發着兩隻包住晶瑩的淚水的眼睛。『可敬愛的英勇的戰士呵！創造歷史的英雄，養育我們的，不是我們的父母，是你們！是以自己的生命換取國家的生命的你們！』

嚴肅的靜默，無限地擴張開去。洋台外的法國梧桐，在秋風中沙沙發響，如同一旅軍士，整齊步伐向敵人的陣地夜襲，顯出肉搏戰將要開始之前的嚴肅與緊張。同時又夾雜着鄰屋縫紉機斷續的軋軋聲，益發襯出這屋子裏靜默的嚴肅，而莊重。

四萬萬五千萬條心在齊聲跳躍！四萬萬五千萬口氣齊聲喘呼！

突然，樓梯上發出迫擊砲似的一陣響。正在翻棉花的小方回過頭跟左手邊小陳，低低說了一句：

『喂！準又是大砲主義者回來了。』

果然，不多會兒，門檻上出現了一個修長的影子。長划的臉子上，現着無限的憤激，披散着短髮。纖瘦的臂膀下，夾着一帙傳單，有畫圖，也有小冊子。她怒氣沖沖的，用皮鞋後跟，猛烈地敲響着地板，一陣風似的掠過她們面前，把一帙傳單，哄的一聲，拋在芥卿的案桌上：

『怎的啦，老把釘子給我們碰！老把釘子給我們碰呀！』

身子就像塌倒似的，碰的拋下在芥卿左手邊那椅子上，鍋貼似的緊緊貼住椅背。穿着半高跟皮鞋的左腿，彷彿一枝擱淺船上的桅桿，昂然打斜蹺起。

『連一個傷兵病院的門都打不開，我們還有什麼工作可做呢！——還有什麼工作可做！大家趕快停下針綫來！停下筆來！停下一切來！回家去！回老家去！靜着等着！死聲沒氣着！讓敵人的飛機的炸彈，大砲的砲彈，機關槍的槍彈，擊穿我們的屋頂，擊穿我們的腦門，擊穿我們的心，擊碎我們的一切吧！——死吧！同歸於盡吧！我也不要這個祖國了！祖國！祖國！我那可憐的祖國呵……』

地板接着又是一陣響，那枝擱淺船上的桅桿消失了，修長的影子在屋子裏幌了一陣，倒在直到此刻還在靜默地運用想象力的芥卿的身上：

『姐姐！可憐的好姐姐，你還在用什麼心思呢？我們是被關出門外了！』

瘦削的臂膀，彷彿一隻餓鷹，搜過桌面；地板發出嘩啦啦的一聲，連芬卿手上的一枝鐵筆，也被奪去擲在地下滾去了。

「怎麼了，卓君？不是你發瘋的時候呀！」芬卿回過淡白色的臉，緩緩地說，兩隻深沉的眼睛，透過白金邊的近視眼鏡，向修長的影子靜靜的注意着。

「怎麼能叫我不發瘋呢？連一個傷兵病院都不能讓我進去呀！這是什麼打算，是抗戰政府呀！抗戰政府可是那樣的姐姐，可憐見的，政府全不知道我們的心，也不知道那裏有我的靈魂，有我心愛的寶寶，有我的呼吸，有我的心肝，有我的至高無上聖潔的情人……他們流了血了，斷了臂，傷了腿了，爲了祖國，爲了你，也爲了我，不應去安慰嗎？不應該用我們的愛去溫暖他們嗎？然而，還是第三個的然而……一千一萬個的然而，在傷兵病院裏，在前線在後方……在無論什麼地方都關起門來，都關起門來……爲的什麼呢？爲的什麼呢……唉！我真的要急死了！這麼碰下釘子去，這麼……」

她說着說着，直說得全身發抖了。芬卿還是靜靜的微笑着，一邊起來將她按住在原坐的椅子上，拍着她肩膀，緩緩地說：

「好妹妹，靜一靜氣吧！救國本來是個艱苦的工程，便是碰上一萬個砲彈似的釘子，我們也不應該着急的吧！」

卓君臉子發青的仰看着芬卿。如同被枷鎖着的瘋人似的發着呆笑。過後，又突然暴跳起來：「好姐姐，你能靜，我可不能靜呀！」

「那麼你真個是個大砲主義者了，而且是日本兵艦上的高射砲，一見我國飛機影子，便喘不過氣來似的一陣子亂放射……」

「哈哈……嗶嗶……」

一屋子揚起了哄笑聲。這大砲主義者在這場合，照例是開張大口放不出子彈來了。臉色變得更青，淡白的眼光爛漫地漂浮到屋子的角角落落。最後是閉下眼，咬緊着嘴唇，有兩條銀色的蚯蚓，從她粗大的睫毛間爬了下來。

屋子暫時復歸於靜默，緊張。

接着，芬卿又慢慢的說出一串略帶安慰的解釋：關於傷兵病院的種種困難情形，不一定任何人都可去慰勞的，尤其是宣傳，也許會由激情而影響他們生理上必需的靜養，但慰勞與宣傳，

對於傷兵還是必需的，要有計劃，要有分寸，要有輕傷和重傷的分別。一味的拒絕，自然是當事的愚劣，我們對於這座門，還得設法使它打開——

『好妹妹，別着急。我們的抗戰是持久的，你那顆熱烈的心終會有寄托的地方……要是你能在一萬公尺以上，才開始爆炸，那才是最好的高射砲呢！』

又是一陣哄笑聲，屋子彷彿在震抖。

『真的。我們的工作，就得有這樣的耐心。』芬卿轉向那哄笑着解釋。『能這樣才可以擊落敵人的飛機呀！我知道卓君一定能做到這樣的程度。』回頭，芬卿又拍了一下卓君的肩膀。『不是，卓君你要知道傷兵大都是有兩種情緒：暴躁和悲觀，這是生理的殘缺的影響。他們需要的，是娛樂性的安慰，不是你大砲主義的宣傳呢。好妹妹，忍耐一點，做你的工作去吧！』

這大砲主義者果然漸漸靜下去。芬卿也回到自己案桌旁，繼續她那想象：葫蘆臉……八字眉……大肚子……還需加上一件馬褂，這才像漢奸的長相啦……唔……芬卿在咬着下唇，

屋子裏第三次回復了靜默。洋台外的梧桐的響聲和隣屋的縫紉機軋軋聲音，漸漸增高，成爲一種壓力似的，封住這裏的靜默底外擴。



卓君歎了口氣，走到自己工作的案頭去。因為出身在地主的家庭，她從來也沒有用過針綫，不能縫紉背心；她擔任的經常工作，是將一塊木頭的方印，蓋在一塊小方白布上。那木印刻着一張的印刷着，她的心又一遞一跳的躍動了。她沉住氣，一連印上了二百張；她再也忍耐不住的又叫了起來：

「姊妹們，我們是用最大的祈誠來信賴我們抗戰的領袖，我們的實行抗戰的政府了，但終久還有誰——誰還不信賴我們民衆呢？我們的思想，祇有一個：抗戰。政府的路也祇有一條：抗戰。把我們燬成灰，磨成粉，怕也不能在我們灰粉裏找出「抗戰」以外的成分！我們是償付了最大量的信賴了，竟還有誰，不相信我們呢？——互信呵！你怎麼竟像個流浪的敗子，總老不回到我們這土地上來呢……」

翻棉花的一排桌子上，開始又浮起低低的嗤笑聲。這聲越低，彷彿給「大砲主義者」的壓力越大。

「不是可笑的事。你們別再奚落我了，我說的是真實。一百個真實，一千個真實。」卓君一邊

繼續蓋印，一邊顫音的說：『也許我是個瘋子，是尊大砲，但瘋子的話，正是現實的反映！大砲的叫聲，正是壓迫的反抗！用相互的批判，來消除這猜疑不更好麼？爲什麼要老叫我碰釘子，要把我們關出門外呢？……我但願，我但願這木印子，這一小方的布塊，帶去我的心，我的愛情，和每一個可愛將士聯結起來，我給你們一千個吻，一萬國吻，一千個安慰，一萬個安慰。帶去！帶到前綫去！還帶去我一萬滴眼淚去……我是想死你們了，愛死你們了……』

於是，她又突兀地站起，在一塊被印刷過小白布上，接上一個熱烈的吻，終於弄得滿嘴都是紅色的印泥！正在靜靜地騁馳想象的芬卿，這時也不得不在衆人哄笑聲中抬起頭來，一看到卓君這種發狂的舉動，她也禁不住高聲的笑了。

『卓君別那麼瘋狂，你的愛是偉大的，但工作却更偉大！』芬卿靜了一下自己，又說，『也祇有工作能打破別人的猜疑，打開一切的門！多印幾張布片吧，快去洗淨嘴臉來。別老使那大砲的狂氣了。』

衆人接着又是一陣狂笑。卓君茫然若失的站住，咬了一下牙，全身通過一陣緊張，悄悄地退到這屋子的後間去。那是她的臥室。她在那裏呆了老一會。她躺在床上靜靜地想，她終按不住心

頭那種火一樣的熱情。她想哭，她也想叫。明知這哭叫，於實際無補，但她想不出更實際的辦法。她終於想出自己也夢一樣的過去：在一靜僻的鄉村裏，好山水帶來她一種對自然的嚮往，她又把這嚮往之情，結合在一個男子的身上，那便是她任事的那學校的中學部教員，一個沒有比他再崇高，也沒有比他再英爽的男子。他是她的天然，然而她是這學校小學部，幼稚園的卑微的教師。這中間有個極大的距離。她懷着一顆隱悶的急跳的心，足足過了一整年。夢有時會帶她跟他在山邊在水涯，挽着手在徜徉。夢有時會帶她，跟他坐在小白划子裏在湖上盪漾。而夢有時也會帶她投入他的懷抱裏，讓她撒一個灑天的大嬌，傾訴着衷曲，流瀉着歡喜的淚，而終於——夢也有時醒了。一整年的夢醒了！她發現那崇高的天，並不照臨着她，而正對這中學裏的一位女同學，展着光潔的笑臉。她經過三個晚上不眠的思索，終於第一次用怎樣熱情的筆，對他寄托自己的愛情。然而，她遭遇到無比的淒慘的回答，直到第十次，也沒有見到隻字。他將她的愛情，作爲對另一女子抬高自己愛情的聲價。她悔了，也病了，病中她覺得自己對自己的心事，總收得太緊，沒放得更遠，她要放開自己靈魂，她從此便變成歇斯的里了。——爲什麼一個女子的愛情一定要寄托在一個男子身上呢？現在由於芬卿，她覺悟過來。芬卿叫她愛這國家，這民族這廣大的人類。芬卿的

話，對她是有力的，在任何場合，她有不得不屈服之勢。但她一受挫折，又覺得熱情無所寄托，她想哭，她想叫，芬卿又時時阻止她哭和叫，她將怎麼辦呢？

從床上起來，她靠在桌旁坐下。她拿起筆，開始百無聊賴的書寫，突然她腦子裏一亮，她回復了寫第一次信時的那種熱烈的心跳，寫下了一封信：

『我最最敬愛的兄弟，我願以火一樣熱烈的心，和你們鐵一般的意志結合起來。你收到這一件棉背心穿在身上，就如我衛護着你，使你不受敵人的砲火的損傷。我是一個女子，我祇望一個英勇衛國的無名英雄做我終身伴侶。你如其得勝回來，你就有娶我的權利，憑着這，就是我的誓言！我決不會欺騙你！我等待着……』

擱了筆，念了遍，她覺得有點羞愧，但也覺得舒適了，彷彿自己的身心什麼都有着落了。她再在末後注下了一行：

『你未曾見過面的愛人黃卓如。』

她於是悄悄地，把這紙頭摺好，揣在懷裏，從縫紉室裏拿來一件棉背心，向同事們借一付針線，儘自做起活來。同事們都吃驚地，看住這大砲的鎮靜態度，艱難地把蓋過印的一塊小白布，縫

在背心裏面，空了一角，縫得像個口袋似的。接着同事又看到她把一封信塞在這裏面。

屋子裏仍舊保持了嚴肅的靜默。她含笑地向芬卿瞟了一眼，她覺得更舒適了。

法國梧桐上，透來知了的叫聲。天地充滿了秋意。它是嚴肅的反抗！

然而她期待着一個勝利的夢！

## 『爲人在世』

『嚶嚶！這是一等一的時髦貨色。可不是，爲人在世，總得講時髦呀！』

我每次上同鄉阿七的舖子去，總聽到他在這麼招呼主顧。我一邊羨慕他那付殷勤的工架，一邊却從他靈魂深處，看出他那父親的影子。

是我們鄉間市集上頂出名的『秤主人』——他的父親。說起『秤主人』這名詞連我自己也有點生疎。市鎮並不大，一月裏逢三逢六逢九，便是集市的日子。遠近的鮮魚蔬菜小販，都到我們村上來趕市。全都不帶秤，也許不准帶。買賣得過他手。他運用他的『秤桿哲學』，叫買賣雙方都滿意。上秤時，把秤錐繩子往後一拉，揚了揚手，秤尾往上直蹺，不數秤花，隨口唱出價錢：『六百四……』自然，也許是『三百二……』全憑他的心作主。

『你別笑我馬夫。』有時他也發發議論。『做買賣的，一句話說完，是討人歡喜。一斤算的貨色，秤花你不妨打在十二兩上，秤尾總得蹺得高。合實來，輪推磨轉，那就兩不吃虧，自然咯你還得』

風使舵，估量那買主的「頭寸。」

阿七就從他父親這種『秤桿哲學』中長大，但沒有繼承他父親這門行業。

其實，叫他阿七，那是不很恭敬的。據說是他娘養他出來時，僅僅打了個噴嚏：『哈——欠』一聲，他落地了。於是諧音命名『阿七』。可不是因為他是第七胎。娘是早過世的，阿姐管教他不是很留心，父親須上市作『秤主人』。小時候鼻涕滿面，記住娘的遺教，也常常『哈——欠』過日。『秤桿哲學家』畢竟高明，把阿七的運命往秤桿上一秤，覺得繼承這根秤桿子不是出路。也就讓他在小學裏讀上四年書，放他到上海來『發洋財』了——說穿來，不過往一家提莊裏送，當小夥計。

但『秤桿哲學家』也還虛心，阿七出門前幾天，招請個瞎子算過命。這瞎子也真的婆口苦心：『五行排來缺分金，阿哥出門多苦辛。』這叫秤桿哲學家苦惱了。然而，中國人自有禳災避禍的古法，取個壓壓命根的名字吧！阿七就變做了『旺金』。現在阿七自家開了一家服裝店，也算個場面中人了，誰還敢不叫他『旺金先生』呢。

我並沒有心寫旺金先生的家傳，這樣的寫下去，那是有傷大雅的。但鄉裏人實際上還更刻

毒，當面碰到，自然是一付軟骨媚態：『旺金先生！旺金先生！您好哇！今年一年又賺了萬把。』『那裏話，那裏話，吃過用過，剩個傢伙，咱們是苦掏苦捧。』瞧這情形，可真打得一團火熱，轉了個背，斜瞄的眼光，就送着他圓桶似的影子遠去：『哼，馬無露草不驕，人無橫財不富。提莊老板倒了，不知怎麼一手，他就開起服裝店來了。』意思是說，阿七的財富，來路有點不清。

我呢，老實說，實在也瞧不起我們的『旺金先生』。在小學裏同過學，唸『天地日月，山水草木』，他就沒有我響亮，而且正確。年考榜上，我總是打『龍頭』，他總是打『龍尾』。可是這位龍頭先生，雖然沒有叫瞎子算過命，却命裏註定該『賣文過活』。賣文而可過活，天下本無此理。一家大小，都張着口，不得已祇好上阿七的門去，表示這是『他鄉遇故知』，總得想點辦法。

『我總以為書是應該讀，但不必太多讀。』阿七那種軟糖似的性格，碰到這窮『龍頭先生』，總是繃眉頭。『讀書人頂要不得的脾氣，就是不把錢看在眼裏，拿來化光，總還是幹買賣時髦一點哪。』

『龍頭先生』自然沒有話說。反正兩下裏『心照不宣』，他從荷包裏挖出鈔票來，一張，二張，揀着，選着，交給我幾張破的鈔票。



『慢慢慢慢』我還沒有把這破鈔票拿定，他又連搶帶奪收回去，重新數上三遍，嘴唇隨着鈔票的翻動啓齒，『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偶然發現張半新的，他又拿回去，往荷包上找張更舊的替上；荷包裏沒有，就上賬桌上找；賬桌上沒有，那麼——『就少一張吧！下次補！』客客氣氣把我送出門了。

我並不挖苦他。上海之大，阿拉同鄉之多，真如牛毛，然而『故知』却祇有一個。在我是祇有感激的份兒。『圖報』可不必說了。

大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十三日，這該是如何值得大書特書的日子。在這一天裏，『龍頭先生』還夢似的躲在虹口一幢小屋子裏，背後一條街上，已經兵兵乒乒的打起來了。『龍頭先生』可是還泰然——還在想『賣文過日』的方法，在屋角裏踱方步。但支撐到了晚上六點鐘，終於不得不打着『龍尾』，跟隨如潮的人衆，『將婦挈雛』跑過了蘇州河，暫在一家小旅館裏安頓一下；這自然又少不得『遇故知』去了。

『真的非打不可嗎？實在可以不必實在可以不必喝，我們怎麼做買賣呀！』

他這回第一次跟我談起國家大事來。

我自然是個『主戰論者』，但也肚裏明白：此刻確非『舌戰羣雄』的時候，連店堂裏六個夥計的眼光也在發綠了。

『自然您也知道，咱們做買賣的困難，』旺金先生的圓胖的臉上是一臉的陰暗。『打仗並不是時髦的事。你可什麼也沒搬出來。這真爲難！這真爲難！好在咱們是……唉！……』他歎着氣，那隻美麗的手又探到荷包裏去了。

這回是交給我十五張單角票。

我也沒有多工夫上他舖子去。差不多有一個多月，我像着了瘋似的在『救亡先輩』中間混。一天中上，他突然找到我辦事處來：

『啊！你好忙得很！』旺金先生看看一屋子轉着的人有點發呆了。連聲音彷彿也有點顫抖。他悄悄地挨近我貼着我耳邊說：『我有一句話——一句話跟你說。』他向四周碌了碌眼：『請你跟我一道出去一趟，行不行？』

那是無法不遵命的。我就跟着這比我有兩倍闊一頭高的影子，擠出到門口，在走廊上，他立停了。

「打得好！打得好！着實應該打！」

他首先對我稱道一番，彷彿我就是個全武行的打手。

「嗯！我回着。」

「這裏不是救亡總會嗎？」他瞟了一眼手指指那圍上着的辦事處的門。

「嗯。」

「你也給我入個會，我想救國呢，爲人在世，是不得不救國的。」

這回吃驚的，倒是我，足足有那麼三分鐘光景，我打量着他，他伸伸那和下巴分不出界限的額子，漸漸露出嚴謹的神態。我回說：

「行呀！可是這裏不是你應該參加的團體。」

我於是用了一番『說服』的工夫，解釋『本位救亡』的意義。

「行呀！他也挺有光彩的說，『那麼就讓我加入職業界救亡協會去好啦！』」

我允許爲他介紹，但我却也聲明自己作不得主。

「這笑話，這笑話，你別太客氣了，你還作不得主嗎？祇要你一句話：『馬到成功！』」

我又給他解釋一番，他才『哦』了兩聲，彷彿領悟了。

我們重回到屋子裏，爲他寫一封信，他非常勉強地接受了。但又拉着我擠過人堆走出門去。

『救國總得有個名義，你不能給我一張委任狀嗎？』他突然又回過身來，站停，向我詢問。

『這怎麼成呢？這裏是民衆團體，不是政府機關。』我皺了皺眉說。我心裏劃算：咱們的『旺金先生』蓋還有待於『說服』也。

『那麼』他遲疑了一回，又支吾着說，『你也得在信上給我批上一筆，讓我弄個把委員做。咱們做買賣的就缺少一個頭銜。做過一任委員，少不得也得在祖祠上掛塊匾。』

真也沒有辦法，我怎麼也想不出適當的措詞，回復我們的『旺金先生』。顯然，他從我的遲疑中看出我的爲難了。

『不要緊，不要緊，你不是不夠錢用嗎？』他那隻一向被我看作美麗的，這回却變成醜惡了的胖手，快速地向荷包裏插，拿出四張五元的新票子說：『這兩張是給你賣香烟吃的，這兩張就算做運動費吧……』

我幾乎要笑出來，然而請想一想，一個遠離祖國的靈魂，要投回祖國的懷抱裏來，這是如何

莊嚴的事我怎麼能笑，但我也沒有理由接受他的好意，祇有謝絕。但在另一方面我却又猛然想到歷次欠他的這一份債，是必須還清了。

『這可不必。你姑且拿我這封信去試試看吧，我也不必在那上批明了。』我回說。

打發他走後，我一直沒放下過心。有時，在緊張的工作中，也突然會記起這位『旺金先生』。一個圓桶似的影子推磨似的搖過來了。有一回，我碰到職業界救亡協會的負責人問起了他：『不壞，這大胖子，很肯幹，服裝業的組織也給他弄成功了。他做了那組織的主席。』

『主席！』我吃驚地說，但接着不免一笑。『主席』自然比『委員』還高一等。『不過，你們得好好地指導他——我以為。』我對那位負責人鄭重的托付了一番。

『很積極呢，救國公債推銷了不少……有力量！』他說了後，也就走了。

百忙中揀了個空，我又上『旺金先生』的鋪子去。完全改了樣，排門全上着，祇留半個門出入。他非常高興的迎接我進去。

『爲人在世，是不得不救國的。』他劈頭就這麼說。『你們讀書人真看得明白，錢財有什麼用，名譽要緊呀！像你，嚶嚶，真是咱們尙書太公以後的第一個人！等一等！連我在職業界裏混，也沾

了不少面子，真真是「誰個不知，那個不曉！」我呢恨就恨，少讀幾句書，祇能弄得個小主席當當，但是，還憑着兩個錢的力量，出了三百元的救國公債呢，想起來實在有點肉痛……」

我自然稱贊他慷慨，而且鼓勵他愛國的熱情。

『真的。』他馬上搶過去說『爲人在世，是不得不愛國的。中國跟××鬼子打，一定會「得勝回朝。」我已經懂得了救國的竅門……我們必須犧牲個人的利益，保障民族國家的利益！我們必須堅持抗戰，爭取最後勝利，我們是爲民族的生存而戰，爲世界的和平而戰……』

確實是進步了，我們的『旺金先生』的身上，再也尋不出『秤桿哲學家』所遺留的痕跡了。

國軍撤退以後，我彷彿生了一場重病，足足有半個年頭不會在街上跑。生活又回復到戰前：還是『賣文過日。』其間也曾跑到『旺金先生』的舖子去過，門面一新，比戰前還煥發了。可是沒碰到他：不是出門去辦貨，就是上旅館打牌去了。大概是第四趟吧，我終於遇見了他。

『啊！你還沒有離開上海嗎？』圓胖的臉上張着兩隻電炮似的綠色的眼。『那可大大的不應該，大大的不應該，爲人在世，總得看風色呀！』

我自然祇好『笑而不答，心自開』了。抽着他遞給我的香烟，隔着烟霧看他那櫥窗裏的童裝，真個是『琳瑯滿目』。夥計們招呼着生意，提着衣服向我面前走過時，我才認出那些衣服的材料，質全是人造絲的。

『不少是××貨吧？』我有意無意的問。

『嘻嘻』他回過身來對我說，『那有什麼法想呢，生意總得做，我不賣，別人也是要賣的。』  
『個人抵制×貨，有屁用。馬馬夫夫！』

說着，門外閃進一個影子，他馬上上去招呼。

『老主顧，老主顧！』遞上了一支香烟，『前回那票貨色，你叫我太吃虧了，隔壁生成號，是五角一碼進貨，你要我六角半，這樣做，太不夠朋友了。爲人在世，總得講交情呀！』

那進來的客人拍拍他的肩，咬着他的耳根說了幾句，哈哈的笑開了。

『這票貨色，花樣翻新，你準得大批划進，便是不製童裝，換上個商標，運到你鄉下去，包你撈本賠利，淨賺一萬八千……』

『哈哈吃煙！吃煙！』那人的香煙還不曾燒完，他可又給他接上一支了。『那麼一言爲定，明

天看貨色！年底謝年我准叫你坐上首位！」

他們這麼嘻哈一陣，分手了。旺金先生回過身來，在店堂裏旋了幾轉，咕咕了夥計一回，忽然像發現新大陸似的又瞧見了我：

「啊！對不起！對不起！忙得要命呢！」慢吞吞的遞給我一支香烟。「無事不登三寶殿，您總有點什麼事吧！」

他突然用從來不會用過的警戒的語氣對我這麼說。

「老實說，」他坐在我面前那躺沙發上，左足交在右膝上，翹得像支桅杆，直指着我的鼻嘴。「這回我是看穿了。我當了兩個月主席，差不多「全本進賬」的知道救亡工作人員，全都祇知道爭權奪利。那有像我那麼慷慨，一捐就是三百。你想，這樣的人物，能跟日本人打得下去嗎？打不下去的，還是趕快收場，讓咱也好平安做買賣。」

簡直是對我的侮辱。便是賣文我也得揀擇一下那老調的背景。我是不會對他屈服的。

「阿七，你這是什麼話！」我直呼他的小名，吼起來。「你是不是願做亡國奴？你……你……」  
像我這樣自以爲頗有把握的口才，到這時竟也氣得說不出話來了。



「那麼——那麼！」他馬上堆下笑臉站起來。「那麼是我說錯了嗎？咱們是自家人，有什麼說不開呢！別生氣！別生氣！」

一店堂全都是發綠的眼光。

「媽的，瞧幹麼的？」他回頭對着夥計：「再不好好招呼主顧！」

綠色的眼光全都收回，泛起了一批黑髮。

「其實呢，國家大事沒我的份兒，我也犯不着管他。」他又坐下在沙發上，彈着烟灰。「爲人在世，吃點穿點，棺材板薄點，也就算了。不過既然打起仗來了，國家犯上了我，而我又加入了三百元的股子，我也就要說話了……」

「那麼，你以前爲什麼要「救國」了呢？」

「因爲大家在救國。」

「那麼，你現在呢？」

「因爲大家都講生意經了。」

「你可不看報紙，前線將士，後方民衆……便是在這孤島裏……」

『看看報紙我着實看。』他攔斷我的話，『比如像×××，我就第一個贊成。這麼打下去，總該有個人出來講和呀！不過，不和也不要緊，祇要不再打到上海來，咱們還可做買賣，是不是？』

這是一條風乾的軟糖，硬化了。抱着『說服主義』的我，已經是『黔驢技窮』了。我起身告辭：

『慢慢！慢慢！自家人有什麼不知道呢！』他按住我坐下，又從荷包裏挖出一疊鈔票，挑選起來，挑出五張破的，塞在我的手上：『實在也沒有辦法，生意雖然好，利子是薄的，你我是自家人，你別到處給我去張揚，說我當過什麼會的主席……這個使不得，會要腦袋搬家呢……』

我的手忽然發顫了，彷彿抓住了一塊血淋淋的肉——濕黏黏的，冷的！我把這破鈔票往桌上一攢，昂然走出了門。

『慢慢！慢慢！嫌少可以說的呀！爲人在世，總得隨和一點，哪哪！再加一張……再……』

我不再聽到他的聲音了。

朋友『旺金先生』的故事，我祇好寫到這裏爲止了。他沒有死，活着，以此作爲家傳，看是不對的。就算作是小傳吧。可是，你別悲傷。咱們之間，有『旺金先生』其人，也不過像政府裏有××

× | 吧了。你瞧，他多麼脆弱，娘一個『哈——欠』養下了他，『爲人在世』起來了。那麼，讓我們一個『哈——欠』吹走他吧！

# 白鷺

## ——一個青年的手記

前些時候，我在某報編輯副刊，並非「試辦」，不過「幫忙」，時間也不久長，興趣倒還可以，翻翻各種來稿，看看不同世態，大可「三月不知肉味」。其中有一件來稿，覺得極可珍貴，也就竊取下來，預備作「登龍」資料。下面抄的就是。文字略有刪改，情緒却保原樣。欲登大雅之堂，要算文藝作品，大概非如此辦不可吧。題名「白鷺」，起意於首節，二月末夜，巴人附記。

再也沒有比看到白鷺那樣的蒼涼了。

在寒漠荒江之中，疎疎的蘆葦之下，屹立着一隻修長的白鷺。四野寂靜。夜月照空，江水無聲的流過腳邊，昂然仰首四矚，不知置身何處，既不能高飛遠去，又不願長潛水底，有生如死，嗚呼！嗚呼！

而我竟如這樣的一匹白鷺！

砲聲是遠去了。而且帶着市民的狂熱以俱去了。

日子提着黑腳，一步步向我挨過；是那樣的沉重，然而又那樣輕；沉重的黑影壓在我的心上，輕輕的足音，却雪一樣融消於無何有之鄉了。我難道如此老去？

我又要詛咒我的櫃頭生涯了！終年守在這櫃頭旁邊，所爲何事？所爲何來？

一切仍如舊觀：潮水似的來，潮水似的去，西裝革履的是男，塗脂抹粉的是女，揀新挑舊，論長道短，然而這却是我的顧客。經理說，接客要和氣，於是我還得賠上一付笑臉：『先生，小姐，（照例不得稱太太，免遭意外斥責）嘻嘻嘻嘻，這是上好的貨色。一九三八年頂時式衣料，嘻嘻嘻嘻！』

呵！我將在嘻嘻嘻嘻中送走我的青春！

## 三

以是我還不如荒江中的一隻白鷺。我沒有讓我靜默片時的權利。

想起了故鄉：在沙汀上，竹筏載着一羣灰色的鷓鴣，漁夫撐筏順水而下，一至深潭，將長竹桿掠着鷓鴣入水，瞬息之間，鷓鴣壓入水底，水清，鷓鴣逐魚之影可見，鷓鴣得魚，上浮水面，或嘴上橫

銜，或喉管直梗，漁夫馬上又將鷓鴣引到筏上，箍住它的喉頭，要它乾脆的吐出來……於是滿筐盈籃，漁夫提魚入市求售了。

我就是這掠魚的灰色的顛鸞，然而誰箍住了我的喉頭呢？我吐不出氣來了！……

#### 四

不許看救亡刊物！不許看報！

早晨六時，自部長以下，課長以上，協同巡查，把門搜查來公司辦公的所有職員，——身上肯否夾帶報紙和刊物。理由是：『妨害工作。』

我蒼茫的站在櫃頭上終日，我詛咒打擾我的哀思的一切顧客！

#### 五

宿舍也給搜查了！嗚呼！

#### 六

『我們為愛護中國資本，不至橫遭×人的摧殘，我們不得不肅清內部，使×人無法藉口，而這也正為維持你們的生計……』

部長們安定人心的勸告來了。然而，可悲的生計呀！在宿舍裏給搜查出「團結」週報的小陶，是被革職了！可悲的生計呀！爲什麼這運命不臨到我的身上。

我記起出門第一天娘的話：「吃人飯，受人難，安兒，耐心是第一。」——一個孤獨的龍鐘的娘，這聲音，恰如風鈴似的在我耳邊響着，我能拋擲着聲音嗎？我不能接受小陶的運命！

## 七

陶鎮遭炸了！娘呢，娘的信息呢……

我祈禱着：留下我的年老的娘吧，老天！而且，我那年青的妹妹……

我躺在牀上，在黑暗瀰漫的宿舍中，張着眼，禱告着娘呵！娘呵！……圍護着我，願你的愛，鞭策我，使我有力量！

## 八

我也想到前線去。人反正言一天死，我不願老死在櫃頭旁邊。我太沒有學識了，我還得受訓練。

那是多麼悲壯的行列：背着槍枝，整齊步伐，唱着少年先鋒歌，昂藏地開上前線！殺呀！砰砰彭

彭拉拉拉轟轟……砲火與熱血的洗禮！

然而我還是白鷺似的乾站在櫃頭旁，看人來人去。

爲什麼他們能活得那麼飄飄然，而我却度日如年，不安，焦躁，成爲我的最好的伴侶了！

## 九

非到前線去不可，這裏是什麼的生活？我是幫助×人在殺我們同胞呀！這是絕對的真理。報上說的話一點也不錯。

小張對我說，公司裏近來新進了一批貨色，全是劣貨，却改換了牌子，冒充國貨。而這又從我的手裏，交給顧客，收下他的錢，又讓公司去買劣貨。我竟變了個『劣國』鑄造槍砲的上好的能手了！

我在殺人！我在殺人！而且是在殺我的同胞……然而我也彷彿拿了一柄劍，在戳我的心……  
……哎唷，娘呵……

## 一〇

什麼？什麼？我全身抖動着，我全靈魂抖動着，展開了伯父寫來的信，而信紙也在抖動了……



索索索……看不清。

每個字都抖進我眼裏來：

「……倒不是炸彈炸死的，受了驚。就這麼的病上一月，死了……」

是眞的事嗎？這這，這會是真的事嗎？也許是伯父害死娘的……然而，他願意接養我的妹妹嗎？該死，豬的想頭！

—

淚乾了的時候。悲哀也就不爲我所有了。

我得回去。然而，封了航，我不能回去。我再也不能有一次拉着乾癟的娘的手，叫一聲：『娘，我回來了。』

妹妹呢……

—

部長叫我去，吩咐了一頓：

『那樣是不行的，老呆着一付嘴臉，沒些兒笑容，那個顧客愛看你生氣。娘，死你的！管公司鳥

事？公司叫你來幹事，不是叫你來發呆。」

我明白：這也是真理！是殘酷的真理！

我又聽到第一次出門時娘的囑付了。那風鈴似的聲音：『吃人飯，受人難，安兒，耐心第一！』  
現在我得爲了妹子，活下去！

不能！我得爲自己活爲國家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奮鬥！

### 一三

來了個矮國裏的仁丹鬚，挾着一大包書，陪着個翻譯，跟咱們部長嘰咕了一陣，陪向經理室去了。

打聽了的結果，是買地圖來的。很滑稽，倒開發票：在一本簿子上，寫上公司名字，要你蓋章。十元大洋一本。

經理室文牘對咱們部長說：『地圖倒印得挺好的，紙張印刷全都很有考究，十元錢值得。祇是中華民國國旗改了五色旗，不免有點誇張。』

咱們部長倒不以爲然：『這是最大的侮辱！』

「那有什麼關係，就讓他們在紙上畫畫，難道真的會把我們國土畫了去嗎？而且照實說，也已有幾省淪陷了。」

我恨不能殺了他，這超然的沒國籍的奴才！

××公司，就是他的國籍。

#### 一四

鷓鴣爲主人而殺魚，我爲主人而殺同胞……我的國籍呵！

#### 一五

人就苦於沒有武器。然而發了瘋的農人，却會很巧妙的找出武器來。

娘對我說：「你的外公是發瘋死的。那一年，旱荒，賠不出租，地主催討得急，錯了心，瘋了。深夜跑到神廟，把甲牌和神刀，鏤了的神刀，一手一件的背上村來了！在村子裏足足鬧了一夜，鬧得全村子六神不安。第二天，給村裏好漢捉住，用木架把他手足拷住！這麼一天天胡亂的哭叫，過着日子，也就跟他旱田裏的稻，一天天捲燒下去似的，瘦成條銅絲了！終於，在一個晚上，大叫了三聲，吐了一碗血，再沒有氣送出口來了！」

然而，我的鏽了的神刀呢？

還是站櫃頭：『嘻嘻嘻，這是上好的貨色！』

## 一六

終於做了一樁善事。

今天一位衣服樸素的姑娘來買花標，我趁左右沒人，告訴她說：『小姐，這是劣貨，你可別買呵。要末，還是買這一種，羅宋貨。最好自然是那種國貨。』

她臉上漾出兩個酒渦。黑溜溜的眼光，直射着我。

『對呀！我正要想問呢，但你們公司裏爲什麼還進劣貨？』

這姑娘聲音太響亮了，老高走了過來。向我瞟了一眼。

## 一七

唉！沒心肝的！沒心肝的！我被告發了！部長訓斥我一頓！部長說：『現在上海是什麼世界？不是不愛國，我也主張抗戰。不過不應抗得太兇，你這樣抗法，是抗到老闆頭上來了！這便是違反勞資合作抗戰國法。』

我沒有話說。我總有一天會回過頭來向他吐一口唾沫！

一八

年關要被汰淘，大概是沒有問題了。我不知寫了多少信，要求報館裏先生援救我。我要到內地去。爲了娘的死，我也得到內地去。

『如其你們不能使我到內地去，那麼你們叫什麼「到內地去」的口號呢。活見你們的鬼！』

我昨天的愛的美敦書終於這樣的寄出了。

一九

還是沒有回信。我絕望了！明天我要把日記寄給他們看。再附一封信去教訓教訓他們！

這回是，我祇聽到窗外淒厲的貓的哀鳴了。貓呵！你是不是在黑夜中找不到你的去路呢？你伶仃地蹣跚在屋脊上，你將歸宿何處？

## 驚 夢

「啾」的一聲，一輛黑色的福特汽車，停下在福利輪船公司的前面。然後車頭的門輕輕的打開，跳下一個黑袍子的大漢，向馬路上人行道上，閃電似的射出眼光去，於是回身打開了車廂的門。

福利公司的看門巡捕印度阿三，也敏捷地從台門石階上跑下來，攬住門前人行道上的過客。

車廂裏攢出了一個高瘦的人。

這是包世華先生。震東輪船公司的經理，其實也就是老闆。

包世華先生已經是個古稀的人了。精神倒還鑠鑠。方臉，紫灰色，高顴骨，八字眉，倒掛眼，而又闊嘴。嘴左角一顆黑痣，看相人斷定他有福氣：一生衣着無虧。現在黑痣上已長有一根白色的銀鬚了。

黑袍子的大漢護翼着他。他跳下了汽車，很快的橫過人行道。然後，一步一步的拾着石級上去。黑袍子的大漢，還是像座障礙物似的護翼在他後面。

印度阿三彷彿已經完成了他的警戒的任務，馬上又很快的奔向台門去。滿臉堆笑，打開斯百靈的大門，迎接着包世華先生。印度阿三那付烏黑的眼珠，發出晶亮的喜悅的輝光，往略微彎着背的包世華先生的身上滑溜之後，它又落在那黑袍子的大漢身上，和大漢的圓突的眼珠子的眼睛相接觸了。相互遞個會心的微笑：彷彿在說：『哦！平安了！』

這世界的恐怖的黑手，挽着這一對中年人的心，爲養活自己，現在是需要以生命去保護別人的生命了。

包世華先生進了台門。黑袍子的大漢就在台門邊一條長櫬上坐下來。吐了口氣：

『鳴~~~~』

抹一抹廣闊的額角，彷彿在捏汗。

在福利輪船公司的經理室裏，包世華先生坐下了。沙發似乎太過低了一點，包世華先生把腿子像旗杆似的交叉着。

「真的，不幸得很，不幸得很，倒底怎麼一會事呀，」包世華先生把八字眉直提拉到眉心，慰問似的說。「我一看到報紙，我嚇了一大跳，不知怎的，心裏就爲你們難過起來，所以我……」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雖然是有點意外，但也實在是在意料之中。」福利輪船公司的經理唐安谷說，他是個胖個子。一個沙發，就給他填得滿滿的。照他生理的構造——一個高突的肚子，那是應該坐得像彌勒佛似的。但來客是包世華先生，這孤島的一等聞人，也就不得不灣過背來，委屈一下肚子了。因之他說話有點艱難，氣咻咻的。

「但怎麼——怎麼會給他們釘到梢呢？」包世華先生的臉子漸漸幽暗下去，彷彿這種事一想起都感到可怕。

「釘梢？老這真是，」唐經理顫着兩片過多的頰肉。「他們有的是兵艦大砲，我們有什麼呢？——一面旗子。」

「這原是不錯，不過——」包世華先生揚一揚眉和眼角。「偏偏會尋上你們，這又是怎麼一回事？這樣一來，你們的老闆可還受得了，公司不就要關門了嗎？」

真是一樁可憂的事。唐經理呆了一呆，連招待來客的一付應有的笑臉也收起了。



『但現在的事，也祇能做一天算一天。』唐經理又覺得坦然。『火燒屋子整個光，留下條破被單有什麼用。現在我們在上海，是在當華僑，什麼保護也沒有哇！世老，你說是不是？』

包世華先生幾乎有點吃驚。這年輕的經理似乎太達觀。三隻的輪船，雖然小，但全都被捉了。這損失並不少。二百萬，不是一個夢就能得到的。唐經理竟一點不關痛癢，莫不是通了那邊人？

『唔！終久不是自己做老闆，也就大意了。』包世華先生還往厚道處着想。

『世老，你以為我幸災樂禍？一點也不。』唐經理坐得不舒適站起來。在寫字桌的橫頭來回的踱。『現在是外國牌頭也靠不住。凡事總得講自己力量。可不是，您說？十家外國報紙，倒停了九家半。想拿着個牌頭來作擋箭牌，現在讓那牌頭壓上了自己。世間上是吃硬不吃軟，外國牌頭有屁用？』

『那也不能這麼說，那也不能這麼說。』包世華先生覺得今天的唐安谷，簡直是個過激派——是個鮑爾什麼克了。『你的年紀太輕了，我活了一大把年紀，難道不知道：中國人沒洋人是與不起碼頭的。這回事，唉！還是你們老闆運氣太壞了，湊了數。』

唐經理這回沒做聲：輕輕的踱步。影子在包老先生面前幌，有點叫他頭暈。經理室外人聲像

窠蜂嗡嗡，鬧成一堆，自然是驚恐着慌，議論與悲憤。

『八一三』打仗一起來，海岸就遭了封鎖，中國輪船全沒法進出口。福利公司是內河船，震東公司却走的北洋班和長江班，營業上素來沒競爭，包世華就覺得唐安谷特別可愛。人是能幹又利落，滿肚子是『陽氣』和『笑料』。打仗開初，福利公司還可在中國兵的防衛線內航行。震東公司可遭了殃。這自然不止他一家——

『硬挺！咱們中國人，要爭這一口氣！』包老先生在同業會議上是曾經發過這樣的議論。『我們決不能屈服，也不能讓他們俘了去，送兵運糧，咱們寧可不做生意，決不能屈服，掛外國旗！』人們聽了包老先生這句話，自然覺得極有理，也祇好打疊起收盤……

『世老，你這話不錯。』唐經理站下在包老先生的面前，用左脚支住全身，讓右脚歇歇力，斜倒下左肩膀。『你總是開風氣之先。這回掛外國旗，也是世老第一個嘍……』

『這，這，你別以為我搶生意做呀。』包老先生的紫灰色的臉，映上一層暗棕色，闊嘴嘻了開來，有點顫。『我是眼看得上海擁滿了人，逃不得生，不得已，祇好我來冒險，當犧牲品，改作意商掛着意大利旗子，開出去。』

「是呀！世老，咱們是靠得着牌頭就靠，靠不着，拉倒完蛋！這有什麼怨人的，是不？」

「不過，這回總是走了歪運，怎麼當初你們不找個加門人或者意大利人呢？」包老先生的口氣裏顯得十分惋惜。

「這是咱們公司小，靠不到大牌頭呀！」唐經理這回坐下在太師椅上，面對着包老先生。一個內河輪船公司，好揀便宜貨總揀便宜貨的。這回要走沿海，沒法子，碰到個挪威流氓，也就給頂上了。遠來和尚好唸經，咱們以為外國牌頭總是一樣。別人不走落坂運，也輪不到咱們！」

「那麼，交涉得怎樣了呢？」包老先生鄭重地問。

「交涉可不容易哇！」唐經理連身帶椅的轉了半個圈子。「船沒進吳淞口，就給釘梢住了。一進吳淞口，却逼着要向日清碼頭開。犯了什麼規，藏了什麼軍火，游擊隊，這話全祇好讓他們說去。可不是現在提出條件來，說是要貼上個「狗皮膏藥」才能「救命」？」

「什麼？」

「還不是親善提攜，加股子合作！」

「這豈有之理！這豈有之理！」包老先生突然站了起來。雖然他明知道，他們會來這一着棋。

子，但他還不得不裝作懂懂說。『無論如何，這是不讓他們開例的！這萬萬使不得！這例一開，中國人財產不都是他們了嗎？我們是走在海上，一溜就走，不像廠家似的登在陸上，要搬也搬不動呀！』

辦事室裏一窠蜂似的聲音也哄得更高。

『而且，我們政府——』包老先生的聲音有點顫，但是沙音。『正在抗戰！我們要擁護到底！政府爭國格！我們要爭船格！船可被沒收，我們的公司是不能屈服的。我們也要起來，做你們公司的後盾——後盾！唐經理，你要爲你老闖爭一口氣，爭這份面子！』

包老先生彷彿馬上倒退回三十年。話句句着實，而且有力！全像一個熱血的青年，在大庭廣衆間演說。

唐經理煞時給怔住了：國軍撤退以後，咱們的包老先生是絕口不談抗戰的，他明白。而這回

『也難怪，畢竟是唇亡齒寒，誰能包得住他的震東公司不出事呢。』唐經理想。

『自然呢，』包老先生繼續說，『交涉還得叫挪威領事去辦。不過得力爭——據理力爭！』

可，甯可開不成公司。唐經理，是不是？」

「那還用說，我是一根腸子通到天，沒了生意，也就預備拿着張伯倫傘子走天下去的。自然還是硬到底。」

「這就好了！這就好了！」包老先生彷彿放下一樁心事，話頭又轉了個向。「你老闆處請爲我代爲問候問候，一切都是天命，沒有話說，樂得自己心放得寬。還有老唐——」包老先生突然放低了聲音，咬着唐經理的耳朵。「你的生意呢，包在我身上，我們公司裏——」

「好說，好說。」唐經理也站起來了。「多謝世老抬愛，我現在還不能三心兩意咧！」

「那麼，你還想跟他們講合作條件嗎？」

「不，不，我是抵配死馬當活馬醫——破釜沉舟，跟他們纏下去。」

這又叫包世華先生安心了。

「那麼，再會了！你老闆處道候道候！」

「謝謝謝！隔天還得上世老處請教咧！」

於是包世華先生穿過了辦公室，出來了。

坐在大門邊的黑袍子大漢，霍的站起，直衝到台階下去。佈下了他『精神的警戒綫。』印度阿三打開了門，讓包世華先生走出來之後，也一口氣的奔下台階去，幫同這黑大漢一同警戒。

『噠噠噠！』汽車響出了聲音。待包世華先生上了車，啾的一聲，又飛也似的開出去了。

這回汽車是開回了包府。直開進鐵柵門。

包世華先生彷彿辦妥了一樁非常吃力的案件，全身脫了力，一進客廳裏，就倒在沙發上坐下了。

他覺得眼前是一陣子黑。自己像給誰趕入一個黑山洞裏，喘不過氣。聽差阿榮給端上一杯濃茶。這算是包老先生唯一的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一條拘謹的人生的路，他走上了六十年。他全憑這濃茶清醒自己疲倦的精神。

『祇把這台燈打開就行了。』

時間是臨了晚。客廳前一株法國梧桐遮着暗。阿榮待要扭開蓮花燈的開關時，包老先生這麼吩咐着。

『有人來，回老爺不在，我要休息一會。』

『是』阿榮答應着。

『再叫香姑來，給我捶一捶腿。』

『是。』阿榮還是用同樣口氣答應着。

『那你就去去了——叫廚子聽命上飯，別打擾我。』

『是。』阿榮出去了。

屋子彷彿忽然沉下去，什麼聲音也沒有了。台燈靠在包老先生那張沙發的左後手，傘似的薄紗的花罩，遮住了燈光向外放射。屋子裏一大套紅木傢具，都是暗沉沉的，彷彿陪着包老先生在發愁。

『也許是不免掉這一着，這一着。』包老先生用右手拄着頰，斜聳在沙發上。『但是震東公司不比福利公司了呀！二百萬抵得上三千萬噫？』噓了口氣！

香姑輕輕的推進門來。一個懂得用怎樣的臉子去承歡別人的丫頭。據說現在已經由包太太收作了乾女。她的職務是捶腿。她帶着卑微的笑，坐下在包老先生的一邊。低低地叫聲『老爺』，老爺也就伸出一隻左腿來了。醫生知道包老先生的左腿，中的是楊梅風。沒有人敢保證包老先

生二十年前頭不走過邪路，但醫生却祇能說：『這是年老血衰，捶一捶也就行了。』香姑在二年前就從丫頭提升到這個缺，這叫香姑出落得像個人。

包老先生漸漸感到透氣了。這左脚開初彷彿一段段的在腫脹，直脹得像蜂筒；現在是又彷彿漸漸在縮小，輕快了，輕快得像能跑上一百里路。

『三千萬欸……』然而包老先生心頭的暗雲終於趕不掉。有時，張開眼看看眼前這個女孩子，也覺這份活財產馬上要消失了，不再是他的了。

『然而，不行。』他覺得人是有不能有過分黑暗的想法的。這世界本來是智慧繡成的窠。黑暗的想頭也真的會帶來黑暗的運命。他還得往光亮處想開去。

他於是想到自己佈下的棋子。『不錯。什麼買賣，終帶有獨佔性。青年的時候是愛，年老的時候是財，世界也許會有一天發了一種奇災，所有的男子都死光，讓自己一個人來享盡天下女人的溫柔。過去有過這雄心，現在是——』

『唔！』包老先生的眼光忽然落在那香姑的身上。香姑雖然臉子上留下一抹蒼白，但那對尖角子的黑眼珠子，却像包老先生十年前被陶醉過的有一個女人的那一對——今晚怎的給



包老先生忽然發現這秘密了。於是包老先生的心，也就在香姑身上生下根。

『然而，不是』包老先生忽然轉了念。心也打橫的溜。這一對尖角子的黑珠子，在盪漾了。——盪開去，又盪回來。簡直是兩個海。小小的一張玲瓏的嘴子，在薄明的燈光下，吐出一縷縷的淡白的氣息。這是靈魂的飢餓的喘息……

包老先生於是閉下眼。可是眼界却擴得更大了。香姑的兩隻尖角的黑眼珠，也給囊括在他眼界裏。而且還有一張薄血色的玲瓏的嘴，而且還有一根暗玉色的龍隼的鼻子，一張骨格單薄的清秀的臉……

忽然，左腿上傳來一陣溫柔。隔着薄綿，還感到這小拳頭的和暖，心往下一沉，全身像脫了節。一種說不出的舒散的快慰。眼睛不會啓動，但彷彿更黑暗。眼界成了個大海。於是，那眼界的大海裏一對尖角子的黑眼珠，忽然變作了兩隻小划子，不，划子擴大了，一對元寶船。不是福利公司的。一條美麗的輪船！可不是，這一條龍隼的鼻子，正是髻得發白的烟筒，口裏的軟和的白氣，正是這烟筒上冒的白烟……

包老先生心裏挺明白，而且雪亮。福利公司輪船的烟筒，口子上畫上三道黑圈。這回，烟筒上

塗了白，却畫上二道黃圈，正是震東公司輪船的標記。

『啊！不錯！不錯！』耳朵裏彷彿聽到別人的贊歎。——這也許是香姑在訴述身世。心裏還在猜疑。但再聽時，却又不是。『現在是這些船隻全屬震東公司的了……』這是誰說的？這真是一句奇妙不過的話！

『唔！唔！』包老先生知道自己是受了夢魘了。他想轉個身，但總轉不過來。屋子還是像沉在海底裏似的。香姑聽到包老先生發嚙語，想把腿子捶得重一點，直從小腿捶到大腿去。這是經驗教給她一份學問。包老先生這可給捶醒了，轉了一個身，右脚不經意的掛在香姑的肩膀上。香姑得承受，不敢動。

包老先生覺得悠悠的乘着一隻大輪船出海去了。滿海上全是震東公司的輪船。心裏感到無限的快樂。但快樂的心子裏有暗礁。他知道震東公司還有三大勁敵：利華，合興，四達……

忽然滿海開來了兵艦。這是中國的海軍。中國的海軍，是爲了保護震東公司而建造的。兵艦一隻隻駛近了那些輪船，發出了警號：彷彿在警告那些輪船不許移動。但兵艦又不是中國的了，它放下划子去，划子上的水兵上船來了……

「震東公司的輪船全被捕了！」忽然像報紙發出了號外。

「啊啊！」包老先生突然的跳起，把香姑直踹到地上去。「不行！不行！」包老先生直坐在沙發上。「這個不敢，你敢！」

香姑忍痛地跌坐在地毯上，吞着聲，不敢哭泣。全以為自己失了手，捶痛了包老先生腿上那條筋。

醒過來了。包老先生憐恤地看了看香姑。

「起來！起來！坐一回兒，別捶了！」

香姑緩緩的站起。

「你給我換杯茶來。」

「要是震東公司的船也給捕去了呢？」包老先生提緊八字眉，負着手，在屋子裏一步步緩緩。『那自然他們也派人來講條件……雖然是意大利旗子，也還是不可靠的。』

「老爺……」香姑換上了茶，輕輕的叫。

「唔！」包老先生無可無不可的答應着，向香姑打量了一下。忽然覺得香姑變了他挽回額

運的救星！……花姑娘！花姑娘！……』彷彿聽到那派來講條件的日本人，在向他要素這一個代價。

『這樣，事情就好辦了！香姑，你說是不是？』包老先生脫口說了出來。

『老爺，你說什麼？』香姑發呆的問。

『喔！是！』包老先生又坐向沙發去。『來！來！你再給我捶一回腿。』

包老先生覺得又應該閉下眼來。於是又把香姑關進他的眼界裏。這亭亭玉立的出水的蓮花似的姑娘，怎麼能好容易送給人呢。包老先生的佔有慾，又向另一方面發展。他的慾望像一個巨頭浪，吞沒了這脆弱的靈魂了。他彷彿自己又在享受了另一種最高的快樂……

『但這怎麼能行？』他還是想下去。『他們是不會這樣便宜了我的。一個姑娘換不了三千萬，一定要求合作……合作……合作……』

忽然他闖入了一個闊大的境界，一個異樣的國度。他來往在小鬍子們的中間，全都叫他『大大的好老！大大的好老！』他的汽車日常停止在全國輪船統制局的門前。他不明白現在自己幹的是什麼一回事；但所有公司的輪船都歸在他震東公司的名下。香姑彷彿是他的隨身的

祕書說得一口挺流利的『阿里阿多！』一上統制局，小鬍子們全圍着她去跳舞了。自己有點心痛，但也覺得光榮。全局的中外辦事員都尊敬他。他高傲地走在他們面前；那裏面彷彿也有個唐經理，不錯，正是唐安谷，他嚙嚙着嘴，一臉的憤怒。忽然胖子的大手裏擎起一支左輪手槍……碰的一聲……眼前一陣火光……

『啊……』

他張開眼，現實又換了一個鏡頭。茶几上的杯子不知怎的給自己擱下了，砸在地毯子外的地板上，碎了！

香姑吃驚地站起，趕忙去收拾它。

『好了！好了！你去吧！』

包老先生吩咐着香姑。他完全清醒過來。香姑悄悄地出去了。

他細細的回味着剛才的情景。是夢呢，還是事實？他知道這是夢。唉，自己是過分慌張了。但他覺得這畢竟是個好夢。然而又覺得這是個可恥的好夢。……

但世上儘有許多人在做着這可恥的好夢……

但福利公司是應該堅持到底的，決不能和他合作的……做這無恥的好夢的……

客廳外的法國梧桐，響出了沙沙沙的聲音，是夜風揚起了。但屋子裏顯得更沉靜——這沉在海底一樣的靜，包老先生彷彿以心之船的底，去和它摩接着。他感到了神祕的舒適。梧桐的沙沙沙的聲音，就變成他的心之船的舷外的潑水聲了。

他舒了一回氣。起來，擰亮了屋子正中的蓮花燈。紅木的傢具全都吐出品黑的光。他把壁上的電話的聽筒拿起，撥了個電話號碼，呼喚着。一會兒，有人答話了。

『你是唐安谷？——我對你說，決不能妥協的……你說什麼……你老闆也情願丟了船，也不肯投降嗎……那好極了！那好極了……你呢……上內地去真的……了不起了不起……那麼再會再會。』

他掛上了聽筒。一會兒，又摘下，撥了個號碼。

『是震東公司錢幫辦嗎……哈哈！你這財神爺，知道嗎？明天滬溫班多放二隻……滬甬班呢，嚶嚶，也多放一隻……知道嗎？福利公司輪船是萬萬放不回来了……那麼，我們得多盡一點義務，維持這戰時航運呀……』

啪的一下，聽筒扣上了電話機。包老先生順手按一下電鈴。意思是催晚飯了。

「令令令……」

門外轉送來一陣輕脆悅耳的響聲。

## 龍種

—Content 1

科長沒有汽車，叫龍種領前走路。

龍種不是汽車夫。但這小城市裏不上十個的公館汽車夫中，可誰也沒有龍種那麼漂亮；誰也沒有龍種那麼機警和活潑。

龍種永遠穿着一件黑地白花的毛衣。光亮處遺留着科長撫摩的手澤。科長不論在辦公室，在家裏，一坐上旋椅，龍種就貼貼伏伏的伏在一邊，那爲牠特製的小椅上科長右手彈着香烟，或者拿着支筆批閱公文，左手總落在龍種的臉上，身上，摸呀摩的不停個手。彷彿祇有龍種會助長他底思慮。

說來龍種真也漂亮，兩隻軟軟的黑耳朵，天鵝絨沒它柔和。嘴是闊的，嘴角有幾根粗粗的鬍子。臉是扁方的，彷彿是一隻塗黑的盤桃。眼睛有迫人的威光；有誰一給牠瞧到，全會想起自己做過的虧心事，而紅起臉來。但龍種底身子很小，小得能直立起來。科長底手一放到它身上去時，牠



首先直立起後足，用前足抱住科長底手臂，用耳朵擦着科長底手腕，還用舌頭舐着科長底手掌。叫科長歡喜得心裏發癢。就此，科長老記起那位體育場場長。在年終考勤時，科長准得再給這屬下——這場長加一級薪。

體育場場長就歡喜養狗。這小城市裏人，大都把頭埋在算盤裏，把鼻子插在爛黃魚肚裏，永遠不知道講究衛生，何況運動。體育場就顯得極其乾淨。叫風盪着秋千，叫葉子掃着跳遠跳高用的沙地，叫烏鴉站在籃球柱上……場長沒事幹，就養着幾條狗，在體育場上賽跑。但因為這小城市沒有跑步大王，場長底一隻狼狗和一隻母狗，便佔了上風。

科長來參觀體育場。場長把他領到辦公室坐。場長底寫字間裏送出了哄大的一聲狗叫。這寫字間不是 office 底譯義，那是場長特為練習大字而設的。中間一張磚桌，一把椅子。還有一隻鎖狗的籠子。那叫聲就從那裏送了出來。

科長穿門送過眼去。

「啊！是科長，我家養了一隻好狗。——一隻上好的狗，是龍種——是龍種！它娘祇養它一胎！」場長一個勁兒的獻媚着說。

科長從冷清的辦公室，走到冷清的寫字間；那給寸把粗的鐵鍊鎖着的狼狗，就猛地做了個撲敵的姿勢。接着，也汪汪的叫出。這叫聲有如科長在中學校裏要去上眼前這位老場長底體操課時那校役打起來的鐘聲。科長於是老下臉，覺得場長在磚桌上講究運動，也就大不應該。何況雇着狗子來賽跑，算作運動員。科長的臉就老得像場長以前因科長遲幾分鐘到班時一樣的黑。

場長走向那叫着的狗子那邊去說：『狗東西，你有眼不識泰山，是科長哇！』於是拍的一下耳光，狗子也就不叫，而隔壁辦公室裏的辦事員底笑語聲，也立刻停了下來。科長就覺得耳朵裏一下子落下個靜，全身一輕，彷彿回復了自己底威嚴。『唔！養狗有大道！』科長想了轉來，臉上堆下一絲笑。

『那麼——那麼那龍種在那裏呢？倒給我看一看！』

『啊！科長！那龍種——那龍種……唔！自古道：獨貓管九灶，獨狗管九番。它娘祇養它一胎。這是……這是管轄萬國的。』老場長這一套，對每一個上司都是那麼說的。有的聽了笑笑，有的倒也真的愛起狗來了。這回，老場長馬上吩咐聽差，叫他到家裏去取那隻睡在小鐵床上的龍種來。

科長自然不免讚美一回。這直屬上司底讚美，可叫場長混身發鬆。第二天上午，場長就備了一份禮，特向長途汽車站租來一輛小汽車，抱着龍種，像陪嫁似的把龍種送到科長公館去。龍種出嫁到科長家，場長就得帶着母狗時常上科長家去走走。每回去時，場長總帶了不少的葡萄酒牛肉之類的東西。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一點小意思是來望望那龍種的！』

這一來，科長的屬下都知道了自己應該辦的事。中秋和端午，還有重陽或者年關時，科長底屬下都爲着龍種備了不少份的禮來道賀。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這一點意思是給龍種過節的。』所有每一個上科長公館來的屬員全是搭着一付笑臉，那麼說。

科長照例是坐在沙發上，臉孔冷板板的打開眼前送來的包裹，叫道：『龍種！龍種來！』

龍種撲着，躡着，搖着尾巴而來。科長就把包裹的物事分給龍種嘗新。於是回過頭來說：『這上年你的工作可不錯，但是像書記了一，那可太不行了。老……老抄錯了字！』

有的小科員買不起好東西，但爲了盡禮，也不得不打發些錢送些次一點的東西給龍種。科

長一打開那包裹，就繃着眉叫龍種，龍種看一看科長的臉，就搖着頭不吃，光舐着科長底手掌！

『哼！這小賊種，日子倒很貴呢！你這些東西，連地都不吃……』於是科長就拉下臉子，叫那小科員滿臉流汗，格格納納不知說些什麼好——連門也走不出。

龍種就這麼做了科長底食客與謀士。

龍種可真有食客與謀士底機警。沒進辦公室，龍種就先旺旺的叫了幾聲，彷彿在通知辦公室裏的科員們。辦公室馬上就像給一塊大石頭壓住似的靜。

辦公室一靜，科長也就有了威嚴。龍種却在這死一般靜的辦公室裏竄來又竄去。辦公室沒有一點聲音，祇有龍種底小脚步則則地踏過地板的聲音，清脆而又尖利。聽到這聲音的科員們，全疑心這是自己心頭底發跳聲。

科長則在自己案頭上稍稍閉一會眼，養一養神。龍種儘一趟兩趟在科員、辦事員、書記底案旁走來走去的巡邏着。

誰也不敢在龍種面前大聲吐氣，誰也不敢在龍種面前停下筆，即使沒事做，也得在紙上亂塗。但誰也不會忘却給龍種每天買片牛肉或麵包。他們彷彿約定似地輪流供應着龍種。今天老

徐明天老汪，後天——唔，連龍種也知道，該是老康了。他巡邏時，就在老康面前多站一會。祇有走過書記丁一那裏，他總要訓斥似的叫了幾聲。

科長一聽到龍種叫，就回過頭來望。『哼！又是丁同志！又是丁同志！丁同志，你爲什麼老對我家龍種下不去呢？』

碰到這種時候，那一臉蠟黃而虛腫，顯然沒到體育場上去運動過的丁一，就抖着胡桃似的眼泡皮，抖着蒼白的嘴唇，站了起來。『科長科長！我沒弄過龍種……我沒……牠要對我叫。』

『你沒……你沒弄牠？牠會叫丁同志……你……你……你！你！你！』

科長有點發怒，丁一就全身抖縮得站不住腳。龍種却還照例向他叫上一兩聲。這時，科長大概也須到局長那裏去請安了。因爲已經是十點鐘。

科長這回出去，龍種照例不做跟班。因爲龍種需要代理科長底職務。龍種跳到科長案頭，不往自己坐椅上爬，却跳到科長坐椅上坐定。龍種坐在那裏，先是咧開闊嘴叫了兩聲，叫一切人知道牠底存在和權力。接着就把迫人的眼光向每個辦公者身上迫去。辦公室一時又嘩噪起來，龍種能聽出那裏每一個人的聲音。龍種就看那喧嘩者底對牠的優待如何，分別牠訓斥似的叫聲。

底輕重。祇有丁一作不得聲。這不常到牠外公底體育場上去的萎黃者，連低微得彷彿喘氣似的咳嗽，也都動聲不得。他一咳嗽，龍種就叫做個辦公廳，像放在大海裏。於是科長也就回來了。科長向着龍種叫着的方向看去，又是那個抖縮得沒地縫鑽的丁一。

『丁同志，你又在什麼？你又跟我家龍種下不去？』科長斥責着，縐着眉，額角也起了紋。臉就像燙焦的餅一樣黑。

『科長，我咳了一聲……嗽……我沒什麼？』丁一回着，但龍種還是辯駁似地叫着。『旺旺』意思是指丁一說謊。

丁一猜不透龍種底心理。但漸漸也從別人餽東西給龍種吃的這件事上看出來了。那一天，丁一就從他二十元一月薪水，減少了一份家裏的小菜錢，特爲龍種買了一斤上好牛肉，切成丁子。等科長到局長那裏請安去時，他就把這餽給龍種吃。龍種最初生氣似地噉着嘴，過後却又像要咬下丁一底手掌似地吞吃了丁一手掌上的牛肉。吃個精光。於是擺着大肚子回到科長案上去。這回，龍種實在吃得太飽了，就像懶貓似地，睡在科長椅上，讓屋子裏鬧得天翻地覆，牠也不叫一聲。科長回來的時候，牠也祇動動耳朵，搖搖尾巴，沒往常的活潑了。

科長正在就心龍種生了病。丁一却一股正經奔到科長面前來，打了個躬，笑嘻嘻說道：「科長，這回龍種跟我講和了，我給他吃了一斤牛肉。」

「什麼，什麼！你給他吃得這麼多……牠早上已吃了一杯牛奶，一塊土司……」科長氣得厲害。馬上撇開丁一，去抱龍種。揉着牠肚子，助牠消化。丁一也祇好影子似的在科長面前冷落一會，消失了。

第二天就沒見科長帶着龍種來。據說是傷了食，上了醫院。那還是科長夫人趁着火車到一個大城市，找到了一個獸醫院，再由聽差趁着汽車站的包車送去的。龍種沒在科長身邊，科長老是一付愁眉苦臉的。龍種底外公體育場場長也來過幾次。一方面探問龍種底病，一方面安慰科長底心。兩人商談了一會後，結論是：「丁一底「命」與龍種相「剋」，非把丁一撤換不可。」

「離考勤時日又那麼遠，怎麼開他的差呢？」科長憂鬱地說。

「那沒有什麼，那沒有什麼！」龍種底外公獻着計。「這丁同志，我知道他來歷。他是冀東偽政府下一個×祕書薦來的，那是七年前的事，科長還沒來此呢……」

「但這於開他的差又有什麼關係呢？」科長問。

「說是漢奸通敵臨時開差了，不就好了嗎……」

於是科長笑了起來。

一禮拜後龍種回到辦公廳，像副科長似的還是照舊的踱，照舊代理職務，照舊受人歡迎。可是丁一却老早不在了。



# 許太太的打算

— Conte XI —

許小姐氣匆匆地奔到家。許太太一把就給她拉進到自己臥房裏。

『娘娘！』許小姐臉子發青，聲音帶顫的叫着：『聽說——聽說——』

『你別再聽說，聽說的啦！』許太太哄的一聲，稜住了許小姐，胖臉子發着抖，兩條線似的蛾眉，撐得像兩張小弓，眼光成了箭頭，往拉開着的五斗櫥抽屜發射。接着，她找出一張紅格紙，顫巍巍地遞給許小姐，『你瞧，你瞧，這裏面說些什麼話呀這裏面？』

屋子裏落下一片靜。

『娘娘……我聽學校裏先生……說，東洋人要——』終於許小姐又格格地說。一邊接過那張紙頭，卻沒心思看它。夜影閃進屋子裏來，花紗玻璃罩的懸燈的影子，投射在紙頭上。許小姐眼前彷彿看到一大隊兵車開過：一張張兇狠的臉子，一頂頂暗綠色的鋼帽，一枝枝發亮的槍桿

「看呀！說些什麼？」許太太焦急着，催問。彷彿要找個着落，一屁股坐在銅床邊上。兩手袖在胸前發氣。『你想，我喂了那麼一大批狗，有什麼用呢？巡捕門房，還有上上下下四五個丫頭，全都沒有用。連一張電報，都看不懂，怪說前些時一個新房客，說咱們經租單上「借住」兩字寫做「借任」了呢……阿吉，你看個仔細，這電報怎麼說着來……』

「噯！噯！娘！這……這……」

里門外突然傳來轟隆轟隆的一陣大響。屋子裏的杯碟，丁丁當當地應和着發抖。

「這……這……有什麼呢？還不是兵車開過馬路去。從楊樹浦演操回來的。天天是這樣，早上去，晚上回，總打咱們里門口過。」

許太太自言自語，像在安慰自己。

「噯！噯！許小姐涎着臉兒，瞧着那紙頭。左手把紙頭抖得索索發响，右手指，點住自己的下唇。

「你唸呀！叫長興那個房門去看呢。我怕這裏有不好的消息，也許南京已經有了風聲，要跟東洋人打仗。長興這張嘴子，又是那麼不穩，一說開去，房客怕了起來，全都退了租，那可不是——

噯！噯！阿吉，你快說給娘聽！」

「喂！……時局緊張……」許小姐有心無意地唸。

「小鴿子，你到那去了！我叫你去找鑰匙的！你到那去了！小鴿子！小鴿子……」

許太太突然又叫着走出房門去。碰着眼往客廳上一轉，沒有個人。一片的靜。一身的冷。

「小鴿子！小鴿子！」

許太太抖擻着兩隻『國粹小腳』，插麥孔似地走出客廳去。兩隻厚重的肩膀，和一座磨似的大屁股，也合拍地抖聳着。

通過廚房。

里弄口全擠着形色慌張的住戶。急急的來，急急的去。馬路像在抽筋發抖：轟隆隆——轟隆隆——

小鴿子跟小蜻子擠着人們的屁股縫，往外看去。一大串暗綠色的兵車，砲車，機關槍車，還有機器腳踏車。

「小鴿子！小鴿子！你死到那裏去了！」許太太的聲音，直尖出到里弄外。

小鴿子沒有聽到。仰着臉子，耳朵像風車似地張着，專在聽取別人說話。

「這回是免不掉了！再說廣西也跟中央統一了。」

「統了一，那就可跟敵人講話了。還會打——沒人拔後腳，什麼和就都講得成……於是，自力更生！」

「笑話！他是早有這個決心的！」說的人，拍了拍胸，把大母指向上翹，放下手，恰巧打在小蜻子臉上。小蜻子不痛，但嚇了一跳，要哭了。

小鴿子趕快揉着小蜻子的臉。

「別哭別哭！咱們去打東洋人去！不許他們的兵車在咱們里門外開過。」

「你去打——我們是女孩子！」小蜻子轉了個身，回到自己住家去。

「小鴿子！小鴿子！」聲音尖利地送了過來。

「有什麼好看呢！這也是——」許太太擰動着嘴巴，自個兒咕咕着，却把聲音放得很大，好叫別人聽見。「一向就是那樣的。——還不是從楊樹浦操演回來呀？真是少見多怪。——再說這里也還是租界呢……小鴿子！小鴿子！」

這回小鴿子刷的從人屁股縫裏攢出來了！

「你這小鬼，你在這裏幹麼……你……你……」

許太太罵着，小鴿子慌張得像一匹鼠子似的呆了一會，接着，又刷的溜回家去。

許太太的屁股抖得像日本砲車似的，直追上去，追過了垃圾筒，轉了個灣，在自家後門口抓住了小鴿子，伸出尖尖的小脚，往小鴿子屁股上一踢，小鴿子倒坐在地上，許太太就一連手打了她十幾拳。

被打的照例不喊叫一聲，軟做一堆，然後聽許太太吩咐：

「鑰匙呢？儲藏室的鑰匙呢？你還沒向長興要來嗎？」

小鴿子眼睛發白地瞧着許太太。

「太太，長興不在。」

「那麼，你再去——」許太太這回真的是「蛾眉高張，鳳眼倒豎！」

「娘娘……」屋子裏却送出一個慌張的聲音。那是許小姐，許太太唔了一聲馬上趕了進去，屁股又變做一輛日本砲車，威武不屈地轉。

「怎麼說呢，怎麼說呢？」許太太問着。

「爸爸叫我們趕快搬到南京去住。」許小姐彷彿恐怖中帶些高興。

「南京——叫我到南京去住嗎？」許太太一肚子的氣，全往嘴上送。「他養着小婊子，叫我們娘兒三個去服侍那小婊子去嗎？我是不去的。我有地方住。西摩路有我房子，杭州也有我房子。我怕什麼呢？這裏，這裏……呢！小鴿子！小鴿子……！」

許太太還沒站定來，突然又叫着出去。

小鴿子縮腳縮手回進屋子裏來。

「鑰匙呢？鑰匙呢？」許太太一連聲的問。

「太太，長興還沒回來。」

「這該死的東西，這該死的東西！不是在那人堆裏擠着呢，你再去看！」

「不，太太，里門口人已經散完了。」

「散了管你啥事！你快給去找長興來。」

許太太回身到房裏。

「你看，有什麼用呢，全不中用。一有要緊事，一個人也叫不到。阿吉，你快給我去收拾起東西。」

來你要穿的衣服。還有那三隻戒子，一付鐲子。還有那一串珠子在你祖父手裏傳下來的，全都給收在小皮箱裏，你也不用上麥倫去了，看形情，住在這裏是不穩的，靠近中國地界……」

客廳裏發出書書的皮鞋聲。許太太一聽到就知道那是長興。這個滑頭碼子，跟大丫頭老胡纏在一起，此刻……

『長興！長興！』許太太叫着出去。

『太太，有人要看房子。』長興一臉正經地搶上一步。

『啊！』許太太一臉子的疑問，接着，抹粉的腦臉子開了笑。『哦哦！那麼——我自己陪他們去看。』

許太太又抖着『日本砲車』出去。抖到客廳的過門，突然回過身來：

『長興，你來！』接着，許太太放低了聲音。『你把儲藏室裏那十隻大皮箱，統統給背到客廳裏來，我要檢查檢查裏面東西，該得晒的，給晒一晒。可是你別打從後門弄口措進來，你把這過門門打開，從這裏背過來就行啦！』許太太手指着客廳前天井右手那堵短牆。

後門口站着一對青年夫婦。焦急地踏響着水門汀地面，書書書書！

『阿是看房子格！』許太太做了個笑眼，上前招呼一下。

那對青年夫婦沉默地點了點頭。全是西裝打扮的，女的那西裝上衣敞開着，襯衫裏簪着二隻胖胖的奶奶，這叫許太太看了全不順眼。雖然不順眼，但也歡喜她又看出這一對不是什麼老上海，老上海房客，那可難對付哇！

『啥格房子合適嘍？』許太太馬上改換腔調，自己顯出份老上海本領來。『阿是要兩上兩下格，阿是一上一下格。這裏房子才合適，里小房子勿多，那才清淨來。弄口管得緊來兮，啥格閒雜人等，統統勿得進來個，管門有巡捕，還有門房，弄口還有公共電話……』

『哦！還有公共電話？』穿西裝的那個男子問了句。

『是格，五分錢打一次，頂便宜沒有哉。別個店堂借打電話，就要七分嘍。』許太太回答得挺快速，一邊又抖動着『日本砲車』穿過了橫弄，在一幢單開門面的房子後門站定，且給它打開了。『你啦看看！——這個房子合適不合適。便宜來兮，廿一元月租，嚙沒小租格，光出十元開門鈿，啥個事體都完啦！』許太太一走進房子客堂裏，『砲車』就給碰在壁上，且還熱着兩手虛心下氣地這麼說。



那對青年夫婦慌慌張張的向樓上走，兩對耒落耒落的皮鞋，震得空堂堂的房子响出嗡嗡的回聲。許太太瞧瞧屋子四壁，又生起氣來，長興跟那大丫頭，就祇知道勾搭，也不給屋子打掃得乾淨一點，有個賣相！一會兒那對青年夫婦又響着樓梯下樓來。

「阿是中意格？」

許太太趕快問，連黏在手上的灰也不拍掉。

「房子倒也沒有什麼，可是這裏打起仗來有影響嗎？」

男子有聲無氣地回說。

「哈哈！許太太漲着臉子發笑。『哈格話呢！這裏是租界呀。你先生阿是登得開北？』」

「是的，我們住在江灣路。」女的顯作聰明似地回說。

「啊唷！」許太太馬上尖着嘴，裝出一臉的恐怖，「登在開北，正真嚇死人啦！開北是中國地界！東洋人就看想中國地界……再說，出啦嚇死人格事，我倪先生是在考試院裏當祕書格，伊總講開北靠勿住——開北勿好登格，快些子搬過來子未哉。房鈿廿一元，房捐是十六元算格，便宜來兮……」

兩個青年夫婦於是繆着眉相互咕咕了一會，用皮鞋敲着水門汀，發發響，吞吞吐吐的說：

『這裏離中國地界遠嗎？』

『老遠格！老遠格！』許太太嚙嚙地說。『一二八打仗辰光，迭裏連砲聲都嘸末聽見格，迭裏房子又便宜，搬來的真多啦，落後就沒你先生的分咧！』

『好！那麼房東太太，我們明天給你個回信。』西裝的青年說。

『好格！好格！』許太太有些失望，但她有她的打算：碰到過不少的房客，經租的時候，主人總得表不遷就的神氣。『不過，看房子格人，格兩日，真像潮水介來來去去，剩落格房子，也勿多拉哉。』

『你也是——你就先付幾元定錢怎麼樣呢？』女的顯然在生氣，那兩隻自以為時髦的奶奶，抖得叫許太太惡心，再說還撒嬌似地對那青年尖了一眼，這叫許太太又記起老爺催她到南京去住的話，跟那南京住着的那個小婊子——也是那麼妖眉妖眼，唉！許太太總怪自己脂粉不湊效。

『那麼好，先付五元吧！』男的向大衣袋裏掏出皮篋，皮篋裏鈔票有整整的一疊。

許太太眼睛發了發亮。馬上說，『送一點勿夠格，要付未，先付拾塊！』

『好好！十元十元！』

許太太接了錢，把兩張中央票翻來覆去看上了四五遍，然後揣到懷裏去。笑臉子就往下沉：

『那麼話一句說開來：三天勿搬來，我倪是要另租格。——閒話一句噯！』

『好的！好的！』男和女一齊回說。看看天色，陰沉沉的籠在弄頂上，屋角沉着臉子在發恨，不安定的心益發覺得飄飄然，也就耷耷落地敲着水門地面，走向里門口出去了。

許太太的屁股又變成了『日本砲車』，抖着抖着，急速地抖到自己家裏去。

『小鴿子小鴿子快去跟弄堂巡捕說，搖一個電話到祥生汽車行去，說太太小姐要上西摩路公館去。』

轉身進了客廳。長興正像瘦驢子背着米袋似的把一隻箱子背到客廳裏來。

『長興，你得記住，』許太太嚴厲的吩咐着。『晚上十點鐘，你叫一輛楊車，把這些東西搬到西頭去，別給房客知道，要不我抽掉你的筋……』  
『噫！我告訴你，老爺有電報來，說不定就要開仗』

啦。後面就是香烟橋。臨平路，全是中國地界，別把腦袋放在水桶邊，要警覺一些。我跟小姐此刻就上西摩路老太太少爺那裏去。」

「是是！」長興放下箱子，筆挺着腰背，帶着笑，跟過間門旁邊站着的大丫頭如花做了個嘴臉。

「阿吉快下來！」許太太向着樓上叫。

# 一個謀殺親夫的婦人

## ——監房手記之一

首先我被領到包探室裏。一切我皆非常熟習。

長方形的中國式房間，橫橫直直地散擺着六七張紅色長條桌；桌旁各各浮着領藍短褂，或是黑長衫。祇有靠左橫拋着的一張舊式賬桌旁，聳着個長黑臉綠眼睛沒鬚子的老頭兒。他手捧水烟袋兒間歇地抽着烟，碧綠的眼睛緊瞧着桌上紙頭。但有時他也仰起頭，看看窗外屋簷，像在思索什麼似的。

藍短褂和黑長衫常常在浮動，又不時地發出切切私語聲；屋外的電車汽車，咆哮般在響，把屋裏空氣壓得死寂寂的。

「暫時給他看守一下。」領我進包探室的黑長衫，漫然地跟一個中年藍短褂招呼着。

「唔」中年藍短褂答應了一聲，馬上便向我身上拋來一對能看盡人間一切祕密的眼珠子。我就給指定坐在那房間靠裏一頭臨牆的一條長櫈上。

我並不寂寞。這長櫟上還坐着匹瞎眼地鼠——一個像祇能出現在童話的國土裏的矮小的黑婦人。

她一手給銬在這長櫟高頭一條鐵棍上。那鐵棍是穿在二支柱子中間的。

我們相互地瞧了一瞧。我們皆沉默着。

然而我記起了。她是我底隣居。

三天前一個下午，我往街上老虎灶泡水去。經過她住的那進屋子，屋子前后擠滿着看熱鬧的男女人們。且斷續地從那些人口裏溜出『死了人呢！死了人呢！』的警惶的聲音。

我不經意地過去了。

死並不是稀奇的事！我想。活着的人底唯一驕傲，就是能給死者一點兒恰憫，然而時候到了，自己也將準備接受別人底恰憫了。

泡水回來，里口已停了一輛黑色汽車。圍在那屋子外的人們，已靜悄悄地像電柱似的凝住了。我也提着鉛壺站了下來。

打先是個黑大褂，帶着個矮小的黑婦人，排開人柱出來。接着是個灰色嘩嘰西裝，晃着叢生

白毛的沙色腦袋，噓噓地打着口哨走出來。

人們就像靜夜的回潮，沙……地悄沒聲響的退開了。

在這緊張的靜寂中，里口那邊送來：「冤屈的呀！冤屈的呀！」低抑的顫抖的聲音。

汽車聲也就咕咕地響了。

這時候，我伸頭往屋裏望去。客堂間板頭上攤着個藍大褂穿得落落直直的浮腫臉的屍體。看熱鬧的人們，像給這汽車帶去了祕密的新奇，另另落落地散了。我也提着水壺回家。但一路上還散着一堆堆的私語：

「真死的突兀呢。」

「據說卵袋發了青，不是謀殺，也是毒殺的……」

「那樣的女人，還有姘頭呢……」

「哈哈！」接着是大聲地笑出……

這一切，我全記得明白。——於是我仔細打量着這眼前的謀殺親夫的婦人。

不滿三尺高。一張鏽爛了的犁頭似的臉，乾枯，瘦黑；找不出兩眼的位置，尖嘴，稜鼻，披着一頭

枯草似的枯髮。一身黑醬色的粗布衣，送出有稜角的二個肩胛——這一切，確使人很容易地想起一匹餓慌了在陰溝裏喝污水的瞎眼地鼠。凡關於可作爲風流女人的條件，她絲毫沒有。然而她却是一個『另有所歡』把親夫謀殺的兇手。

「霍咯咯！霍咯咯！」忽然，橫頭賬桌旁發出一陣帶有老人風度的咳嗽聲。接着又『呼』的吹出了水煙袋裏燃殘了的烟頭。沒鬍子長黑臉轉起綠眼睛來了。揮動醬綠色的長衫袖子，喊出一聲：『來。』一個黑長衫，應聲上去。

一片聽不清的談話聲。

我同瞎眼地鼠同樣預感到未來的運命。瞎眼地鼠且在發抖。

一會兒那跟綠眼睛老頭子商談着的黑長衫，伸直腰背來了。卸去了黑長衫，飄着月白紡綢短褂，向我們走來。

我掂起半個屁股，預備受訊。但他偏停下在這矮小的黑婦人面前。他手中搖着一塊皮鞋底。『老爺，皇天大老爺，俺是冤屈的呀——莫冤死俺呀！』一開頭便響出那麼個顫動的慘切的叫聲。瞎眼地鼠仰起頭來，縮下身去。



像座山鎮住一塊小石子，矗立在她面前。那月白紡綢短褂，飄飄然掠起兩袖，接着又伸過一條大腿，站在長櫬上，曲着上身，用手支在這腿上。另一手搖着皮鞋底，『發發』在空間作響，但又毫不經意地向她頰上拍了一下。『冤枉！』同時他又胡里馬里地說：『我戳你媽媽的冤枉！從實招來！別要老子揍死你！怎麼好好兒的你男人卵泡發啦？青可不是——你給他那麼的一把抓來……』

『要命的，要命的；這真冤死俺啦！俺是冤屈死啦！』這小婦人，抖着，縮着，就祇有那麼一句。

『我入你媽媽的，喊兒（什）麼冤屈！』皮鞋底又發發作響。『一門子裏人，全說你男人死得尷尬！全說你軋上烏姘頭！你心發啦！你就給他這麼一把抓來……』這一回，這月白紡綢短褂，伸直腰來，支在腿上的手，作了一個握住什麼似的手勢。同時他那丰腴的臉上底肉，像要掉下來似的一抖，油那樣的發光的汗珠，也擠滿了一腦壳。

而我們的瞎眼地鼠，可縮得更小，抖的更兇了。同時她那『冤屈的呀！冤屈的呀！』的呼喊聲也漸漸低微了。

『你喊！你喊！』伸直腰背來，又撫一撫手袖。『從實招來，別老那麼糾纏！你男人，那一天，是在

「幹兒麼事的？」

「他——他——他推車——推小車的。」她抖出了一句。

「推小車。我知道。我問你那天跟誰鬧過兒麼事？」

「沒有的。那是沒有的。……那天晚上，……他車推過××路——他累，他歇息兒，車拋在半路上，……巡捕老爺兜小肚兒踢過他一脚，……一脚……皮鞋腳……回來，他喊痛……俺問他……」

「這沒有你的事，我入你媽媽的，老子又不問你這一套！」皮鞋底又拍拍地叫了。「誰聽你這一套。我入你媽媽的。他不是跟你姘頭打過相打？你不是給他吃過毒酒……」

「要命的！要命的！皇天大老爺！別冤死俺啦！俺是冤屈的啦……他到家就喊痛死痛死！他半夜就死去了。」

「那麼半夜時，你幹兒麼不來行裏報告？」

「俺不知道呀——俺婦人家俺們窮人，死了可還不……是給埋啦……算了！」

「那麼，幹兒麼你房東太太也說你男人死得古里古怪？你老實說來，姘頭是誰？你說了，我就」

放了你……！」

「俺……俺實在沒有姘頭……」

「那個鐵廠裏吊眼阿三，不是常上你家去？」

「那是——那是他叫我洗衣服……我是洗衣……」

……

在這一場沒有終結的對話裏，我聽到風吼和枯枝的顫抖。

但接着——

「×××」高高的一聲叫。

我吃驚地一看有人在叫我了。我留戀地再瞥一眼這瞎眼地鼠——這像隻秋后瘦斃了的蒼蠅的小婦人——這鏽爛了的犁頭臉，這乾枯而且瘦黑，找不出眼睛的位置，尖嘴，稜鼻的小婦人——我茫然了。我雖然不知道她一生底歷史，然而我却懂得一塊奠地基的石頭被損害的情況了。

我低下頭來。我爲這匹瞎眼地鼠——一個謀殺親夫的婦人默禱着。

## 三個偷火柴的人

——監房手記之二

進了看守所的門，那個寫字間裏凹臉的值班巡捕，黑着臉，尖着聲音叫：「一件一件脫下來！」

這聲音如同黑夜狼嗥，叫人全身發毛。我涎着臉瞧了瞧，急速地脫去了長衫短袄跟西裝褲，給丟在地上。接着又照樣去了襯衣褲。現出了一個赤精的受之父母的瘦稜稜的身體。

值班巡捕胡亂的捏一捏所有衣服，照例的向犯人屁股上踢一脚，叱罵着：「去豬籠滾進去！」

狼狽地抱起了衣服，閃進被指定的第四號籠子裏。並無所謂委屈和被凌辱與損害的感情，白個兒靜靜的一件件穿整衣服來。往籠子裏瞧了瞧，這不特叫人感到陌生疎遠，且還叫自己醒過來，現在是確定自己有罪了。

籠子是不很大的，但也不像意想的小。靠後三分之一的地面，高結着一座水門汀的坑，臨門

一角，窪了下去，鑲着磁馬桶，有水管通着。牆壁是白的，可是一起沉沒在黑暗裏。人在這裏，驟然間看去，祇像個影子似的移動，影子似的伏在坑上。

比我先來的，是個穿藍布衫褲工人模樣的人。我認得他。那是中上在寫字間籠子裏老貓似的老伏在一角的菜色臉的男子。從他身上我看出一種可做我模範的定力。我在寫字間籠子裏這四個鐘頭間，總像隻初入籠的野獸，老不停留的來來回回的踱；因此曾遭了外國頭腦的叱罵。他同情地看我一眼，呶，呶嘴，也叫我蹲在一角上。他叫我知知道所謂屈服的意義，他蹲着，二手交盤在膝上，眼睛緊緊看住籠外的一切，彷彿自己是不在籠子裏，恬靜而且安適。

現在，我們就這麼的問起話來了。

『你是爲了什麼事進來的？』我說。

『噯哈道理。爲了一點小事件。』他不屑似的回說。仍和日裏一樣，靜靜地蹲在一角，彷彿跟水門汀的坑結成一塊了。我自然不好意思再問。

接着，看守所的大門，又軋刺刺的響了。『一件一件脫下來』的叫聲，還是那麼頂真而且叫人發毛。我扳着鐵柵斜看，一個儂背的鬍子蓬蓬的老頭子，跟一個小夥子一同在笨手笨脚的脫

衣褲，一樣的露出了赤精的身體，一樣的受了一下腳踢，一樣的石頭那麼滾到我們一間裏來了。滾進了以後，老頭子嚷嚷的像貓那麼個叫着，小夥子却唏唏噓噓的在哭了。

『哭什麼呢？明天過了堂，有罪判罪，沒罪就可以出去的。』等他們穿正衣服後，那個頗有定力的男子搭上來說了。

『你倒說得乾脆！我接受了你們的貨，我又怎麼知道是偷來的，怎麼你們竟怪到我身上來了！』那小夥子啐了一口說。就坐在坑床上，抱着頭嗚咽了。

這回，我才知道他們三人是一夥兒的。我坐在另一角，瞧着，聽他們說話。

『東西又不是我交給你的。——我也沒有偷過呢。』那男子仍舊用那不屑跟人搭話的神氣，辯解着。『我是無所謂的。』

『全是你老頭子。』那小夥子又轉向這個同來的龍蝦似的老頭子罵去。『我也因為你，在同一弄堂裏擺燒餅攤子，靠得住，受了你的貨，哪裏又知道你是偷來的呢！』

跟那菜色臉的男子一樣的蹲着，嘴裏且在咕咕的老頭子，給小夥子這一噴罵，連咕咕也忘却了。突然默了起來，默了老一會兒，也許他在想理由回答。但此刻黑暗裏祇瞧到他那付茄子似

的臉上發着綠爛爛的眼光。這眼光猶如一個純潔的聖徒，向上帝祈求赦罪，顯露着無限憐憫之情。

『不，不。』終於那老頭子也開口了。『俺，俺也是——也是弟弟送來的一箱——一箱火柴，放在俺攤子上，那可——那可不行。自己用——用不了那麼多，便宜些賣給你們——我，我又有什麼罪呢！』

『不要咬卵了！』不等老頭子說完，那男子插上嘴來。『連我也不怪誰。你們還怪火柴呢，又不是我偷的。我不過是那碼頭的起貨工人，再說，我吃滿官司，出去還祇二個月，並沒想幹那傻事。你老頭子想把火柴出賣了，過一過手，掙幾個錢；也是在的，你們烟紙店，專收賊偷貨，貪便宜，可還會假——可是這一回兒倒誰怪起誰來了！』

那男子說着，洩出一聲尖辣的笑，接着，又自個兒摸着下巴，仰看屋頂，低聲的自唸道：

『嚙啥道理——嚙啥道理！』

老頭子這才明白過來似的，重陷入靜默裏。彷彿連氣也不敢透一透。那小夥子偏還嚙着嘴，在咕咕。我飄飄渺渺的想，想不出一個頭緒來。

突然我聽到一個聲音，轟隆隆的從遠處滾來，漸滾漸近，接着叮叮噹噹的那種清靈圓澈的腳踏聲，也可聽到了，我心頭一陣酸痛。我知道現在是再也不能乘着電車在上海地面上像松鼠那麼飛跑了。這聲音叫我想起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人生，失掉了世界！這聲音每一次的響出，叫我每一次這麼想起！我真想扳斷鐵格子躡出去，或是化作了蚊子從鐵格縫子裏飛出去——我羨慕蚊子的自由！蚊子的生命價值是比人高過萬倍了！

我在水門汀上踱了起來。皮鞋聲囊囊的發響，應着那小夥子還在唏噓的低泣。

「你爲什麼老是那麼個走呢！」突然一個叱責聲向我襲來，回頭看，是那有定力的男子。「安定一點不很好嗎？不說愧呀愧的，老在人眼前愧得叫人頭痛，就是你有皮鞋，又有什麼可驕傲呢！」

我瞧着他，站定了。這叫我想一個被損害者的心情。我笑了一笑，獨自個兒站到鐵柵那裏去，想透過看守所的大門，看一看這將要永別的世界的面貌。

不久，一個稻草人似的小老頭子送晚飯來了。整整的一天，不曾吃什麼。可是我並不感到餓。懷了孕的妻，每天須自己調理飯食給她的，現在可不知怎麼了。我不禁感傷起來。爲了她，我須有



更大的自由！我須活下去。我又想扳斷這鐵條出去。我望望屋子的角角落落，窗門，天花板，我幻想有個劍仙——自己是個劍仙，飛了出去，叫這抓住我的巨大的黑手們吃一個大驚。然而我不能，我還祇默在這裏面。

吃飯的時候，那小夥子一端起發黑的洋鐵管，不禁出聲的哭了。哭得那麼個慘，那麼個傷心，叫着媽，也叫着爸，全像個孩子。那麼的抽搐着肩膀，一個勁兒的哭。

『叫我怎麼下嚥呢！叫我怎麼下嚥呢！爸呀媽！』他撥了撥筷子，抓幾粒飯在嘴裏，一邊嚼着，一邊那麼說。那個菜色臉的男子跟老頭子，却索落落的一會兒就把飯吃淨了，囊囊的敲敲飯盒子，瞧瞧我。我把不曾吃過的飯盒遞給他們分去。正在這時候，隔壁籠子裏打電話過來了：『喂喂！隔壁新來朋友，有飯末，送點過來！』這招呼聲又熱又有力，叫我記起我的周圍——人間的聯繫！爽直，天真，沒遮攔的胸懷！這也是世界！這也是人生！為求得真正的自由，是需要一部分人熬住那不自由的生活！我無視了那怯弱者的哭泣！泣虫是無補於世界的。

又空了飯盒子。那男子仍舊安安靜靜地默在一角。老頭子可忽然高興了。在他活了大約四十多年中，所有的遭遇，彷彿全不為他所記住。他用筷子敲起飯盒子來，他唱：

『突拉命等鏘呀突拉命等鏘！』

王八羔子個瞧呀王八羔子個看！

『王八——裏面看洋片呀！』

……

突拉命屯鏘！突拉命屯鏘！

……

他這麼的叫着唱，蹲着的全個身子就跳躍起來了。像一個玩戲法人的猴子。跳遍了籠子裏全面。他跳呀跳的，挨近我面前，馬上停下來了。在我臉上打量一下，彷彿從不曾見到我過，這回才突然發見似的，吃了一大驚。

『啊！你——你，你是不是也爲了偷洋火進來的！』他哀憐似的問。我一時答不出話來。但蹲在一角的男子却譏諷似的代我回答了。『不，他是個讀書人。』

『那麼，他吃過香烟，用過俺那洋火吧！』

『孱頭！』那男子罵着，回過頭去不再理他了。我却更無話可回了。這是多麼可愛的一顆樸

實的心呀！但無視那人類習俗道德的人，每每具有顯樸實的心的。我說：

「唔，不錯，咱們是同行啊！」

## 靈魂受傷者

### ——監房手記之三

四月底的天氣，竟像大暑天一樣的悶熱。水門汀轉了潮：人獸在監房裏，如同蒸在溼籠裏的饅頭，軟做了一堆。

我無力地吐着急促的氣息，靠坐在裏手屋角上。

同房的，現在是個賣老菱的小販了。在暗夜裏走過冷落的韜朋路，給那抄靶子的包探帶來，就算作是嫌疑犯了。但沒有人能指證他曾經偷過什麼，或者搶劫過什麼。他的案子也就這麼的一天天擱下來了。

他有一張黑色的瓢兒臉。堅實的兩臂，顯出他與生活搏鬥的痕跡。他很少說話；但他一開口時，總帶着極端的憎恨與熱情。兩條濃黑的眉毛，就舞劍似的掀動着。在他的感情裏，彷彿沒有中庸與平和。他曾經向我敘述過他那販賣菱的經過。我知道他對於生活，確有大胆而固執的鬥爭精神。這叫執筆爲文自鳴得意却在威權面前發抖的卑劣的我聽來，感到十分羞愧。即如此刻，監

房的潮溼與氣悶，對於他可竟絲毫不在心中，且還有像詩人仰臥草地看悠悠的白雲一般的坦然氣概。

我們就這麼的，在兩種不同的心情之下，沉默地坐着。

突然，總門外發出一陣鏘郎鏘郎的金屬的碰擊聲。我驚惶着，楞起兩眼，瞧着他。他抱着膝頭，直着頸子，眼光直穿鐵格子射去。彷彿我們都在詢問：『又是誰要被吊去拷問了？』對於這未來的運命，雖然我們一樣地關心，但我是神經質的，而他却是機警的。

總門豁喇喇打開了。接着又撲通的關上。隨後，就是外國頭腦的皮鞋聲，驕傲而響亮地在廊下聳聳發響。

『一件件的脫下來！』

又是那略帶女人聲腔的差捕，在對新來的犯人，下令搜查身體了。我們一聽到這聲音，就可閉着眼想出一個精光的身體，抱着一把破衣，彷彿一隻荒荒的野獸，在吆喝聲中，給追進籠子裏來。

外國頭腦鏘郎鏘郎地拋着鑰匙，走到我們的監房外面來。他彷彿沒有瞧到我們牆壁角的

坐著大意地打開鐵柵門。在他那手影上下揮動之間，一個滾胖的像隻白毛紅皮豬似的身段，就滾球也似的，給那紫銅臉的差捕，一脚踢進來了。

『滾進去！』

『哇……！』

兩種聲音，同時的發出。監房裏的空氣，馬上就一下發抖似的震動。接着外國頭腦再揮動一下手臀，鐵柵門又豁喇喇的合上；彷彿銳尖的虎齒，又嚙斷了一條活鮮鮮的生命了。

皮鞋聲照舊響亮而驕傲地遠揚着去。

『你再叫！我揍死你！』

在鐵柵門外獸了老一會兒，兩眼送着那發出驕傲的聲音的皮鞋後影的，紫銅臉的差捕，這時回頭向鐵柵裏這位叫喊者這麼威嚇着。

鐵柵裏的這個，慢慢兒直起圓筒似的身體，抖擻一下發油的肥肉，一連串的笑着說：

『哈哈！你打我，我就叫！你罵我，我就笑！哈哈！那可還不夠好嗎？』

說着，他伸了伸分不出位置的胖頸子，拖出一條紅舌子。

『你再笑！——快把衣服穿起來！』

差捕無可奈何地罵着，尖着鷄屁股似的嘴子，抑制着笑聲，終於也搖了搖頭，逕自走了。

鐵柵裏的一個，一下子可做夢似的呆住了。他瞧瞧自己身上，又瞧瞧威風十足地走着去的差捕的後影。我們這個新來的同難者，拍一下大腿，嘎的尖聲的笑出。從衣堆裏拾起褲子穿上。他就馬上擺出君子隨遇而安的態度，連這裏是個監房也記不起來似地，很自然的對我們笑笑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花頭，閒住幾個月，不就完事。』

他說着。這聲音，可叫人想起初換黃毛的鴨子的叫聲：是種色情文化盛行以來，我們可以透過那些塗着『霓虹燈』『藕絲的臂』的書頁子的背後面聽到的聲音。看他那高高地提起褲襠，兜着褲子，擺着大屁股一搖一動的樣子，又彷彿在這滑溜的水門汀上跳起什麼舞來了。

他一走近我們的時候，我的吃驚可更大了。我將怎樣來形容他這種出奇的神色呢？一張爛黃色的塊黑塊紫的臉子，安放在彷彿比頭部還要大過一倍的簡直是發脹的額上。褲襠這回已經高高地捲在齊奶子的胸部那裏，但把他那女人似的奶子，磨石似的肩膀，牛皮燈籠似的手臂，全箍得打足氣的皮球似的了。在他右臂和肩膀相連之處，還分明地顯着一塊塊的血印和青

腫——這，可叫我在『生命』的名義下，投入他的靈魂的深處，而共嘗着他的肉體的苦痛似的悲憫起來了。我就兩眼不放地瞧着他這傷處。

『那是打傷的呀！』也許是靈魂的共感吧。他彷彿覺察出我的心情，但却帶着辯護的口氣，安慰我似的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我還是痛苦地瞧着他：有幾處一大塊的青腫，襯着鷄冠花似的一塊血斑。有幾處却裂着口，用血污堵住；現在那血污彷彿乾了。而褲子上的血跡，又是斑斑點點的。——他看着我老瞧着他，覺得不安了。於是用左手拍拍他那傷處，表示並不傷痛。且還轉過背去，面對着我坐下了。

『那可沒有什麼。要偷人家東西，總得挨人家打呀！』他說着，又哈哈的拖出一聲驕傲的笑。『哦！』我禁不住兩眼瞪然了。這可就是軟弱的人類中之最軟弱的耶穌的精神嗎？雖然有時不免以行爲反抗舊社會，然而結局上，却在舊社會的習俗道德、武裝法律之前低頭受縛了！你的血去作贖罪祭吧，愚蠢的偉大者呵！不自覺的埋沒在聖經賢傳裏的受傷的靈魂呵！……

『那麼，你怎麼讓人家打得那麼厲害呢？』我還是不安地問着他。

『怎麼打得那麼厲害？——不算厲害呢。』他抖動着胖頸子，彷彿要說出一大串似的。『』



——還祇用柴引打的呢。哪哪哪，是這麼個粗的柴引……昨天夜裏，嚶嚶，我到塘山路順德里一家同鄉家去偷東西，哪哪哪正在我伏下門邊用傢伙撬門時候，不料撞見了別人，就給他一把抱住，大喊捉賊起來……唔……咳咳咳……一霎時弄堂裏聚滿了人，其中有一個——唔……」他喉頭更沙啞了。但還聽得清他那每個字的吐音。「看來倒是個打賊的老手，他就拿了一條柴引，在我背上狠命的抽。這時，準是我鬼迷了心，真奇怪，竟一聲也不叫了。也許爲了那個女的；但也許希望他們抽夠了後，會放了我……可是他媽的他們竟放我到這裏來了。——前面寫字間籠子裏足足耽上了半夜……」

「哼！那你真是個笨賊了。」突然在我們談話中間，那久久沉默的賣老菱的瓢兒臉，譏諷似的插上一句，且向他瞥了一眼，接着又自個兒沉住，裝做沒說過這話似的樣子！

「笨賊？——哼！可是我們的『耶穌』却像傷了他英雄的心似的，以極其肉紅色的聲調咆哮起來。他站起，回瞥了那瓢兒臉一眼。『笨賊！哼！我做賊也做了十來年啦！我撐開過好幾個碼頭，從姜山到寧波，到鎮海，現在是在上海。哼，不是我誇口，就說寧波還有那個「馬快」不曉得我張阿生，讓燒紅的鐵絲插過屁股上，過猴子燈，喝過椒湯，還吃過三年牢飯，資格也不算不老啦！你

不用說在寧波那樁竊案，不向我頭上頂這麼着沒法子，一脚撐開碼頭到鎮海……現在，在上海……唔混了兩三年，破案還是第一遭，你能說我笨哼……」

『不笨！不笨！』我的感情，突然複雜起來。對眼前這個英雄憐他？恨他？還是可惜他？——然而最後，我對他的感情，却騰出了一塊空白。我笑了笑。彷彿對付一匹頑劣的狗子似的，撻着他順毛，誇着他。『我也是寧波人，我就知道你是個寧波的小時遷——天字第一號的竊賊張阿生！』我說着，還掄起一個大拇指向他面前晃了晃。

『真的！你知道我——我是個寧波的小時遷嗎？』於是這卑劣的靈魂，在我這回『正名』之下，快樂得發跳了。他跳了跳，挨我坐下，抖動兩下，胖得發滾的肩膀，用極其低輕的沙聲『順言』下去。『實在呢，這回事情該是我自己昏了頭，我跟你說吧……』

『唔！那麼你說呀！』我無意地回着。瞧着陰暗而慘淒的屋頂，彷彿在這屋頂上流走着都市的鬧聲，人聲，叫賣聲，電車，汽車聲，跟那也許是從我家鄉流來的，也許夾着我妻子的歎息的風聲……

『是呀！我一定得對你說……』他看着我如夢的臉，儘管自己如夢的說下去。『那是我的

一家同鄉呢，同鄉呵，而且還是同村的。他的女兒——嚶，他的女兒喇……今年有廿三歲啦！真個是個膘又腰嫩又嫩的——啊啲啲！膘嫩的兒哇……我認得她，我從小就認得她！啊啲啲！膘嫩的兒哇……她要出嫁了，在這個月底竟要出嫁了。家裏嫁妝堆得像山那麼多——啊啲啲！山那麼多，這叫我怎不眼羨？我打聽，我打聽得昨夜裏，她獨自個兒守在屋子裏……啊啲啲……」

「哎，這這樣說來，你倒還想順手吃塊白漂肉？」突然又有個奇樣的聲音攙進來。我回頭瞧那賣老菱的臉上，現出一絲閃爍的彷彿有些什麼希求，又有些什麼欠缺的微光。於是我拍拍這回像鴨子似的歌唱着：「膘嫩的兒哇」的英雄的肩膀說：

「別管他說你的吧！」

「是呀，說我的——膘嫩的兒哇！一個小姑娘，一睡熟了覺，就像麵粉桿在麵餅裏，貼熟燒焦都不管。這可還不都由我。祇要我一進門，屋子裏就祇我是皇帝。還用說那些綢羅綾緞，就是白漂肉，就是那白漂肉——啊啲啲！膘嫩的兒哇——可是，那知道：（突然他換了腔調，彷彿唱起紹興戲來了）我一番心計呀，全落空，跑來個同弄的狗雜種。一聲哄動呀——四隣坊，縛脚縛手抽得我四肢痛——啊啲啲！這難道也是我命該如此嗎？——今年行的是個牢監運……」

這回，他的肉紅色的聲音，彷彿開了裂；在裂縫裏流着綠色的苦水。我空白的心，又爲他發了一陣冷，禁不住又用手去輕輕地摸一摸他皮上的傷痕。

『倒底痛不痛呢？』我還婉委鼻問着他。

『什麼痛？』——他從迷失中回醒過來，馬上，怫然地拂開我的手。他生氣了。然而他却用拳頭戕賊自己似的，打着自己的前肩膀。發出打在棉胎上似的哺呀哺的聲音。在他的拳頭起伏之間，又顯得那前肩膀十分自在舒適而又有彈力。『哼！』於是他惶惶然說着。『你就是搥我一輩子吧，我也不會感到些兒痛的，倒是要耽心的，你搥得累死了，我倒還活得挺自在呢！——真的呀！』他又蹲在我面前，放低聲音說。『不過在平時，我做賊一給捉住，他們總要搥我；而我呢，也總得叫他們用「拳頭」做動武傢伙，我用「叫」做動武傢伙，他們搥一下，我就叫一聲，他們搥得越起勁，我也就叫得越起勁。——這時候，我就像個橡皮叫娃娃，一捏一聲叫，自己也做不得主了。昨晚挨搥我可沒叫，那是爲的怕在那個姑娘面前丟醜呀。可是剛才差捕踢我一脚，我就叫了一聲如其他會踢過去，我準也會叫過去！』

『那麼，叫喊就是你頂好的戰術了。』

「哼——什麼戰術不戰術，不我懂。我祇知道做賊該挨打，挨打總得叫。這是一二三四五順手撐船兒。」

「那麼你不做賊，就不挨打了？」

「什麼？」他跳了起來。圓筒似的身子就在溼溜溜的水門汀上盪，全像水上的浮筒，在浪花裏打晃。

「嘻——」但那個賣老菱的却向我射了一眼。我頓時悟到了自己的話中的破綻。我心裏一冷，像受了箭傷。我似乎不待他的解答了。然而他打晃了一會，還是說下去。

「那就是你叫我不要活！」他向我拋了一眼。「做賊是我的行當，我也知道這是不正當的行當。但我還得做。我做，我應該挨打；要挨打，我總得叫。要叫——」

「要叫！你就得上西牢！」賣老菱的又尖了他一句，站起來，走向鐵柵去了。

「上西牢哼！沒什麼！沒什麼！」

他搖搖頭，對我裝出個鬼臉，醜惡地一笑，還自胡謔着一套：「膘的嫩兒哇……」又在溼溜溜的水門汀上打旋了。

不知怎的，這時，我竟全身發起熱來。悶熱而潮溼的牢房，益發使我安身不住。我是浸沉於愛憎漩渦裏的人。我若不能一輩子熱愛這世界，我情願一輩子憎恨這世界。就讓世界摒棄我於世界之外吧。我若不能從人生中喝到蜜糖，我情願嘗着不能下嚥的胆汁。即使我斷了最後的一口氣的時候，我還是要把這未曾喝盡的胆汁伴着氣喝下去。因此，我有理由來憎恨：裝作白布似的天真，讓『社會老人』在那上面潑滿污點而又不甘自己毀滅。在『社會老人』回過頭去時候，偷偷地伸手到別人身上去摸一把，叫別人染上同樣的黑污的人。爲了這，我現在要求於自己的是：以更大的勇氣與矜持，來憎恨我眼裏極小的，小得不佔位置的一粒沙子……

日子還是像一條懶蛇，從溼漉漉的草縫中爬了過去。監房裏越來越充滿了一種膿瘡潰爛似的腥氣。我足趾間發着釘心熬肺的奇痒。我越搓越感到興奮，彷彿每支神經末梢，都在向皮膚外放射出來——一種生命的消滅與放射的痛快。然而賣老菱的那個同難者，總怪我不夠安定，警告着我叫我別那麼老搓着足趾。有一次，他竟從牆上刮下些石灰，叫我放在足趾間殺痒。這火燒似的劇烈的痛楚，倒使我感到生命昇華了的快感。但相反的，我却討厭這位以作賊爲英雄事業的肥豬。他這幾天天來，竟越來越安耽，越來越高興了。他整天價拍着簡直是顯示自己的恥辱的

血跡斑斑的衣服，抖着過分剩餘的圓筒似的身體，這邊那邊的不住的蹣跚，彷彿要佔領這全個監房，既不停脚也不停嘴。監房中每一塊水門汀，每一塊牆壁，每一枝鐵柵，全都變做他的聽衆，他就這麼的一股正經地說着他光榮的歷史，唱着他生命的浩歌。他像要叫世界裏一切的人，知道他生活得如何自然而且安適……沒錢的時候，他就在大白天，會竄入別人家裏，隨便取下衣架上衣服穿上，拿着案上的鐘錶或什麼，去上當店去……上海這麼大的地面，彷彿有的就是他資取生活的寶藏的處所。他從東頭偷到西頭，從西頭偷到東頭；他也從東頭玩到西頭，從西頭玩到東頭，他不論在法界、華界，或是公共租界，都是無往而不利的行施着他那鼠子的技倆。即使他真到了偷無可偷的時候，那在他，則也毫不在意。他可讓自己的身子，躺在路角任何一堆的垃圾堆上，流着餓涎，去數天上星星的數目。然而一年中他總有極其得手的幾回：

『那時候啊——』他一說到這種時候，厚眼皮下的細眼，就突然發起綠來，肉紅色的沙聲，發揚得成栗色的了。喉頭間，就像有圓珠似的青痰在上下滾着。『我得揀一件上好的衣服留下，自己穿戴起來，手放在衣袋裏，鏘鏘地拗着洋鈔，角子，上大世界去……我在那裏，撩女人高興起來，出幾毛錢向亞多亞路小旅館借個乾鋪，一兩元錢殺上隻野鷄……這麼着，我又得一夜

幹到天亮，幹它個死去活來。哈哈，這可多便宜呀！做人無非這兩樁：有吃，有幹，可還不夠開心？我真想不透那些蠢頭子，爲什麼一定要弄個雌的來，又得給她吃，又得給她穿，又得借房子給她住，這可多麼不合算！我是情願像水一般的流，流到那裏，算到那裏，碰在岩石上也好，落在漩渦裏也好。總之是——啊啲啲腰嫩的兒哇……唔唔唔……』

他說着說着，又把手拍到那隻受傷的肩膀去，帶着原始性的老牛舐犢似的神情，撫着他這神聖的傷痕，高傲地跳動起來。但那像隻老蝦蟆蹲着的另一個同難者這時可『啊呀！』的吐了口唾沫，鄙夷地向他瞥了一眼，惡狠狠的說：

『你可別把梅毒傳給我們呵！』

『哈哈！』他馬上放肆地接着笑起來。圓胖的肚子一掀動，捲着的褲檔鬆了勁，褲子霍的溜下來。他毫無羞恥地說：『你瞧，梅毒在那裏？梅毒啣！它會找上我們做賊的嗎？不叫我用一股火勁燒死它，連梅毒都沒得做，可不算哪！』

我這時沉入在另一種的思慮裏：這難道也是命定的，社會製造了一批受難者，却叫另一批受難者去加重她們的苦難。他們或她們中間，全像安之若素的結着相互戕賊的關係，再也不會



掀起相互憐憫的感情，進一步發生了共同憎惡，負擔起更大的工作。

『那麼，你可不想一想，一個孤弱的女子，讓你這麼無情的作踐，不是不應該的嗎？』我於是憤恨地叫了起來。

『不應該嗎？——作踐嗎？』他站定，展開粗劣的笑容：『唉！你老哥，可又在講聖書了。是我作踐她們嗎？還是她們要我作踐呢？沒人作踐她們，她們就活不下去。她們要活，就樂意別人這麼作踐呀！……我又沒賴過她們的賬。反正現錢交易，講明一塊是一塊，兩塊是兩塊，不缺一隻角。但幹呢，總得讓我幹過通氣……哈哈！老哥！你別掉書袋子。野鷄總歸是野鷄，得讓人作踐。賊總歸是賊，也得挨人打，讓人拖來坐牢監。這才叫做「人不虧我，我不虧人」！我是從不跟巡捕老爺頂個硬，跟物主喊句冤枉。她們呢，可能向我出錢主喊苦不成？越叫她們受苦，我才越感快樂咧！……』

接着，他就放浪的一笑，儘蹙他的去了。我馬上變作一塊拋在真理的海外，石頭，肅然僵住，靜默了。賣老菱的那個，這時開始用他那尖銳的眼光，看看我，又看看他。淡然地伸直頸子，往外望去。

這回，被打傷的不是他，而是我。我心裏發酸似的在作痛。在這蒼茫的世界裏，全是些被現實

的大石所壓碎的潰爛了的靈魂；雖然收拾起那些貝殼似的靈魂的碎皮，也許還可以補綴成一個整的，但我是顯得多麼無力啊！